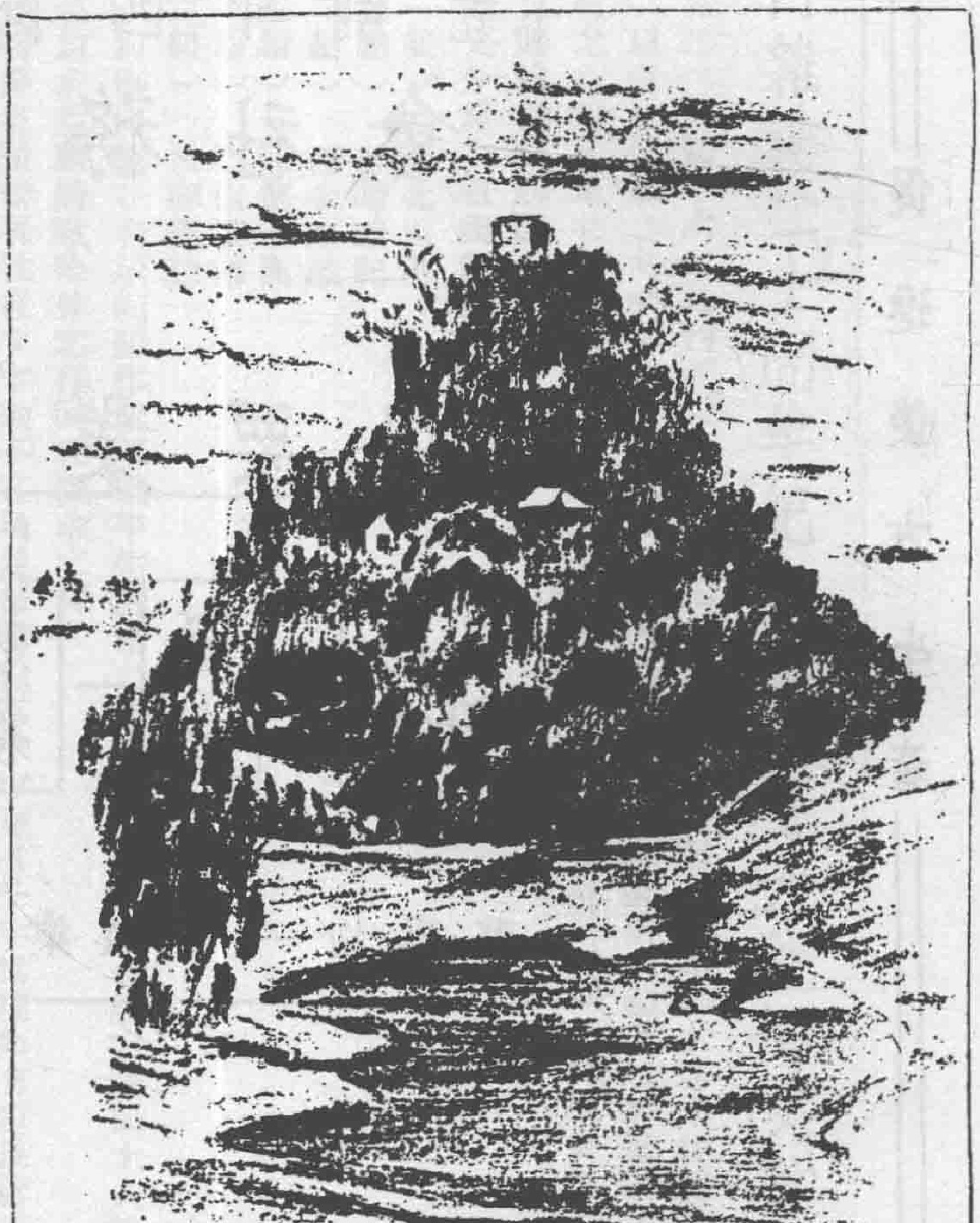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第十九卷 第十一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

中國旅行社印行



柳州立魚峯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服務社會

輔助工商實業

促進後方生產

營業要目

存款—放款—匯兌—貼現—押匯

及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總行 重慶嘉陵新村二十一號

分支行處 重慶 成都 華西壩 宜賓 萬縣 自流井 樂山 五通橋 昆明 貴陽 沅陵 吉安 屯溪 西安 寶雞

旅行雜誌二十周年紀念勝利特大號徵文啓事

一　宗旨　旅行雜誌自民國十六年創刊至明年（民國三十五年）適爲第二十周年欣逢最後勝利又值二十周紀念故出「勝利特大號」以資慶賀旅誌向例每年正月發行新年特大號一次本屆擬擴大範圍增加篇幅又爲適應時代起見將徵文題目分爲六組尤側重於東北及台灣兩地區蓋失地初復國人似乏深切認識故欲藉此機會作全貌之介紹所盼　常世賢達不吝指教惠賜佳構是所盼禱

二　擬題　本屆徵文分爲六組擬定題目如次

（第一組）　東北山河

（第二組）　台灣瑣記

（第三組）　西北游蹤

（第四組）　故都畫面

（第五組）　巴山夜話

（第六組）　還鄉記趣

上述六組擬題僅在表示範圍作者可就平生游覽之地各自敍述無論名勝古蹟風土人情以及史料等等均所歡迎並請另製篇名以求生動詩歌吟咏之作同在徵求之列

三　字數　徵文專輯係集體報導性質故字數不宜過長每篇以三千字至五千字爲度如有以長篇鉅著見惠者亦所歡迎但當另篇登載不列入徵文專輯欄內

四　圖片　與文字有關之風景照片及地圖等務請儘量惠寄惟繪製地圖須用黑色藉便攝影

五　報酬　每千字以一千元至二千元奉酬或贈送禮品以留紀念

六　期限　本屆徵文須寄滬排印務請於十一月前掛號寄至「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中國旅行社」並於封面註明「旅誌徵文」四字以免延擱其未能於期前寄到者則請用航郵逕寄「上海四川路中國旅行社」惟最後截止在本年十二月二十日恕不展延

七　附言　來稿請繕寫清楚並註明詳細住址以便通信

中國行社總社謹啓

三十四年十一月

民國十六年創刊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九卷 第十一期 目錄

記游篇章

息烽溫泉紀游……楊森（一）
玉溪游記……茅士中（四）

旅程記述

旅蜀紀游……陳萬里（八）
晉陝之行（中篇）……大明（一五）

地方素描

故都畫面……邵家苓（二四）
昆明的山與水……苑亭（三一）
桂游散記（三）……張朋（三四）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台灣專著

台灣經濟資源……陳純仁（三八）

大學生活

生活在永興……鄧恢煌（四四）

旅行談薈

靈岩學術旅行見聞記……郭祝崧（四七）

邊疆考察

歸途——由色許同康定……梅幼雲（五八）

歷險報導

黃河北岸（中）……周耀西（六二）

補白摘拾

旅途見聞雜識（續）……藍士琳

美國旅館業的煩惱……顧勝鐘

中國旅行社舉辦

大學生獎學金徵文揭曉

逕啓者本社旅行雜誌為宏揚交通建設闡發名勝與區域獎勵青年寫作提倡學術旅行起見於去年舉辦大學生獎學金徵文承教育部贊助轉知各大學生踴躍應徵原定去年十二月底截止嗣以戰局轉變交通梗阻各校同學紛請展延乃改至本年七月底截止茲已屆期宏篇鉅著珠玉紛披編號密封訂定審查標準由主管人員初審提選出十名送請茅盾袁道沖兩先生分別覆評計共錄取二十名本社以此次徵文[?]陽經年生活指數繼長增高後方學子處境非寬膏[?]紙筆之資或者待於籌措為優待獲選諸君起見特將獎學金加倍發給稿費部份亦從優致奉此外並各贈送旅行雜誌一年藉保聯繫而留紀念除分別函知領取獎學金及稿費外茲將入選諸名作者姓名校名列表如次：

第一名	戰後中國遊覽計劃	朱立八	中央政校	獎學金二萬元
第二名	重慶東泉記	陳慧華	浙江大學	獎學金一萬六千元
第三名	暑期邊地旅行記	劉天均	中央大學	獎學金一萬二千元
第四名	生活在荊紫關	張嶺梅	河南大學	獎學金八千元
第五名	修學旅行記	何耀輝	浙江大學	獎學金四千元

以上五名除獎學金外贈閱旅誌一年並另致稿費

第六名	湘西行	楊毓英	雲南大學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七名	烽火旅程	袁家栻	中央大學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八名	生活在五溪	倪平	四川大學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九名	生活在斗南村	何修華	東方語專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名	生活在政校	翟簡卿	中央政校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一名	生活在嘉陵江上	蕭聯奎	西南聯大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二名	生活在小溫泉	史家鰲	中央政校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三名	生活在故都	邵文坤	復旦大學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四名	生活在永興	鄧恢煌	浙江大學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五名	玉溪遊記	茅士中	雲南大學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六名	昆明的山和水	苑[?]亭	東方語專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七名	生活在小溫泉	何志岐	中央政校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八名	生活在湖南大學	陳躬伊	湖南大學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九名	生活在國師	馮紀一	師範學院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二十名	生活在敵僞及饑餓線上	朱顏改	復旦大學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上列各稿自旅行雜誌十九卷八月份起**陸續披露敬希注意**

中國旅行社總社謹啓

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

息烽温泉游紀

楊　森

貴陽附近温泉，大清一統志稱其有二：一在府城北八十里，地名楊郎壩，其始出可以熟物，流漸遠，乃可浴；一在開州北二十里。現因滄桑之變，所謂楊郎壩温泉，詢諸父老，早已不識何在，獨距息烽四六公里地名熱水者，聲名洋溢，迄今猶存，或即所謂開州北三十里之温泉歟。惜距省垣一二七公里，距川黔公路之養龍站十八公里，幽邃崇山，交通不便，游蹤罕至，使天然礦泉不爲所利用，識者憾焉。

余下車伊始，適值兵燹之餘，諸待撫字。兼之戰爭未戢，不遑建設，雖識息烽温泉含質優良，有益衛生，林壑幽美，足資游憩，徒以慌於時艱，尚有志未能也。今年三月，以[illegible]增建設，決即從事修築養龍站至熱水公路，迺命息烽縣長陳國楨，開陽縣長王克仁，先後徵求地方人士意見，詢謀僉同，均謂宜於開發，并願應徵民工築路，惟特工款項籌措維艱，工程勘測乏人主持，乃撥庫帑六十萬元，參謀總長何公敬之特加倡導，捐鶴俸十萬元，西南公路局長陳君地球，慨捐亦如其數；復命建設廳長謝君耿民，督同息開兩縣縣長暨本府參謀蹇君宗頤，測勘路線，鳩工興築，計養龍站至熱水共十八公里，開息兩縣各征工人八百名，於六月二十二日開工，八月底蕆事。余聞路成之訊，欣然色喜，以爲萬衆引領之温泉從此因養熱公路之完成而與世人相見矣。

第念吾黔爲西南通衢，華洋雜處，有此珍異之礦泉；清嘉之風景，而無人工之培植，物質之建設，亦殊不足以資點綴而壯觀瞻，爰於九月二日邀集本府各委員廳處長及地方紳耆金融界聞人之富游興者數十人前往沐浴，兼作開發之準備。於晨八時驅車由筑出發，作竟日游，日晡始歸。時三日爲慶祝勝利紀念日，不能不趕回參加，以致未能盤桓多日，殊嫌美中不足。茲將一日游程，泚筆分述於後，以饗國人之怡情山水者，藉作導游之介紹：

一　途中風光

晨八時，由貴陽六廣門出發，游侶計分乘大小汽車七輛，余車導前，羣車尾隨，出威西門，經三橋，直向息烽邁進。於時，朝暾初上，景物宜人，沿途松濤盈耳，[illegible]山光，如山陰道上，有應接不暇之勢。獨惜沙子哨札佐一帶，沃土荒蕪，童山濯濯，未能地盡其利，殊爲遺憾。

十時五十分，車抵息烽縣，縣長陳國楨率地方紳耆民衆約千餘人郊迎道左。旋到縣府與父老子弟訓話。其要點：（一）本省文化落後，應力求進步；（二）地瘠民苦，應造富祛貧；（三）聞勝勿驕，應痛定思痛，發憤爲雄；（四）要促進文明，使各民族共同進化；（五）掃除文盲；（六）改

良牲畜；（七）趕修鄉村道路；（八）發揚朝氣；（九）注重體育；（十）植樹造林等。

此次游息，余深感息烽半年以來，市街之清潔，人民服裝之整齊，公務員之有朝氣，均較春初由渝過息時有長足之進步，倘能持之以恆，前途正未可限量也。

十一時離息北進，至十二時抵養龍站，又遘軍隊保甲紳耆學生民衆約三百人，迎余於養熱公路之起點，余即下車撫慰，并訓話。略謂：養熱公路此次通車，均賴地方人民熱心出力，故能於短期之間將此十八里之公路，全部通車；熱心公益，造福地方，殊堪嘉獎。末並勉以禁烟，剿匪，牧畜，開礦及努力建設，服從命令，力求進步諸點。詞畢，復由蹇參議宗願引導向温泉進發，中經養龍司，尹家庵，天台寺，鵝翅膀，石頭田等地而至熱水。公路經過，約穿過森林里許，古木參天，枝柯拂地，山鳥啾啁，鳴聲上下，至足樂也。鵝翅膀峭壁矗立，中有飛瀑，白練一線，潺湲有聲，均為養熱公路風景絕佳之地。

二　温泉一瞥

甲・位置　息烽開陽修文之間，有西望南望兩山。西望山有鳳凰池，石門諸勝，郡志及語松錄載之綦詳；而南望山麓，最惹人注目者，則地名熱水之温泉也。其地距息烽縣四十六公里，距開陽縣三十公里，距貴陽一二七公里，距遵義七十公里，政治區劃屬於飛越鄉。飛越鄉者，舊名養龍長官司，以產良馬有名。明洪武四年，夏國王明昇，曾以養龍司之白馬獻之明太祖朱元璋，宋濂曾作龍馬贊，載諸宋金華集，即此地也。此鄉凡八保，八十二甲，鄉長蔡子文。

乙・環境　過鵝翅膀，石頭田，沿公路蜿蜒而下，山土成赤褐色。詢之土人云：此朱砂礦脈也，淘洗之可得純砂百分之十二，昔時礦廠林立，今已圮廢。礦脈盡處，稻田百頃，禾風送爽，香氣撲鼻，余下車時，黃髮之叟，總角之童，遮道歡呼，供迎使君，其誠懇活潑之態度，得未曾有，導至熱水附近，瞥見清溪環繞，綠波澄澈，藻荇交加，游鱗可數，過小橋即有浴舍三楹，熱泉泉眼，即在左側。一泓趵突，熱氣沸騰，羣爭澣洗，擁擠不堪。立於泉畔四望，更見四面環山，中為盆地，峯巒賽秀，林木蓊鬱，熱水坪，洪水營，石頭田諸山，尤為清邃，儼若世外桃源，，貴陽附近之幽景也。

丙・硃砂泉　因泉水來自硃砂礦脈，羣認此泉係為硃砂泉。（余則以為或係火山泉，尚待專家研究。）較一般之硫磺泉石灰泉尤為貴重，而其熱度灼手，為南北京之湯山及重慶之南北温泉所不及。刻據土人發現者，泉眼已有七八處，究有若干，猶待探索。至於此泉，化學成分及有裨於醫學衛生之處，現正交由主管機關化驗中，詳情當有公告。

丁・土產　此地產物，桐子，棬子，茶葉，稻谷，玉蜀黍等較為大宗，而茶葉中之毛尖及豆瓣茶兩種，尤為有名。余在此所飲者，即為豆瓣茶，嫩綠芬芳，最為適口。浸假盧仝見之，必飲七碗；陸羽見之必載茶經；以後實有提倡種植此種茶葉之必要。希有司注意。稻谷產量，據調查約年產三百挑。

戊・市集　温泉因交通梗阻，地曠人稀，初無市集。近

年鄉人在此地建有市場一所，逢丑未兩日趕場，計六天一場。鹽米雜糧均為大宗，然多來自開陽，息烽境內似短不敷應用也。

己．人物　此間荒僻，元明以前闃無聲聞，清代有李專者，號芝山，為當地隱逸之士，善書，工詩，俗傳業已仙去。又有孝廉阮鈸九，曾任四川省重慶府知府，酉陽州知州，其父阮魯生，祖文阮超然，亦皆為孝廉，曾宦遊川省，迄今阮氏子孫繁昌，頗多通顯，為溫泉望族。

庚．教育　石頭田有保國民學校，校長為阮少斌，教員二人；學生約六十餘人。此外附近尹家壩及趕一寺諸處，亦各有保國民學校一所。

辛．寺觀　溫泉附近有洪水營，廟祀如來，關聖；上腦寺祀觀音；天台寺祀如來，而天台寺廟貌巍然，叢林里許，風景之美，愈於黔林寺，係光緒十八年建，施主為石頭田阮姓，住持僧明清，衡陽人。在寺附近若能增闢住宅區及天然療養院等，當可與匡廬莫干齊名，有山水癖者，盍往圖之？

三　發展計劃

余以養熱路既已通車，計由貴陽至熱水，汽車四小時可達，若能將新築路面再加整理，坡度削平，尚可減少時間。且貴州西南兩公路局均決在此設站，每週擬備專車供遊人搭乘，縮地有方，交通不難日臻便利。現值抗戰結束　此種高尚優美有益衛生之重要建設，尤應積極提倡，故余一面約集貴州人士前往實地視察，準備投資開發，一面令建設廳及息烽開陽兩縣政府對溫泉之一應建設事業，如新街市，住宅區，教育區，運動場，游泳池，公園等，妥為規劃。並親繪略圖，指示概要。更飭由息烽縣政府組織溫泉管理處，明定買賣土地辦法，務予前往投資經營者以最大之便利。如款項稍有不敷，余願再加籌募捐助，務使息烽溫泉，得與南京之湯山及重慶之南北溫泉媲美齊名，發揚光大，期與黔人共勉。

旅途見聞雜識

門斗

藍士琳

余遊安徽各縣時，教育局之工役，人每以門斗呼之。按清制，府學置教授，州學置學正，縣教諭訓導，掌文廟（即孔子廟，俗稱學宮）奉祀及管理所屬文武士子，均謂之學官，亦稱校官。門斗乃學官之侍役也。攷守門者曰門子，見舊唐書；司倉者曰斗子，見夷堅志。學中本為生員設廩膳；稱門斗者，當是以司閽兼司倉，故合門子斗子之名而稱之耳（辭源）。凡考取秀才（庠生）及廩增生者，須送印卷費，名為印刷考試文卷之費用，實為學官之額外收入；門斗亦有分潤。今之教育局長，職司與學官異，而仍呼其役曰門斗，未免擬於不倫矣。

玉溪遊紀

——大學生徵文·評選第十五名——

國立雲南大學礦冶系 茅士中

好一個有風韻的名字，在四年前，剛到雲南時，我就開始這麼想，以爲那裏必定有無數晶瑩碧潔的細流，在廣大的沃野與林間潺潺地嗚咽着，酷愛林泉的人，早有心去踏溪高歌，醉心于此迤南宮鄉的懷抱，放寒假後第三天淸晨，帶着歡樂心情，進行久夢的旅程。

經過西南聯大新校舍門口，早起的同學正在品嘗廉價牛肉，忍不住口中的唾液，終于決定果了腹再走，比較有力些，因此就誤了時間，當趕到象塘，已不見一輛馬車去大觀樓。走不數步，回頭的馬車載了稀少的鄉客來，步武是那樣的悠閒，我只怕他們看見我那幅焦急的樣子發笑，有意在他們走過身旁時放鬆了腳步。

遠遠地望見了新油漆的汽輪時使我放心了許多，可又立刻被一次二次燥急的气笛聲將心弦拉得比前更緊張，當我踏上船舷，水手們就將鐵門拉上，我一面喘氣，一面自笑，不管應該坐在那裏，從肩上放下二個衣包，找了一個空位就坐下，才向四周一望，看見船上的旅客都在望着我。有些不好意思，才想到解開手中已皺成一團的船票，問訊自己的座位，茶房招待得非常殷勤，想是這艘滇池上新輪，復業尙不及一週的緣故吧！

滇池海約在一仟八百公尺，南北週草海約九十餘里，東西最寬處三四十里，渺渺湖水，不但造成了西南諸省第一富庶區域並且調節氣候，使昆明永遠像春天一樣。數年前，湖面上原有的二三艘汽輪，載貨運客，因有的沉沒，有的待修，都停航了。現在的這艘淺水輪西山號，是舊輪重修，傳聞已久，直到最近才通航，我爲好奇心所驅，走進機械房看那自鍋爐中發出高壓蒸氣，分流入左右兩個气缸，直接由活塞上連接的軸，帶動船尾輪槳，排水前進，發出的聲音是那樣沉重有力。航線是經過觀音山，海口到昆陽，沿滇池西岸航行。晨八時正啓行，約於午後一時抵昆陽再折返昆明，六時到達，平均時速十餘公里，去時順風，返時逆風，除大觀樓本埠頭外，餘均賴木船登岸，對婦孺是莫大的威脅。又在昆陽登岸後，須走二三里灣曲堤岸，才能到昆陽城，湖風潛急，似將行人吹入湖水中才肯甘休。也許因爲知道的人不多，乘客寥寥，乙等艙被鄉人坐滿了，甲等艙只有半數而特等艙尙不及十人。票價分五百，六百，八百元，三級，船上供應零食，茶水，不售飯。一位同艙同濟大學機械系畢業的王君，爲此受苦不淺，因爲他忘了早點，直挨餓到下午二時。

昆陽是依山築城，遠望房屋重重疊疊，成緩和的階級狀，有數棟黃紅色的亭閣，迎入眼簾，那時我急於跑去玉溪的公路等候汽車，沿東城脚直奔南門，看見有一個挑皮箱的

同船旅客，與我採相同的行徑，於是我們立刻成了朋友，二人在公路的轉角處談話。他好像怕我發現他的秘密，說話老是吞吞吐吐，剛說姓張，後又改姓王，穿一身黑色短行裝，頭戴軟邊禮帽。當他坐下時把褲脚向上一拉，露出一把雪亮的刺刀，用麻繩紮在小腿上。我絲毫不害怕，因爲我知道他愛他的行李勝過一切，城中旅店夜裏的檢查，會迫逼他今晚必須離開昆陽。等望半小時，見兩邊有高高樹木的公路，蜿蜒地自東面的山崗上下來。沒有汽車，連一些影子也沒有。他要求我與他同行，說倘若步行，今晚可趕到茨桐關，明天一早可到玉溪城，這打動了我的心。

假若沿公路走四十公里，可抵玉溪，往來旅客很多，有馬車乘坐，半天可到，人行道可走一段近路，約六十餘華里，也須半天行程，中間有茨桐關分水嶺，嶺以北，水向北流，嶺以南，水向南流，嶺不高，僅百餘公尺，公路至此，須稍繞路登山。人行至此，時存戒心，因人戶突然減少，離新街四五里，來到昆陽玉溪交界處，有一廟，聞說屋脊之半屬昆陽，另一半屬玉溪，過屋卽行下坡百餘公尺，兩旁高山斷崖，中間一道石磴古道，路上無一來人。野鳥時作怪鳴，那位黑衣同伴，至此不肯發一言，力催加快脚步，而我儘是在留連，有時竟爬上石頭，看有無化石發現，繼行狹平地一段，他告稱，此卽有名的老虎嶺。昨晚天色尚不太黑，其他旅客甯在新街宿店，就是怕這一段險路。此去茨桐關不過五六華里，茨桐關去玉溪縣城約十五公里，循公路走，平安無事。

玉溪不但農作物豐富，並且是滇南重鎮，由昆明公路經呈貢、晉寧、昆陽至此九十八公里，繼東南行，二二・四公里到河西，與通海，曲溪，建水相通。在到河西公路之中途大衆園向西行一〇・一六公里分道去峨山，是去思普大道，且控制整個雲南西南部商業咽喉。自此以後西行道路艱險，人烟稀少，爲南北行之橫斷山脈阻隔，每上坡或下坡一次，時須一日旅程。該路上有著名的思茅，寧耳茶葉，磨黑等區之食鹽，及山嶺內麝香藥材，不斷內運。我此次旅遊，目的地爲玉溪，然意在問路。此廣大未開闢之處女地，更有無限地下之金屬鑛藏已知名者如墨江之金，及遙遠之班洪瀾滄之銀鉛鋅鑛。望有志於邊疆事業之青年，不畏瘴氣與毒蛇猛獸，齊努力開發與鞏固此西陲邊疆。

居我友景君新寓，休息二日，首將縣城（俗稱州城）巡禮一週，並探問近郊勝蹟之遠近。立定遊覽日程。知縣城最熱鬧街市卽由西門外汽車站直向東城脚之大街，與之平行居北之上下新街爲住宅區，雖寬廣，不熱鬧。而街之間有新市場，卽商業區。城週三里三，一小時內可將街市走完。可見玉溪之富力不完全集中於縣城，而平均分佈壩子內。後來查知，玉溪縣有十五鄉三鎮各鄉與鎮之人口相若。據民國三十二年縣政報告，棋陽鎮（卽縣城）之人口爲九千五百三十八人，而每鄉之平均人口在七千人以上，最多之石菴鄉有一萬零八百二十二人。總人口爲十三萬二千二百九十四人，男女約各佔其半。受高等教育者僅六十三人，約二千人中一名，高中生三百六十名，約三百五十八人中有一名。文化程度雖低落，但比之鄰縣如江川，峨山，易門，昆陽等縣，已過之無不及，尤其近二年內之進步更爲迅速。教育機關原有省立玉溪

中學，其高中部在城北二里之大士菴，初中部在城內，武廟。三年內成立者有簡易師範，及富有生氣之新民幼稚園，各鄉鎭設有中心小學，教育在普及中。

常聞民謠唱有「玉溪姑娘，河西布。通海醬油，綠豐醋。」因爲玉溪姑娘好勤耐苦，並富有姿色，由理論上推知，富庶之區，人民有空餘時間，及物力從事修飾，並得良好營養使膚色豐滿，因勞苦勤作，又充分顯出健康美。數年前紗價尙便宜時，玉溪紡織之風盛熾於每一角落，今已無利可圖，僅見一二家傳出單調之布機聲，反映冷落之景况，今後不思技術上改良，或市場之改善，則此可利用之勞力，將永無再復興的希望。玉溪姑娘是中國古經典上標準的賢妻良母。也許有些受壩子四圍山居的夷民影響。夷民的家庭以婦女爲主體，伐木採柴，出街賣買，理家撫兒多半操在主婦之手，她們的丈夫常早睡晏起，日間抱小孩到鄰家閒遊談笑，對他妻子的辛苦，一點也不加憐憫與幫助。

走進鄉村最引人注目的是這裏沒有茅草房屋，雖多半是土牆，全蓋上整齊的瓦片。記得昆明郊外有的居然是漂亮的西式洋房，但有的却是極其破舊骯髒的草房。這現象，在玉溪是不容易發現。他們使用勞力盡量墾殖這片南北長約五六十里，東西十餘里的山間平原。平原四周的山脚有龍潭水，自地下湧出，灌溉田地，不憂天旱。又有斜横壩子東北至西南之大川，能在夏季排除洪水。所以又不愁天公多雨。川上有大橋四。茲抄錄橋旁石碑二段，以見玉溪文物興盛的一般情況。

永濟橋石碑（橋在郭井，上覆瓦房，極爲富麗。）

「横州前鳳凰，後龍馬，左靈照右仙秤。河水襟帶，林木之青葱，峯巒之聳翠，烟火之稠密，夙號雄封。以故，文風丕振，科第蟬聯，而境與昆陽、晉甯、江川接壤，實屬通衢。城之西有溪，橋工浩繁，規模宏敞……」

匯溪橋石碑。

「大營街外不一里，有大河前横，卽玉溪河尾流也。河流發源於香柏河，自江川口迤邐而來。經大營街忽轉而西北，奔騰下瀉，向極西之山間流入句尾村以去，堪與家所謂來明去暗，於全縣之風水有關。財源不能當蓄以水係反出卜之也……」

所以造了一座非常堅固的石橋，用以鎖住破裂的風水，橋的工程相當偉大減少旅客繞道之苦。尙有二橋，一名永惠橋。另一不知名。位於通北城之公路上，已傾毁待修中，橋下冬日枯乾，夏日水勢奔騰，稱爲壯觀。

沿縣城北行的公路八公里到北城，（卽晉舍鎭）。馬車往來頻繁，兩側肥田沃野，村舍相望，實玉溪之要區。若以人體作譬喻，這段公路像是人的神經脊髓，縣城是大腦，北城是小腦。北城因位於壩子之北，故名，其繁盛不亞於縣城，不過稍欠整齊。由昆陽來，可侵奪市場，惟因位置偏於一方，不宜作政治中心。鎭之東北一公里半，有回子大營，（龍門村）。通馬車，回民居集乎此，善造鎗械，全憑手工，技巧不亞於舶來品。營後山麓，有井泉名溫水，水上湧，或因含有炭酸氣，飲後吐氣，一如市上所售气水，稱爲

奇蹟。與同子大營反對方向，順普舍鎮西南行，亦修有馬車路五公里通九龍池。昔日省立昆華中學爲避昆明空襲警報，曾借爲校舍，是爲玉溪縣第一名勝。讀池上碑文，即可知其梗概。

「其石之提封百里，烟村微見雲樹之中，奎樓相望數十所，其在山林者尤顯，蓋以培風脈，興文治，非徒耀人觀美也。九龍池者，天關隩區，爲十四景中第一名。勝池在奇黎山麓，飛樓涌殿，萃焉。翠微之顛，有盤石似牛首之魁，不鑱而平，不甃而盤，人士協謀建文星于其上，非無見也。……池靈則人傑，諸君有至顧焉。……今登斯閣，西山爽氣超然雲表，鼎立巍煥突兀，千尋勝概，如諸天樓閣，萬疊烟霞……池在山下，所謂與似者有之，岩樹青蒼，石磴磋峨，其氣清宥幽，宥其水匯如旋折出峽如走雷，灌溉幾百千頃。……」

由此推知，池在新興州（即玉溪縣城）西北二十里許，奇黎山下。農歷初三日，單身由縣城出遊，道過永惠橋，沿溪水溯上。堤岸尚寬，見民間婦女忙採苦刺花。該花味苦，爲荊棘植物，花帶黃白色，嫩者成綠色花苞，細小難採，煮前先用水泡去苦味，味特佳，係玉溪特產。她們手揮小竹竿，竿之頂端設小鐵鉤，便於拉遠處花莖。過年時售與城內富戶，點綴桌上菜蔬。採時極宜小心，稍不注意，手指即可出血。路過時，她們好像不見有行人。佇足與談，當她們發現站在面前的是異鄉人，裝束也與本地人不同，鼓起情緒，細細告知。談興甚不淺，不但指導了一段路線，並講說新年中軍隊到處演戲，龍燈如何熱鬧，九龍寺的山水如何清秀，充分表現出村民的天眞與和藹。

繼行近山脚，溪溝旁堤岸漸窄，因該溪即流自九龍池，循溪訪池，決不有誤。溪水之底，高出田畝時在數尺丈餘，水下流灌溉可利用其水力，作磨坊用，聞夏日水大時工作頗緊張，今僅見村舍內桃李爭豔，家家戶戶門前改裝新聯，偶見孩童在草坪作賭戲。整個宇宙，寂靜無聲。一般迷信以爲農曆新歲，那一個不休息，就表現他這一年的命運很苦。有的人家集合人馬，大大小小，穿上新衣，手提香籃，去廟中敬香。將一年積蓄，獻給泥菩薩，換取心靈上的安慰。在廟中與親友們會聚，各吐衷曲，使久窒息於家室內活動的婦女，也有機會領略外面的空氣。于一日間暢飲精神食糧，等以後三百六十日重新細細咀嚼。

傳說九龍池有九條龍潛池下溉水，終年不息。計水源有三，相距各數十步。第一個水池，旁有破廟一間，池已荒廢，雜草叢生。第二個水源出自斜石作蓋之石隙中，岩石傾角約二十五度，走向爲東北，係含方解石甚多之黑色石灰石。水流出後，與第三個最大兩池相匯合，水清可見底。大池中，養有鯉魚，歷歷可數，池上橫石橋，滿園以大可合圍之樹木，景漸深邃。過橋登石級，先過石層香寶閣，再分道進入大觀樓，與三聖閣，文星閣居頂上，閣有三層，攀頂可遠望全玉溪平原。見池水所灌及之四十二村落，一一在目，心胸舒暢，靜望半日返。

今歲寒假應同窗友景君邀遊蒙款待殷渥，日享佳肴，所見所聞，似舊夢重溫，觸景生情，起無限感懷於心底，是憂是喜，不自知。居半月，與盡乃歸。

旅蜀紀遊

陳萬里

五四—三二八

西來巴、蜀已三年矣。前年曾遊蓉城一次，勾留十餘日，得參觀華西大學，暨省立博物館兩處所藏古物，獲益良多。隨去印崍，探索唐代造瓷遺址，因得飽觀所謂印窰制作，此西來後第一愜心事也。後去峨眉，以未能獲覩佛光爲悵，然而在山三日，固已窮山中之奇奧，餐山中之秀色矣。自此轉川滇西路，入西昌，渡大渡金沙二江，以至滇池之昆明，稽遲一月，循川滇東路，復經敍永入川，止於瀘縣。時荔支方上市，雖不能日啖三百之數，口福却已不淺。由瀘順流東下，回我村居，如此幾逾三閱月，可謂平生快遊。

顧自前年出遊以後，蜷伏渝州已近兩載。今年來，又怦然心動，時欲作遨游之舉，家人深以我之腸潰病未愈，一旦勞動，失血堪虞，因而力阻我遊者多次。然長此伏櫪，心中鬱鬱，自知「泉石膏肓」，誠非世界任何藥石所能醫療者也。因此擬乘此旅渝機緣，想暢遊蜀中山水，歸寓隨紀所見，誌一時鴻爪。

三十四年六月間，中央衛生實驗院有車去遂寧公幹，我遂決定附車作遂寧之遊。

車於十五日自歌樂山開出，先一日季青來約我，在山信宿一晚，然後附車去遂，以當日搭歌樂山早班客車，時間上固無把握也。

十四日爲慶歷端午節，季青於是晚在寓款待同學，我遂被邀參加。席間男女賓參半，談笑風生，歡洽無間。此種活潑愉快輕鬆之氣氛，與新橋之嚴肅拘謹沉悶者，適成一相反之對照，此則大可注意者。當晚宿院中招待所，半夜醒來，似有寒意，歌樂山之氣候，自不同於新橋也。

十五日早，在季青處，飲自磨豆漿一盞，啖餅子數塊，即上車。此次同行者，有屈浦少校顧問，楊崇瑞主任，方綱技術員，及數小姐與我爲五人。車係一小旅行車，可攜小件行李，較爲方便。

八時餘開車，一路有小雨，過青木關時，居然停留時間極短，即無阻通行。到璧山，在縣衛生院小坐，約十分鐘，以楊主任約齊助產士同去遂寧也。

離璧山約二十餘公里入峽，屈曲於兩山之間，是爲西泉峽，如是約兩三公里，即到西泉。此處有中學小學各一所，溫泉浴室及旅社。市街並不長，表面似頗整潔。山上新屋頗多，正在建築中者亦不少。逼山鬱鬱葱葱者，以竹林爲多，雨後蒼翠欲滴，令人心曠神怡，塵襟爲洗。同行者爲此風景陶醉，咸願於歸途中，以二三小時之時間，享受此山中清福也。

十二時餘到銅梁，進城，飯於一品香，爲最近自合川移

來者。我於此休息時間，去縣衛生院，一晤蔣君立須夫婦，僅談數語即出，未敢使同行者久候也。

離銅梁後，黃泥公路，雨後行駛至爲費力，且有數段正修理中，塊石滿路面，殊有行不得也之苦。如是者，約四十餘公里，而到潼南。

公路穿越潼南全城而過，路尚寬廣，市面約與銅梁相埒，亦一三等縣也。縣衛生院與縣救濟院在一處，車過其處，房屋已破損，內部殊空無所有，祇門面粉牆上，有此縣院之黑字而已。

過潼南後公路之泥濘與不平也如故，因是車行至緩。距遂寧約六公里，車至丘陵地帶，出山，則遂寧之南塌，赫然在目。平疇一片，盡係稻田，另自一種境界。此一印象，即可證實遂寧地方之富庶，因遠非潼南銅梁，所能與之望項背也。

車經城外，旅社菜館林立，宛然一新興市場。即自東門入城，沿途所見，有銀行四五家，過縣政府，到縣衛生院，晤劉院長，同人決定宿此，或可免蚊虫與臭虫之侵襲歟。

行裝稍事整理，即已上燈時候，院長邀往城外晚膳，途遇縣長夫婦，遂偕往焉。

縣長彭志明，自璧山調任來此已兩年矣，衛生實驗院璧山實驗教學區之開始工作，即在彭縣長璧山任內，經由縣長之盡力倡導，教學區之工作，遂獲得蓬勃發展之機會。爲此楊主任與彭縣長極爲熟識，齊助產士與縣長夫人尤稔，以曾經接產故也。

十時後回院休息。

十六日早，彭縣長來院，邀至縣府用早點，彭夫人親自烘製薄餅，至可感也。晤程厚之專員，江蘇蕭縣人，爲北大畢業者，因是得一見如故。早點後，去專員公署，小坐，即乘車出北門，參觀四聯渠石溪壩之節制閘。

石溪離北門約十公里左右，遂寧縣以連年旱災，損失頗重，遂決定引涪江之水，以利灌溉，即於離城北三十華里處，設置引水閘，於石溪壩，則設節制閘，幹渠全長三十六公里，以由四聯總處貸款所築，因名四聯渠，可以灌溉農田三萬三千餘畝。全部工程，今年方完成。此水利之成功，殆爲人民信仰政府建設之重要關鍵。石溪壩附近並有一百匹馬力之水力發電示範處，機械原料之可以用木製者，悉以木爲之，簡單便利，人民得自行修整，自行管理，此種示範，足以發生莫大之作用，因而取得人民之信仰，非無故也。下半年，將開始建築一較大規模之水力發電廠，已經籌有的款，開工可無問題。

大凡縣政建設，不外興利除弊四字，而最重要之着力點，即在確實兌現。即如此種水利工作，一旦完成，向之逐年未能收獲者，今則灌溉可以任意調節，將永無遭受旱災之一日矣。人定可以勝天，此科學物質之成就，足以袪除數千年來農民靠天吃飯之心理，其關係之重要，確實可以影響嗣後一切之縣政建設。遂寧行政當局，洞悉此中情形，即以此四聯渠爲縣政建設樹立一堅強之基礎，我知以後任何事業之在遂寧，必能獲得人民之合作，殆無疑義。

節制閘附近，蓄水面積甚寬，產魚亦頗富，因之魚在遂寧，每斤五百餘元，小魚尚可便宜，較之渝市稍大之魚，每

斤須千元左右者，誠不能與之相比也。

石溪壕有山有水，縣長擬闢為風景區，並就壕邊古寺，改建一招待所，以為外賓來遊遂寧並參觀此水利工程者休息之所，其意良佳。幹渠中，並擬備遊艇，裝置一小馬達，往來城鄉，亦甚方便，此則均屬未來發展之事業；縣長津津樂道之，我知其亦必有兌現之一日也。

自石溪壕回城，約離北門尚有五六里之處，有馮家果園在焉。以馮家製牛痘苗有年，行銷川北及西北各省頗廣，藉此考察其製造場所，得緣遊其果園，至以為快。園之面積約有百數十畝，以桃柚為最多。柚之種類，如沙田，如廈門，均有碰柑。葡萄，如美國之玫瑰種，出產不少。現時園中，花紅正結實纍纍，滿枝極繁茂。檸檬有開花者，有已結實者。此外荔枝桂圓亦多。果園兼有山場，總計年產約值五六百萬，經由合川而行銷渝市，園蓄大小猴大約三十餘頭，是以無人敢潛入園中，折一枝，摘一果也。吾等參觀時，主人以蘋果餉客，惜為時尚早，味略酸澀，然種固來自烟台者也。

離馮家果園回城，已一時，即趨縣府中山堂，識遂寧衛生建設委員會各委員。稍坐後，即入席，周貫楊在一桌，方與我又另一桌。以吾人四人之名，具柬，邀約各委員，藉此擬一誌縣衛生工作之進行。

席間，有油爆蝦一盤，雖不能與杭州西湖樓外樓所烹調者相比擬，然而雖有江浙風味，三年來，所夢寐求之者也。酒則為本地製五米酒，略有紹興氣息，似較飲大麵為勝。我以患胃潰瘍故，久不親杯中物矣，今日居然應酬十餘杯，亦數年來所未有者也。

飯後，接開座談會，彼此交換意見頗多。散會已過四時，回寓稍事休息，即去參觀博濟醫院。院為英國教會所辦，原有英人二，歐戰發生回國從軍，現主持院務者，為華西畢業之某君夫婦。院設病床雖不多，而草坪極廣，並有廣柑林。按樹數株至高，此在川省實為僅有，不若滇省之到處可見也。別院向為院長所居者，今為程專員寓所，洋樓一座，四圍均是草坪，而花草盈階，環境至為優美，益以電燈設備，是吾人之自渝郊新橋來者，不啻鄉下人之入城市矣。在專員處小坐辭出，一遊市街。遂寧植棉頗多，二十九年，棉田面積，幾佔全縣耕地面積三分之一，產量竟達十二萬担，是為抗戰以後最高之記錄。中間一度低落，最近又稍稍恢復焉。因是即城區居民，紡棉線以木機織布者，觸處可見，土布出產，為縣大宗，行銷寶慶各地，據聞有遠至陝甘等省者。三十三年統計，全縣織布廠有十八家，資本八百六十一萬元，鐵機二百七十架，木機三百六十架。其他最小規模之紡織機戶，為數甚夥，估計有鐵機三十餘架，木機二千架以上。三十三年度計產布十五萬疋左右，連農戶所織十四萬五千疋，共二九五、〇〇〇疋。至與花紗布管制局交換者尚不在內。離縣政府不遠，有一街，盡是布店，布店之外，復有布攤。除本色布外，印花者，花色極多，且甚美觀。寬門面之尺寸，每尺自一百十元左右，以至三百餘。是項印染工業，以文華印染廠為最著。民福布廠所染之猫山布，亦復馳名各地。此外有漂染房二十六家，以外來顏料之漲，多採用土靛，角梧等為原料。同時取巧之印花工業，亦應運以起。全年產布

二十九萬五千餘疋中，印花者幾佔半數。最近以手工印刷改爲木工機鐵滾印花，幾與過去之標布相近，而花樣新穎，色澤亦鮮豔均勻，如能再予工具以改進，換印上等品質之布疋，印染前途發展未可限量也。

商業情況，遂寧既爲產棉區域，故商業亦以經營土布業者爲多。每當場期，各商店收購農民布疋，平均每場約有一千五百餘疋。經營土布之商店，截至三十三年年底止，有一百三十五家，凡省內各重要城市，幾均有分店承銷，去年一年輸出總值在十億元左右。

六時，去中山堂，應專員縣長之邀。在座有空軍參謀分隊長等四位，其中有在美國習飛行已三年者，是以均操英語，與屈顧問傾談甚歡。席散已近十時，回寓後，與劉院長談院事。同人決定明早七時即離遂寧，地方士紳之招待，祇有心領而已。

吾人在遂寧僅一整日，然所得材料頗不少。

遂寧爲自重慶往綿陽（川陝路線）公路之中間站，由此經樂至，而達簡陽，趨成都亦僅一日而已。往北，經蓬溪，達南充，而岳池，而廣安，而渠縣，而大竹梁山，以迄萬縣。最近通車者尚有往安岳一綫，水路則順涪江而下，合川，計兩日程，因是交通極爲便利。且以四川全省形勢言，遂寧殆居省之中心焉。

全縣多屬邱陵地，平地甚少，惟沿涪江兩岸，有南北壩，土壤肥沃，則平疇一片，盡係可耕之地。以地方富庶言，比之南充，容有未逮，然遂寧固一等縣也。

縣地方自治財政，三十三度歲入總額三六、八八六、三七六，歲出與之平衡三十四年度地方預算，爲八五、四九九、九七五、計增百分之一三二。衛生支出，三十三年度經常部份與臨時部份，合計之爲八八八，六〇八，三十四年度幾倍之。全縣統計，計有五區，四〇鄉，六九九保，六九八一甲，九三、七八四戶，男二九二、一五三，女二九二、四六九，共計人口五八九、六二二。

縣衛生院之在遂寧，亦已有年矣。初僅市房壹棟壹底，縣長告我曰，是一草藥攤也，因此向不爲地方人所重視。且於每屆參議會開會時，恆有取消縣衛生院之提議，其不能獲得地方之贊助也如此。現縣長於計劃完成四聯渠工程以外，即注意於縣衛生院之改組。其第一步驟，爲改派院長，繼之以確定院址，即今之衛生院所在地也。院爲以前之軒公廟，係染料業公所，自來爲軍隊所駐紮，門窗戶壁，毀壞不堪，縣長着手改撥，爲縣院地址時，有國民兵團等三軍事機關，一一爲之設法，另撥居處，自非彭縣長之熱忱於衛生事業，殆未易辦也。院址既經確定，即開始籌款修繕，初無一定之預算，縣長爲先定預算，再來籌款，則物價已漲，預算即不適用，不如先行動工，陸續設法款項，較易成功。此種把握時間之精神，實爲在此戰時凡百事業成功之前提。同時縣長復撥一年所購置之木料，並拆除兩處碉樓之厚磚，爲修繕縣院之用。因是就現撥之經費，及器材之折算，截至目前止，已在一千二百萬元以上。

縣府有秘書張必禪者，爲彭縣長之左右手，不幸病死遂寧，縣長爲募賻金，得四十餘萬元，復由縣長設法若干萬，建一婦嬰保健室爲永久之紀念，並勒石以爲之記。此建築物

以現價估之，約值六七百萬元，現未完工者，僅十之一二部份而已。

綜計縣院之修建部份，其已完成者，爲現在之門診部。病院方面，約可收容三十床位，約已完成十之八九。大體輪廓，業已粗具。惟全部落成，恐在三個月以後。至院中預擬之布置，及房屋利用之計劃，似尚未盡適當，此則有待於日後之改進者也。

負此縣院修建之實際責任者，有一建設委員會。參議會議長，三青團幹事，商會主席，以及地方士紳，均羅網在內。向之詬病衛生院者，今則一變爲贊許擁護之態度，且均爲建設委員會之委員。專員公署之建設科長，爲規劃其事。而監工者，爲一六十餘歲之老翁，向爲教育事業之管理員。此次縣長及地方人士，再三敦請出而担任。此老黎明即起，上燈始歸，如是風雨無阻，始終不懈。且係純盡義務，則無酬報，此種精神，殊可欽佩。我來縣院時，由劉院長之介，握手相談，令人肅然起敬，至建設會各委員，爲地方人民謀幸福，且一致爲縣院圖擴充，至足令人感動。關於以後縣衛生工作進行之方針，我以爲如何可以深入民間，如何可以在地方生根，不致有人存政舉，人亡政息之虞，則第一步先從縣衛生院做起。所謂衛生分院，衛生所，暫時擱置，以便集中力量而謀縣衛生之中樞之健全。其次調訓鄉鎮中心學校，及保國民學校之女教師，予以簡易而切實有效之衛生工作訓練，如種痘、助產等，並可由縣府撥補以一定之酬金，或增加其公糧數目，此實爲一值得實驗之工作。

遂寧以往廁所多，蒼蠅多，垃圾多，是爲三多；此專員之言也。二年來，城區私人廁所之拆除者，即有二百八十餘處。遂寧縣府有一新建之中山堂，川北某某數縣，即相繼仿行，此爲彭縣長所告我者，即此證明，遂寧之工作，是以影響川北各縣，此亦值得吾人注意之一點。

就此種之以遂寧之交通言，以遂寧之經濟言，以遂寧之社會環境言，以遂寧之行政長官及地方士紳言，並以遂寧之未來發展言，均爲川北其他各縣所望塵莫及者，條件之優越如此，縣衛生工作前途之光明，殆已無可置疑。

惟以縣院目前狀況觀察所見，待改進之處尚多，如主持計劃之需要專家協助設計，如推動工作之急須延攬優秀人員，如內容之必須充實等等，均須一一爲之熟慮者也。

十七日早起，收拾行裝，即上車啓程，彭縣長復來院歡送，至可感謝。不意行僅四公里，車即拋錨，決定由陳司機進城配購機件，同人則就一小雜貨店休息待之。遂寧是日係市集，鄉人之進城者，絡繹於途。我見有攜鴨子進城求售者，詢之，每隻售價一千二百元，若在新橋，非二千元不可。此外最多者，爲棉花綠綢結之類，後有鄉人攜鷄走來，即購一隻，由方君就小店中油炸之。店有剩飯一大碗，作爲蛋炒飯。路旁穫有珍珠米，復購若干煮之，如是一頓午餐，已粗相具備。我以餅干充饑，未敢用炒飯也。餐後各有廣柑一枚，遂寧之代價爲每枚三百元。

修車完畢，可以啓行矣，時正下午一時，預計今晚擬宿西溫泉。

途中終以公路惡劣，陳司機又時時息火，因此時行時止，極爲焦灼。過潼南已下午六點，投宿西泉，不能存此奢望

五四—三三二

矣。後以車燈略暗，陳司機技術較差，未敢開駛，屈顧問自告奮勇，毅然担任司機，始於晚間十時返銅梁城，否則，吾人將束手無措，露宿曠野中矣。

到縣衛生院晤張院長，承其留住院中，我仍用餅干數塊，雞蛋兩枚而已。一天勞頓，至此如登天堂，心中無任快慰。

十八日早起參觀院中各處，以縣款支絀，設備自難望其充實。郎在院中用早點，張夫人立須同學，殷殷招待，極為可感。

八時開車，一路竟無阻滯，以屈顧問清晨即起，視察全車機件，並為之洗刷一過，外人處理事務之精神，負責不苟四字，足以盡之。而此四字，亦正國人所最缺乏之者也。

十時餘到西泉，以四十元之代價購一浴券。此處有露天之游泳池，有室內大池，均屬免費，另有一池，則取費焉。泉之溫度甚低，含有何種成分待考。此處中小學生按時至游泳池，以此外觀，似均結實。小店中有售銅梁巴嶽新茶者，玉露龍井，每兩均三百元，較次者二百五十及二百元多種。同人就北方小食堂試巴嶽新茶，其味不亞恩施之大西出品。

在此午飯，計四菜一湯，為炒腰花，炒雞蛋，醋溜蓮花白，炒鱔糊，白菜黃瓜肉片湯，計法幣一千六百餘元，尚非昂貴。聞此間魚極便宜，每斤二三百元，烟煤出品較山洞為勝，每斤二十兩，計七元，青杠炭亦佳，惜運輸不便而已。

此處市街殊清靜，實勝南泉，徒以交通稍偏，遊者祇知北泉與南泉耳。如能在此有數日之清遊，必能獲得一身體休養之機會，似較周旋於市塵喧鬧，遊人如蟻之所謂勝區者，終覺此勝於彼實多。

四時到璧山縣衛生院，晤郁院長，王縣長亦來晤談，並與之討論縣衛生建設工作，以此停留璧山時間甚久。

離璧山過青木關後，稍停，晤公路衛生站鄧主任，僅立談片刻而已。趕回開車，擬由歌樂山再回新橋也。不意過陳家橋後，車忽拋錨，屈顧問附路過之美軍吉普車去歌樂山，陳司機亦附車回去，我與楊方掖三位則在車旁守候，如此約兩小時，屈顧問駕載重卡車來，吾等遂換車回山，我以滑竿已無雇處，仍寓招待所。

十九日午前，搭乘季青兄車回新橋。此行也，來回計四日，所獲良多，惟以來遊大足之寶頂山為憾。黃梅過後，再圖出遊耳。

歡迎續訂本誌二十卷

旅行雜誌第十九卷十二期要目預告

南開壹面輪廓……………………袁道沖
世界第二大瀑布……………………丹　治
生活在小溫泉……………………何志岐
生活在辰谿國立湖大……………………陳弱伊
生活在國師……………………馮紀一
一百分鐘的飛行……………………徐蔭祥
中原小景……………………朱顏改
桂林散記（四）……………………張　朋
台灣交通事業……………………陳純仁
歐美采風錄（四十九）……………………沈明女士
黃河北岸（下）……………………周耀西
行脚別記……………………羅香林
浪跡三記……………………藍士琳
旅行雜誌第十九卷分類總目錄……………………編　者

邇者抗戰勝利，舉國騰歡，敝旅行雜誌追隨政府輾轉播遷，雖不敢言功，但得免中斷，保持十九年之歷史，差堪告慰；然格於後方設備，未能盡副讀者之期望，引以爲憾；適者敵寇投降，復員有日，敝誌亦擬自第二十卷第一期起，遷滬出版，銳意革新，舉凡排印、紙張、圖片等項，力求精美，以期稍慰讀者諸君平日愛護旅誌之雅意。如蒙預訂，即請先惠訂費二千元，當另立帳戶，優先寄發也。此請

讀者諸君大鑒

中國旅行社總社
出版科敬啓

晉陝之行【中篇】

大明

大麥郊

五月三十一日，五時一刻起身，因人數衆多，不能整齊劃一，有動作遲鈍者，洗漱檢拾行李，耗費時間甚多，至六時一刻始動身。七時三刻過新莊（七時一刻過陽泉曲，停車等葛君等，詢知當地之糧價：醸麥每斤一千四百元，蕎麥每斤二百四十元，白麵每斤八十五元，雞蛋每個十元。）八時三刻過一小溪，停車休息一刻鐘，一則因天氣燥熱，道路不平，馱騾十分吃力，應使稍憩；二則途中難得飲水，旣遇此良好之飲料，應使喝足，謂之「潤牲口」。十時十分經過一處山洞，以後爲下坡路，車輪上加粗木棍一根，藉摩擦以減低車之速度，下嶺時有此煞車，較可免除危險性。十二時抵桃紅坡運輸站，計已走五十華里，下車進午膳。運輸站規訂之價格：谷草每斤爲合作券八十四元，麥草五十六元，黑荳四十五元，高糧三十二元，炒白菜二元五角，炒鷄蛋四元，荳腐湯一元二角，白麵每碗四元；此種「兵運小組合作券」官價合法幣十四元，但如在黑市中貼水搜求之，約合十六元，各種日用必需品非使用合作券不可，如麻[illegible]在黑市中之售價爲每斤五百五十元，若以合作券購之，祇需三十元，合法幣四百八十元，可便宜七十元。據運輸站之韓主任談「桃紅坡治村中，共有農家十一戶，自本省實施新經濟政策以來，去年食鹽之[illegible]國家，今已有麵可食，大約本省理已做到人人有飯吃之程度；人人有服役之義務，以三年爲期，均按三人編一「兵農互助小組」，抽一人爲常備兵，餘二人爲國民兵，服國民兵役者，在家種地，應優待常備兵家屬之生活，供給小麥或小米五官担，熟棉花十斤，並照料其家中發生之事故，自十八歲至四十五歲之壯丁，皆須循環服役，今則大多爲二十五歲左右者，至四十五歲可以領取護糧，國民兵現役中士班長，期滿後，志願繼續者，優給小麥七官石，熟花十斤，均存於村公所，皆得回家住十天至二十天，目下全省八軍皆補充齊備，比中央之編制略大……」云云，飯後，等騾夫套車，二時一刻正預備動身，有登牧羊者剪羊毛時，見迎面來大車一輛，葛君等趨前問訊，余以隨後走至車前，見車中坐者非別人，卽余所渴盼晤面之甘助予君致中兩兄，亟邀彼等下車，重入運輸站傾談，至四時一刻，始復就道。四時一刻過峽底，五時半過楊峪棚，此時飛砂走石，暗無天日，山路崎嶇碎石亂置，懷廉棄車步行，忽覺身上寒冷，余卽要渠坐余車中，自已下車走路，後改登大車，至七時抵交子里運輸站，余等因途中灰土奇重，需用洗臉水甚多，而此地水甚缺乏，須往二十餘里外之山上取來，運輸站管理員祇能酌量給予：飯後九時餘睡，九人共臥一坑，臨下後曾青請我爲取大衣，復披衣出外，寒風刺骨與日間情形，大不相同矣。

上李村

六月一日，四時一刻起身，延至五時半始動身，廉懷患腹瀉，余令臥余之車中，自乘大車，並與守明等步行登山，九時半抵辛莊莊進午餐與西安來客談該地最近物價情形，至十一時一刻動身，三時抵石口休息，此地房屋於敵偽侵寇佔領時，多被焚毀，今所存者，爲後來重建，有運輸站及郵局，當地物價：生豬肉每斤二百四十元，素湯麵每碗三十元，炸醬每碗六十元，白麵餅每個二十元，雞子湯每碗三十元，炒荳腐每碟五十元。四時動身，灰土奇重，在山中迂迴盤旋，至

七時半抵上李村，宿運輸站，洗臉吃夜飯，因人衆異常熱鬧，聞縣夫中有一人竊另一縣夫所攜之襪兩雙，即往訓斥，即限其於明晨繳出，否則必交站扣押嚴辦，該縣夫咬口不承，余無奈祇得重加恐嚇，然後回房睡。

六月二日，四時一刻起身，第一件事即問昨審查之縣夫，據答已歸還失物，余遂恕之，告以既往不究，但以後在路上須格外謹慎，以維路上風紀，渠唯唯，余亦不多言。五時動身，八時一刻抵七里鋪，辦理登記後，又復就道，氣候甚佳，九時半抵隰縣南關，赴省立初中址訪進山中學校務長趙宗復兄，晤談後承介紹該校教務主任陰叔蕃及教員邢炳南澗兄，皆係燕大之同學。進山中學原創設於太原，成立的起因是民國九年有山西許多商人在外蒙古西北利亞一帶經商，因蘇聯革命成功，失業歸國，謁閻百川先生報告蘇聯革命之前因後果，閻先生因理解社會問題之嚴重，集合省內高級幹部與國內學者開會研究，會議的地點，在進山，結果決辦一學校，以培植人材，負起解決此問題之責任，學校採中學制，學生之成分及素質優良，師資水準較高，校風純正，經閻先生親自領導，全體員生共同努力，學校之成績日佳，聲譽日隆，至民國二十六年因戰事發生而暫時結束，民國三十年十一月始在戰區內正式復校，除完整之中學編制外，更增添三部門，即中央訓練團式之軍事管理，「洪爐式」之組織生活機構，及生活互助之經濟管理機構是也；校長由閻先生自兼，近之兄為前主席趙戴文先生之公子，任校務主任，復校以來，不斷擴充，在隰縣有本校與西校，在汾西為本校，在大麥郊為分校現共有教職員二百十三人，四校學生約一千二百餘人，全部免收學費，應供膳宿，除供給春秋兩季制服各一套外，當發給津貼及筆墨紙張費每年約五千元，余詢悉大致情形後，即由毓蘭兄等陪同參觀本校之各部份，見學生精神振作，絕無渙散落伍之惡習，風氣嚴肅而又帶活潑，出版物有『進山生活』半月刊及『鋼聲』月刊報等，啟發對課外讀物之興趣，砥礪品格之鍛鍊，在軍訓，生活勞動與課外活動諸方面，養成先好之青年人格，實為後方教育界放異彩獨樹一幟有數之好學校。參觀校園完畢後，復往遊學校後身之聖壇寺金莊佛殿，殿中塑三十三天之大小佛像不下數千，雕工之精細，金漆之輝煌，令人嘆觀止矣。唐代勅建古廟，迄今尚能保持如此完整，誠匪易易。殿內懸清嘉慶年間一聯，殿前懸明萬曆年匾額，天井中有一銅爐，款署趙寬名，推為元金之物，殿頂所用之瓦，據云係用搗碎之紙漿和醋所製成，焙乾後異常堅固，且能經久不生野草，窗隔所用之木料，俱屬上選，後迄未走樣，總之，建築之精美，在古寺中不可多得，正殿之對面為觀音殿，兩廂供十殿閻君，廟前有古爾漢柏一株，形狀蒼老奇特，另『穿山柳』一株，其葉之形狀如香草，毓蘭兄告余云，可以治瘧疾，鄉人患『打瘧子』者，咸來此取樹葉回家煎服，其功效金雞納霜有異曲同工之靈驗，未審榭有藥物學之根據否耳？又據告三十三天塑景，在閻百川先生官邸後身，亦有同樣之一座完全摹做此寺塑成，題名曰『小西天』，但美術鑑賞家比較結果，認為摹本究不如藍本，驟觀不易分辨眞偽，細審之當能判其優劣，是誠藝術結晶之傑構矣。附近尚有娘娘廟及將軍碑，亦係有歷史價值之古跡，因時間所限，未暇前往一睹，殊憾事耳。參觀畢赴校務長辦公室進餐後，翻閱一月來各種報章，至一時赴西坡康閻司令長官邸進謁閻百川先生，由谷主任陪同先會徐參謀培峯，稍坐即應閻先生請，余由健三先生引領至閻先生會客室初次相會經營山西省三十餘年之『大家長』，閻先生態度雍容，面貌蒼老，但慈祥從容，使余毫無警惕心，接談後，覺閻氏聲音柔和，辭句委婉，益令人敬愛，將胸中積壓之許多問題，一一叩詢，均蒙答覆，談及華北今後種種問題，閻氏强為解釋，傾談約一小時之久，恐就擱閻氏時間過多，請賜予各種刊物，俾對二戰區之政治經濟各種設施，能格外明瞭，閻氏不但允准，並謂如屬可能，當通知交際處代余接洽附乘汽車赴西安等，余再三道謝，然後興辭而出。登車後三時半抵隰縣檢查站，辦理登記手續畢，於四時二十分過石家莊稽查所辦理登記後，我即步行約半小時至八時十分抵午城運輸站時賈君等之車已先余抵，葛君等一車則尚未至，今

日計程爲六十華里。午城街中人聲嘈雜，頗形熱鬧，惟運輸站已告客滿，余等被擠在樓上縣夫所住之一室中，既無土坑，蘆席且破爛不堪，因實無其他去處，祇得委曲相安，鳥漆抹黑，惟履惟艱，在食堂進晚膳後返，家驥兄邀余同出外找民家借宿，爲時已晚，家家均已閉戶熄燈，由一熱心之旅伴領導覓得土坑兩處，均不甚清潔，遂放棄借舖之念，仍返運輸站，九人平排臥於磚地上，和衣而睡，幸夜間尚不寒冷，不必蓋被，迷濛入夢，亦不覺有何異致。

川莊

六月三日，五時餘起身，守明兄猶戀戀不捨地舖，勸久之始起，洗嗽後至食堂進早點，見正宰豬，即購豬肝全副炒食之，謂沿途飲食起居過於辛苦，可以增補營養滋料也，灌熱水瓶畢，登車出發，忽聞鑼鼓喧天聲，見大隊鄉民列隊遊行迎面而來，不知所爲何事？及走近始悉係捕獲販賣毒品之土販二人，由警察領帶居民押解遊街示衆，行列中計有男女小學生各一隊，村中成年男女各一隊，每隊均有隊長一人，手中持一單，上書各種口號，由隊長提示，隨後隊員共同呼喊之，秩序先後有條不紊，聲音亦甚勻齊，呼時各人右手揮動所擎紙旗（上書各種標語）左手握拳高舉，口號爲『我們要禁絕雅片』，『雅片是亡國滅種的大仇敵』，『誰販運毒品，就槍斃誰』……等均甚響闢喊聲震天，足以喚醒一般受麻醉村民之迷夢，使喪心病狂者，魂魄爲碎，此種辦法收效最大，於民衆教育亦甚有裨益。出發後，余不坐車，步行時見道旁岩石上鐫有『水迴峯度』四字，筆力甚雄健，惟不解其出典，再觀上款爲『乾隆戊子中秋』，下款爲『署令甘延褣書』，留得後日推敲之。此段路中，一壁爲高山，一壁爲深淵，澗中水流澄清，景緻殊秀美，不覺步行一小時始登大車與文俊等談音樂及運動，八時一刻過古茹十時抵大寧，因牲口待餵，在運輸站下車，余等進城至兵農食堂飲酒，食花生米，飯後十二時三刻出發，此時氣候炎熱，蒸熱難受，三時四十五分過三多之『開展橋』，見有『洪爐亭』一座，四時抵思嶺，在大槐樹下停車，等志澄文俊康懷三人，在一小時前下車就山澗清水洗澡，迄不見趕上，恐彼等迷路，又恐山澗石上之青苔濃滑，或有失足跌傷之誤，再不然則天熱中暑，行走不動，否則不致耽擱如此之久，余放心不下，決稍待，乃半小時仍不見來，余等亦就山澗沐浴，赤身露體，引得村中鄉姑均來圍看熱鬧，且拍手嘻笑；至六時半，彼三人珊珊而來，同登車重新前進，七時三刻抵川莊運輸站，九人同佔一坑，晚飯後與錢鵬蔣淑權二君閒談，至十時半鐘。

吉縣

六月四日，四時半起，見運輸站大門外功德牌坊及石碑甚多，大都建築精巧，式樣美觀，歌功頌德之詞，溢於言表，且多遺子孫之名字，亦全部刻上，此國人揚榮彰善之意也。五時出發，七時過桃園，八時抵窰頭，稍憩再發，十一時抵柏坡底之曾家河，來往大車每聚於此餵牲口，余等亦飲米湯以解酒，所謂米湯者，以紅荳略加大米蒸成水，豆在鐵鍋中起化學作用，得鐵複素，故呈赤色，每碗售五元；一小時後動身，二時三刻抵祖師廟，登記後即入吉縣縣界；此來一路登記，一行九人均用余一人之名出面，手續尚便捷，惟余則多事矣。抵吉縣後，余先赴萬家溝長官部交際處，詢知蔡處長因公赴隰縣，適與余在途中相左，晤該處副處長王思賢君，據告長官部已有通知來爲余設法附乘汽車事，並有關於第二戰區之各種印刷品全份贈予，談片刻辭出，到運輸站第一分站，洗嗽後，吃炸醬麵，至沐浴台作軿洗澡。山西省自戰事發生以來，因地居最前線，並所剩餘之區域，多係地瘠民貧之窮縣份，生產力薄弱，經濟狀況凋敝，與敵人對壘，經濟上首先感到威脅，因此不得不對內擴大生產，充裕物資，穩定物價，鞏固抗建基礎，對外則深溝高壘，嚴密經濟封鎖，抵抗外來之經濟侵略，因不能『自給自足』而樹立防禦性之經濟策略，發動全省人民，人人勞動，人人生產，所謂『達到自己了自己』之目的，此種守勢之經濟戰，用統制方法使物品不能擾亂市面，是『自力更生』的政策，是

人生活的物質合理滿足：第一，須計劃生產，加大生產量；第二，節約消耗；第三，管制物品不令自由轉移；第四，不准自由買貨及提高物價。晝於此四項原則，參照實際需要，決定根本取消「私商」，同一地方，祇需要一物品的商號與定價，一律歸併於供銷部，將公私商號貨物，一律登記，合理定價，絕對不需再有私人商業資本存在，使游資投入工業，發達生產，化商為工，每人每日皆當勞動操作十二小時，分為抗戰勞動與生活勞動兩類，在農業與小手工業上成立「組織小組」，採取勞資合一制，在工廠生產，實行工廠合作，採取包工制，消滅過去種種弊端，按生產數量的發給工資，同時無剝削，無利潤，以人民福利為前題，不以牟利為目的；糧食則專設機構調劑，其他一切交易，概須通過合作社，憑「合作券」為收據，臨時取用物品，此流通券祇限於一定區域內行使；一切經濟事項，俱用合作方式作有計劃的開發，合理的管理，公道的分配，適當的分配，余等洗澡之浴室亦為合作社，亦別開生面也。吉縣之運輸站設備較差，余等在樓上一室開地舖，跳蚤，臭蟲，多如過江之鯽，一夜不能合眼，文俊等用臭蟲藥粉，並不生效，可見其厲害；十時交際處王秘書霞齋來訪，楊副司令長官約余明晨往談。

六月五日，晚間蓋被全為元靖拖去裹在身上，致夜間受涼，淺晨即醒；八時半由王副處長陪同經由小河畔至祖師廟長官部官邸會見楊副司令長官愛源，楊氏精神飽滿，態度自然，談軍事政治各項問題，頗有見地，約三刻鐘之久，恰教殊多；興辭出，經建軍堂懷舉堂合謀堂諸建築，均為長官部辦公之所，室內諸人，咸在伏案處理公牘，振作整齊，嚴肅緊張，暗佩第二戰區文武公務人員之勤奮；繼至交際處晤總參議朱綬光氏，談約半小時；蘭生先生去春曾在晉晤及，今不意又在此地晤面，渠此番來晉，聞係奉閻百川先生之召襄理政務，惟蘭生先生病體初癒，尚不能任勞劇，對總參議一職尚在謙辭中，以蘭生先生在晉關係之久長而言，同屬老成幹練之人物，佐閻氏辦事，駕輕就熟，依畀良深，想必有所貢獻，尤於華北問題，溝通學衆，甚多借重之處。返運輸站途中購得金銀花甘草及新式點心，與同行諸君作談話之佐，奈坐天井中，臭蟲亂爬，苦極；接洽僱「轎篙子」事，每乘索價兩萬元，還價一萬八且不肯，由此去桑柏宛不過九十華里耳。午飯後因昨夜未睡熟，精神不濟，思假寐而蒼蠅滿頭滿身釘得不能安睡，祇得出外至街中閒散，購得果品返與守民等談天，街中有方自他地開抵之士兵約一團人，配備尚齊全，軍容亦壯健，惟中有未成年之士兵頗多，恐其體力殊未必够；文廟內設民衆教育館，有小學校一所，入內參觀，見告白板中有「挑戰」與「應戰」兩欄，前者內多貼「挑戰」學生具名所提疑難問題，「指定」同學中某人「限於」某時期內「答覆」，所提問題多考人常識之發問：「應戰」欄內則係被問者之答案，如三大產棉國為美國印度埃及，發明汽機者為瓦特等等皆是，其中亦有頗費思索，或不翻參考書籍，一時答對不出者，最有趣者，發問之學生姓名互異，被問者則多為某某等二三人，想此少數學生必係平日成績優越，致引起多數之嫉妬而羣起攻之，倣佛「打擂台」式，務必難倒而後已，故挖空心思，專在不易答覆之問題上着眼，雖近兒戲，然亦於學生課外習業大有裨益也。買布一丈，每尺計百元，又買汾酒半斤，計四百元，大蒜頭二兩計四十元，飲酒吃大蒜，蓋出於不得已，蚊蟲為虐，藉此抵抗，果然「以毒攻毒」，蚊蟲不至，一夜竟得矇矓入睡，直至天亮始覺，此種急辦法，在旅途中，大可試行，況消毒清腸雖未必能收特效然亦不無補助也。

六月六日，五時起身，吃小米粥，等候交際處送乘車證來，至十二時尚無消息，祇得自去晤王副處長，則尚未取到；午飯後購短襪一條，計一千七百元，返運輸站與守民等商定，彼八人先行，我一人留守，待乘車證取到，隨後趕上乃彼等所僱之牲口，有一頭忽走失，「架篙子」遲遲不至，致三時半尚不克成行，余因僱牲口事非本人接洽，不知延緩之真正原因，看彼等十分焦灼，遂走到總站去質問經手之副站長，由渠派部君前來查詢，余即赴兵站訪運輸組長王君，詢乘車證事，據稱公事已到，但祇能開四人之證，余說明一行九人必須同行

原委，復承開一五人之證，取到乘車證後，到中國農民銀行訪該行主任朱嵩若一談，然後返運輸站，則守民等仍未成行，經余一再催促後，五時半始出發；計騾七乘，「架窩子」二乘，余之一騾性殊刁鑽，而余今日來回奔走，兩腿疲乏已甚，爲大家盤設務，辛苦備嘗，結果最後一人登程，乘挑剩之牲口，雖不無怨忿之意，然對同行諸君任勞任怨，可告無愧，私心亦有所慰藉；天色漸黑，山中夜行，既冷且險，下坡時石塊嶙峋，不得不捨牲口步行，崎嶇不平，步履維艱，情形之狼狽，非筆墨所能形容，悔當時接洽雇牲口時，未躬自過問，致起程太遲，吃苦且不言，山中豺狼當道，萬一發生意外，豈非太不值得？晚飯未進，腹中異常飢餓，寒風刺骨，取騾夫之破棉襖披之備禦寒氣，否則殆作急性肺炎矣。九時半抵晉頭由運輸站，亟命人購飯食之，飯後就飯館中之餐桌爲排作榻，累甚不覺昏昏入睡。

克難坡

六月七日，五時起，吃米湯沖蛋；諸人「悠哉悠哉」，至七時一刻始出發；余循例壓隊，最後登程，過憲兵分哨時，憲兵阻余登記，余甚詫前列何以放行？路單在守民手，余將何以應付？祇得向憲兵說明，登余一人之名，一行均由余負責，始得通過；沿途山地均充分利用，耕種方法，至稱巧妙，想國外農業專家來華考察時，亦當歎觀止也。十時一刻抵克難坡，此地非着軍服者不能過境，余等持有特別許可證，且吉縣已事先有電話來關照，均能入界，先到運輸站洗盥休息，然後至交際處訪鈕主任倚山，承招待品茗，並陪同參觀各處。克難坡爲新興山西之代表作，原名興集俗稱難坡，因地勢高而山路陡削，不易登臨，自第二戰區用兵工築成公路後，是地之建設，突飛猛晉，氣象頗不凡，閻百川氏引「克復一切困難」之意，因更名曰「克難坡」，亦所以見山西艱難奮鬥之精神，抵此後，果覺精神爲之一爽，較新之建築有：楊經略祠，門前懸閻氏於二十二年十一月所書一聯云：「時窮節乃見，身隕道不孤」，祠內設閱覽室，有書報雜誌甚豐，壁間陳列各種照片，泰半由美國新聞處供給，余等流覽久之，不捨離去，設非趕路要緊，當在此盤桓半日，繼參觀洪爐台，萬佛洞賓幹堂及發電廠，至十二時始動身，此後一程爲下山路，懸崖削壁，險峻萬分，至此余始體味甘助予兄在桃紅坡時所語余之言，猶憶其曾告余：「這條路真不是鬧着頑兒的」；助予兄等未由克難坡過行，須多越三個山嶺，其艱苦當更可想見；一時抵山脚，最後一段，陡削更甚，山路滑溜，而騾蹄不穩，不得不捨騾步行，至登記處登記後，稍爲休息，復騎騾向黃河邊進行，元靖兄不奈饑餓，食涼粉一碗，余睹狀殊不堪下嚥，寧忍受一時也；及抵黃河邊，見河水滔滔，咆哮下流，行不及十華里，不復見水源，蓋水流漸窄，隱藏於石澗中央；又行十華里始抵濟橋（一名鐵橋，聞橋身鋼鋁纜均由國內采之材料所建）沿河邊均爲沙灘，驕陽如火，黃土飛揚，至以爲苦，余以面紗蒙頭，鼻孔且爲之塞，亦可見灰砂之重；河流至橋附近處，忽收窄，宛如瓶口，盆地之水，瀉入此窄口，如漏斗然，此濟橋之所以擇此地點也，橋用粗鐵索四根縛以鉛絲，上置木板，行走其上，微覺動搖，但可勝負當之重量；余在小船當將工前處理橋長短寬之後時，圖作回文稿，兩君後，即由大陸河渡，至高家河，登記時，風土更熱，兩溝太太所謂之「架窩子」忽發生障礙，修理至二時始復原，啓程後乘騾即上山路，羊腸小道，彎曲難行，騾蹄多在石道中間一極窄之小槽中徐行，抵半山稍作休息，俯瞰黃河，見索橋長約二百公里，橫跨河中，河道雖不寬，然設無此橋，當無由越過；五時抵桑柏，至運輸站卸下行李，購水洗身後，至永勝飯店吃飯，飯後至購銷處打聽車事，後至交際處請趙君陪同往訪郵站閻站長，崔經理等一談，至八時半返，與元靖廉儉二兄謝一室安憩。

桑柏

六月八日，七時起，洗臉後，余獨看守物事，讓同行諸君出外進早點，蓋運輸站宿舍之門，既無法上鎖，亦無侍役經守耳。余患腹瀉已兩日，今日仍未癒，後體軟弱甚，然爲衆人事，不得不走訪交際處

張祕書承先接洽乘車手續，十三時閻站長來訪一談，午飯在永盛飯店吃飯，預定雞一隻，吃得似甚痛快，飯後往訪閻百川先生之令妹閻慧貞女士一談，閻女士任長官部軍械處中將處長，樸實勤勞，無一些微官場習氣，談山西近年來掙扎奮鬥情形，令人動容，其不屈不撓爲地方服務之精神，殊可欽佩；繼至兵站洽妥附乘辦法，然後返寓棧少息。余先是中暑，復又受寒，腹痛瀉不止，極不舒適，晚飯吃得甚少，飯後段司機來言車之機件均完好，唯缺乏機油酒精，勢必請求兵站准予增補，始能成行，余雖至感疲乏，然不得不再到兵站與閻文斌君接洽，當蒙允許儘可能範圍內，酌量發給，惟須分監追認，余允到宜川後爲之解釋，閻君遂決定明晨八時開車，繼談二戰區瑣軼，據告所有軍政黨一應公務人員，軍官士卒，一律衣灰色制服，自閻百川以次，不論階級大小，地位高下，皆是如此，故二戰區之官員，不易辯識，有汽車隊黃振榮司令，更留學美國，某次出差，在隴海路車中值憲兵檢查，黃身穿灰色軍服，憲兵誤認爲三等兵，斥其不應坐在二等車中，黃告以階級，稽查者猶不敢遽信，疑其冒充「司令」也。又第八十八師師長某氏，更獲 委員長所頒之榮譽獎章，某次竟爲紀律不良之某部隊所害，渠態度頗從容，祇隊部後亦不說明其身份，僅向該地駐軍索酒一壺，菜四色，駐軍見其不慌不忙，反不知所措，此亦階級不顯明之一笑話也。桑柏駐軍爲榮譽旅之第二團，駐大小二柴村者爲預一師。

六月九日，四時半起身，五時進早點後，腹瀉仍不止，在停車場候車開，奈段司機不至，閻站長亦杳無音訊，直至十時仍無開行消息，往訪閻站長，則謂已與宜川分監部通話，補發機油事，須韓城總監部核准，交通科趙科長不能負責，余當即至第二分站借用長途電話致王分監，說明車擱淺情形，王分監即於電話中知會趙科長照發，並謂已預備四關招待所爲余等暫住處，余深感謝其盛情；乃司機領得機油十磅後，仍不願啓行，需與閻站長商定俟至明晨動身，余向理論，亦不得要領，知不可轉圜，遂將行李復搬回運輸站，午飯後睡至四時起，吃黃紅棗作點心，談天之時，灰砂隨大風起，半空爲掩，繼下小雨，氣候極似霉季，粘濕難受；張祕書來談第二戰區人民，每人每月配給糧食六十斤，內計白麵五成雜糧三成山藥蛋二成，照此分量，似乎人人都夠吃飽，惟領糧時須自己去領；二戰區對於一切不正當收益，懲治異常嚴厲，公務員貪汚，絕對禁止，曾連斃過多人，故舞弊之事，似已減少至不可想像程度，惟對於任何人以勞力換來之額外報酬，不但不處罰，且加獎勵，祇要在公餘之暇，自願操作者，應聽自由，如職工入山中挑柴至鎮上，每担可得挑力九元，又此地用水極感缺乏，須至某溪中汲取挑上街，可得五十元一担，諸如此類行爲，皆屬許可範圍，意在鼓勵百姓自食其力耳。以冷水洗頭抹身後，出外吃飯，留一小童看守房門，飯後下雨，祇得返站與廉傻等談天，據告上海之僞「中央儲備銀行」目下發行僞票之總額約爲七千餘[illegible]萬元，同業折放約爲一千[illegible]百萬萬元，資產之大宗爲金條一萬五千根，向該「行」借款，除賄送高級職員禮物不計外，尚須納手續費約三成半，亦可見黑幕重重，烏烟瘴氣之甚矣。

六月十日，四時半起身，吃水煮雞蛋後，至五時一刻始開車，六時三刻抵甘草，吃麵並略爲休息復出發，沿途路面[illegible]壞，車身兩面側側，狀甚危險，幸司機技術良好，薄青以手捧心，幾曾爲驚[illegible]嚇得跳出？余雖貌爲鎮定，實則也提心吊膽，誠恐車子翻身，但此種路，走一段算一段，合聽天由命，復有何其他更妙方策？如搖籃式之車身，八時一刻動身，九時半抵秋林，山路崎嶇，顛頓難受，此時車中機油已告罄，段司機設法去借，余與守明隨去，忽守明不知去向，司機借不到油返來，而渠未返，大家等得着急，余祇得返身去尋他同來始開車，本擬購蔴油代用，段司機謂太不經濟，放輪軸內之考磅油，加於機件內，勉強支持至十里坪，又告燃罄，以爲可向汽車隊通融借用，不得要領。十時重開，十一時半抵古都村休息，同車有陳永鑫君者，聆其口音，似係福建人談物資交換事，據云：山邊多有以銅元水銀掉換陰丹士林布者，余以其言語含糊，形跡奇特，未敢多問；十二時一

過吉途村司機之助手取得油來，此後車行較順利，惟山路崎嶇，險象環生，山邊懸岩峭壁，陡立千丈，萬青不敢作俯視，其他諸人亦屛息無聲，獨文俊與余引吭高歌，形色自若，若超蹬地後，仍患暈車，元靖據最優之座位，顧盼自豪，渠在任何場合下，終不致吃虧，殆世間有數之幸運兒乎？二時一刻抵宜川城外之范家灣，過新二十七師之檢査所，因行李頗多，人衆口雜，七嘴八舌，致檢査約半小時始畢事，翻箱倒篋，收拾爲難。過橋時又須檢査一次，幸說明在前站已全部過目，始獲倖免；三時半抵北關，司機不願開至西關招待所，爲便利起見，即在華北客棧住下，洗漱後，余即進城至二戰區辦事處訪馬祕書昭明一談，然後至興龍池洗澡，該浴室尚清潔舒適，招待亦頗週到；晚飯後赴二道街訪第六分監王秉文中將一談，因下小雨辭出，返客棧，土坑上臭蟲如蔴，幸尚無蚊子，否則雙料吸血，苦不堪言矣。街中絃樂聲喧鬧，斗室窄而且暗不能入睡，與廉儀出外至田間散步，返糊裏糊塗臥。

宜川

六月十一日，五時半起，進早點爲煎餅及小米粥之類，然後赴義生理髮室修面。宜川在禹貢世紀將雍州之域，在夏商爲西河國地，周代爲白翟地，秦漢稱上郡，晉稱羌地，後魏爲樂川郡，西魏爲義川郡，至時始命名丹州，五代更名義川縣，宋時爲通永興之軍路，元明淸皆稱宜川縣，現時計有土地二萬三千方里，爲四等縣，人口約三萬七千餘，其中客籍及各方來之難民約佔三分之一，商人十九爲山西人，近年來城內之攤擔及正中正南，一帶之營業頗盛，則多爲河南人。十時半訪王分監，晤米壽萱參謀長，新二十七師嚴俠皋師長，劉厥敵參謀長，劉復旦副師長及黃副師長魁等，正在緊談間，忽有一持外交部糧食部顧問銜名刺之劉某來訪王分監。余正詫何以外交部有「顧問」之職，不便問究係何種人物，旋王分監返談及其人行踪頗令人懷疑，但係司令方面介紹，祇合聽其搭車赴吉縣；午飯後假寐至四時起，買木瓜食之，久不食鮮果，，雖此亦甘之；徐波兒小妹妹爲粵人，活潑可喜，即以娛之。出外，至三青團之閱覽室閱報，七時餘返，在小桃園吃晚飯，飯後，王分監派副官來告乘車事，繼馬毅之君來訪，談至十時去。

六月十二日，五時半起，晤劉嵩生世伯之二公子，渠昨夜由西安抵，今晨將赴吉縣轉滬，傾談良久，渠返道，余至小桃園吃飯，與方懋康周逸民陶君談天，宜川附近頗多古蹟：丹州故城在縣東九十里之郭下村；壺口爲禹導河經過始鑿石處；盤古山傳爲盤古氏訂婚處；晉師梁在縣西南約一百里，爲晉文公駐師處；聖馬道在縣北九十里，相傳唐太宗乘馬至此飲駒；白雲觀在縣南三里，唐明皇所建以祀老子者，今已湮廢；鶴舞台傳呂洞賓曾游其地，有白鶴舞其上，在南山內，今已不知所在；七郎山寨在縣南七郎山上，楊業之子屯兵築城，地勢險阻；　珍珠山在縣二百里，　爲呼延贊屯兵處；翠微亭在縣北八十里，傳張橫渠曾在此講學；達觀樓在七郎山麓，明萬曆間知縣苗邦瑞所重建，今已廢。午飯後至清海泉洗澡，出購蜂糕糟糕糖大蒜之類帶回客棧，元靖病，早午兩餐均未進，恐其饑餓也。傍晚有一批人由上海到，與彼等談路中情形，晚飯後在天井中乘涼，至九時左右，又到一批新客，視之則董浩雲周啓新兩兄偕同田瑞璽高珮瑶兩位小姐也。他鄉遇故知，倍極歡忻，亟趨前問候，並爲佈置住處，在永興裕客棧開得兩房間後，同彼等去吃飯，飯後談至十時半睡。

六月十三日，五時起，進早點後陪同董君等至分監部，余說明彼等擬同車赴西安，當蒙王分監首肯，興辭而出，余送兩位小姐至閱覽室，余即獨赴郭家墩第二十七師之師部訪嚴師長一談，十一時半出至浴室找董君同至雁北飯莊吃飯，兩桌共十四人，甚爲熱鬧；飯後無處可去，客棧內既無椅桌，不能寫稿，百無聊賴，惟有到浴室去午睡，四時赴軍警憲聯合督察處訪周副師長宗顯未値，與該處書記謝景耀薛國漢杭速坤三同志略談，返永興裕客棧，在天井中與浩雲兄等談天；宜川之娛樂，外來者有山西戲，本地者有謎胡戲及家戲，此外則爲秧

歌，竹馬高蹺之類，於集會時偶爾行之，經常缺乏正當娛樂，祇正月至二月初二以前農事停頓期間，鄉民可以行樂，歌謠雜曲之類頗多，惟多俗不可奈，最流行者如：夥計熬長工歌，孟姜女思夫歌，忘了娘歌，郎牧羊歌，紅豆歌之類，俱屬極粗劣之詞句，惟宜川亦曾產生不少賢能與發忠勇義行友孝節烈之人物，究竟地瘠民貧，文化水準落後，近年來不見彰著矣。晚飯在小桃園，共計十五人，異常熱鬧。

六月十四日，五時半起，早飯後赴二十七師政治部訪周副師長一謙，承留飯，今日爲農曆端陽節，本地風俗與他地相同，民家皆食角黍，插艾葉，飲雄黃酒，佩香袋，縛色線，用以避疫癘也。九時半進餐有雞肉各種盛設，陪坐爲該部副主任張一清君與駐紮本城之梅營長自新，至十一時始散，謝辭出，往訪王分監，晤本縣前縣長馬公弢氏及現任縣長吳致勳氏，馬君現任第三區專員公署秘書，吳君則湘潭人也。返招待所後，海關趙主任傳馥請余等一行九人今夜吃飯過節，余以人數衆多，堅辭不獲，且余與元靖已應吳縣長之約，去吃晚飯，二者是否得兼，頗成問題，幸吳約爲四時趙約爲七時，十二時半又在小桃園舉行聚餐會以慶端陽，是余一日間竟進五餐，盛譽在旅途中，如此吃法，直與自己腸胃爲難也。午飯後赴西關第八十一國機三連之邀部參觀士兵生活，由杜連長雨生，雷班長新學，及蔣指導員巨濤等殷勤招待，備者點頗豐，並有留聲機以助餘興，至四時，余因有約先行，梓鄉等則欲乘坐馬，與守民等在本部多享受些舊房滋味，余與元靖一行抵縣署前則吳縣長已派人在門首迎迓，入內晤馬秘書潛傳參議德謙金觀察世培及劉科書等，就席時吳縣長夫人亦出，並有吳之長公子守循陪坐，飯後閒談，知傳秋聲君係諸暨人，此來係奉陝西省民府廳之命，觀察實情，金君則係奉社會處命同來勘實者；據吳縣長談宜川縣有可耕之地，約五十萬七千餘畝，惟縣北雷多河以北之地，已淪爲特區，南縣西縣南兩部之觀亭子、瓦子街及台街又多劃歸黃龍設治局，故實際地畝祇三六萬七千餘畝，約有農戶七千四百餘戶，每戶平均可耕地五十畝，然擁有百畝者佔三份之一，縣爲佃戶之百分之八十三，分爲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僱農四種；自耕農多皆二牛一驢（或三牛）半自耕農則有牛驢各一；水地祇佔耕地面積十分之〇．一，平地佔十分之二．五，坡窪地佔十分之七．四，遇天時乾旱，極易釀成災荒；益以宜川位於陝北盆地之東南，氣候較寒，農產不豐，本年雨水失調，秋收奇歉，所謂豐稔，包穀，糜穀高粱豆類，每畝平均祇得三斗，若逢荒年，則非賴鄰封運濟不可。後向省府呈報災情，現由民廳及社會處派員來地勘察，傅金兩委已親自至四鄉目擊實情，查得實況，深盼省府能體恤民艱，豁免徵借，則地方幸甚。吳氏之公子服役於漢中青年軍，據談漢中天水附地之青年軍號稱一軍，目下人數當僅一師，以後將繼續擴充。傅君談前次中原戰局失敗之原委頗詳。七時謝辭出赴趙主任宴會，則十四人均在等余等二人至始開飯，余實不能再吃，飲酒陪坐至八時半始散，飯後與李碧如于民恢王會修諸君談天至十時餘睡。

六月十五日，五時起，爲浩雲兄等至政治部取路單，返後，陪須等進早點，在天井內候大車至，近日時有抓差，車輛不敢進城，故遲遲不來，余等在天井內談天，據傳馥兄言本地多狼。縣分九鄉一鎮，其中兩鄉已歸延安管治，均實際人口不過三萬餘，以面積三十餘萬方里計算，平均每方里僅有一人，除山地石塊不能墾植，實際上賦稅可收之田畝，僅三萬畝，省府奉中央命令每年撥助二戰區之糧食計念四萬包，漢中各縣多將所攤派數量折合現金，另加運費，每担按四十元計算，交到省府，省府爲標衡路程之短捷計，多責成宜川縣就近採辦運去，惟宜川非產糧縣份，收購困難，最近省府指令購買九千包，衷蒿諒必辦不到，近來糧價飛漲，本地共有二戰區之機關約三百餘所，此外便衣偵探，特務工作人員，鉤結地方歹徒，爲非作歹，情形亦至爲複雜也。浩雲兄等九時三刻步行至郊外坐大車赴西安，余遂返客站休息，十二時三刻起，午飯後，至龍興池睡，四時半出至分監部小坐，然後返站與本地郵局局長韋紹康及徐富強君等談天，據云：近日農忙，省令停止軍運六星期，惟徵扣車輛，不時發生，由此赴西安，每

五四一三四二

僱大車車價爲二萬五千至三萬元，余暗忖余等一行如坐大車，則至少需五輛，若以二萬五千計算，則十數萬元也，且不算九人在途中七日之食宿用費，爲數當可觀，余一人奔走，無非爲大家打算，不知同行諸君抑曾想到否？七時半吃晚飯，飯後摸棋子，至十時睡。

六月十五日，五時起，與蕭鑲進城飲豆漿，吃油條，雞蛋包及紅糖煎餅之類，然後至秦源棧訪方懋康周逸民兩君談天，宜川之方言，與洛川同宜兩地大同小異，惟讀「棍」字之音，與「鬼」字不分「門」與「煤」亦不加區別，此實大有趣味。本地產煤，鐵，銅，煤油及石灰石但均不豐，延長之石油與白水同官煤礦，其較著者；山中之猛虎已絕跡百年，但其他野獸如豹，狼，狐狸，鹿，麞，兔類仍多；西關外岩下尚存宋元豎及致和年間石刻，傳南寺溝有一石洞，前尚有佛像三尊，鐵羅漢十八個，今已不知去向。九時一刻出，至青年醫院請該院院長張子貞醫生爲注射信誼藥廠出品：鈉化砒矯甚液清血補血劑，一公分；昨夜跳蚤臭虫爲患，咬得滿身塊壘，無怪于民輝之夫人謂途中一切辛苦，均所不計，惟蚊與蝨最苦也。過糖食店見所謂各式南糖，式樣精美，購寸金糖焦切片等食之，究不如南方糖食。午飯在汾陽飯莊吃炒麵，殊不滿意，四時返站與葦徐兩太太談天，看守民等下象棋，八時在院內吃飯，飯後談至十時睡。本地豬肉每斤售一千一百元，豬油九百，蔴油八百，大米每斤一百五十元，雞蛋每個二十至二十五元，粉每斤一百二十元。

旅途見聞雜識

藍士琳

更衣室

新式旅店之廁所，有名更衣室者。按古人賓主相見，遇須如廁時，不宜言穢褻之事，故託言更衣，史書記載多有之。王充論衡有言：「夫更衣之室，可謂臭矣。」故豪侈者，必設法避其臭。如東晉王敦，尚武帝女舞陽公主，廁有漆箱，盛乾棗，所以塞鼻者（世說新語）。石崇之廁，則內置甲煎粉沉香之屬；又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備新衣，令如廁者著出（宋周密齊東野語），是則名符其實矣。近世所謂更衣室，率用抽水馬桶，另設盥洗盆，亦有兼備浴盆者，其清潔爲前人所不及，但未聞有實行更衣如季倫者耳。

五四—三四四

故都畫面

——大學生徵文・評選第十三名——

國立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 邵家苓

故都——北平像一位深閨裏的姑娘，安靜靜的高貴大方，是那樣的莊重，是那樣的令人起敬。雖然時代前進，顯得她落伍。可是哪崇高的儀表，仍然在每一個人的心裏，開着清香的花朵。

像一朵臘梅花：白雪伏伏在地，寒風在四周無顏飛過。夾雜的霧氣沒有變成酷寒的氣凶——銀霜，却凝成一滴滴的甘露潤了她的清秀面孔。尤其太陽出來的時候，更能看得出她那輕爽的風姿。

故都喲！七八年鬼子的殺氣逼着你，你必能在最冷酷的世界裏，比臘梅花更能夠支持。青天白日旗插在古城，你也會比過去今日，更可敬更加秀麗。

我度過北平的十個春天。雖然旅居在這裏，時間是相當的長了！詩云：「不見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住在這裏太久了，恐怕覺味不出。倒不如一個外省人看來，那樣的清楚，那樣的尖銳。

凡是到過北平的人，住在那裏是體驗不出她的好處的。除非離開了北平，你却割捨不得。眞的，許多說不盡的留戀，都在拖着你，就像離別了你的情侶一樣，有一種難說的情緒蘊藏在心裏。

我雖然到過：包頭，大同，張家口，天津，瀋陽，東京，橫濱，上海，桂林，貴陽，昆明，以至於到了重慶。這許多地方不同，氣候不同，國度不同。可是我却要武斷的說：「都不如北平」。北平怎麼樣的好，是說不完的。不過我只可以這樣的說：「他比別的地方缺點少些，比別的地方的優點却要多些。」更進一步說：生活在北平比別的地方舒適，這種舒適是恬靜的，深沉的。

首先說到住：北平是一個樹木最多的都市。一位留法的教授說：恐怕比巴黎花都還要多些。這是眞的；滿城的青綠時刻沒有忘記叫你欣賞自然。尤其一輛新式的小汽車，飛馳在長安街的油漆路，輪帶從油漆路磨擦着「卡——」的聲音，一轉眼，汽車鑽進樹林。這時科學的創造，自然的美妙，都給了你無限的新生。

北平的大街多，小胡同尤其多。俗語：「北平的胡同賽牛毛」。初到這裏的誰也摸不清楚。同時名字也往往意料之外；耳朵眼胡同，王寡婦斜街，半截胡同。有時可以顧名思義；你想買幾枝花，可以眞奔花市大街。買一桿烟袋，當然要到烟袋斜街了。

因爲有賽牛毛那麼多的胡同，住宅也就非常的不整齊：宮殿式，大洋樓，四合院。搖回思想之檣，幾年前，我還見到過這樣的一條廣告：

「吉房招租：××街×號，有房一間，毒門毒院、有家眷鋪保者來問。」

雖然毒字是獨字的別字，獨門院一間房，究竟是怎麼樣建築的，到現在還是不可解的。

這樣房子奇怪的很。還有北平的泥水匠，他們的神通更使你猜想不到的；樹房子可以硬擠，砌牆壁會利用極小極小的磚頭兒，一塊一塊的攞起來，外面漫上一層青灰，便成了一座完整的牆壁。可是牆脚被壞，這一座牆只聽得花啦的一聲！饅頭大的磚頭爛洋洋的灑滿了大地。如果說這是窮湊合太過火了，只能說你看他們的手藝多高啊！

早上陽光照射故宮——皇宮——的琉璃瓦，發出嫩嫩的金光。早朝的午門，登基的三大殿，靜靜的等着你的欣賞。沉思的當兒，會使你緬想當年的盛況。因為這裏太莊嚴軒敞了，提鳥籠的老北京人，打拳的老者，各人有各人的地方，準時的打一套太極拳，也許耍兩下花槍。我記得有位白鬍子老頭，每天早上大踏步的走着，腰板不塌，兩只眼睛閃閃有光，那種氣吞宇宙的神氣，總覺得『他多麼會養生。』

假如陽光落到住宅區，煤球爐的白烟，就開始迷漫。大街鬧了，小胡同賣油的高喊：『打香油。』跟着燒餅油條的小販也來了，太陽掀起人們的夜幕，小販的叫賣喚出了一日的生活。

吃燒餅油條在這裏叫做吃點心請早上第一句話問你『早』。第二句話『您吃過點心了嗎？』吃這樣的點心是非常普遍的。上自王公大人，下至使女用人，都是這個習慣。雖然用人月薪幾塊錢，恐怕吃點心的錢要用幾分之一。吃點心好像是故都達官貴人傳下來的『譜兒』，因為多年建都在這裏，人們的生活却在這上面有了習慣。張家老太太見到你家的二姨媽行着旗式的蹲禮。男人們大街小巷一見面：『二哥，您好啊？』手打一躬，這都是夠玩味的。

早上買菜，油鹽店到處皆是；二三尺立方的大字寫着『菜魁』，不用說他的菜要比別家的高一等。其實油鹽店也就是一般的雜貨店。他的特色却是和氣；換句話說跟附近的住戶已經打成一片，熟得不能再熟了。誰是這家的用人，那個酒瓶是誰的，掛賬可以，一個大銅板可以買三樣東西：一個小子的醬油，一個小子的醋，再來點香油。如果沒有零錢了，還不妨要兩根香菜。一個大子只和戰前的半分錢，這樣的用法，凡是到過北平的人想起來都有着無限的感慨。同時也不由的搖搖頭：『還是那時候啊！』

有人奇怪了，這樣的買東西，油鹽店不要賠本嗎？其實才不呢！這樣的作生意，每天大把的銅子往錢櫃裏扔，銅子的聲音是日進斗金的前奏曲。與買主又說又笑，感情在交流，道地和氣生財。

北平的城牆每面有五里長。按城裏說：北城比較窮些，這一帶的生活水準也低些，許多清朝的宮女太監也都在這裏過着不能自給的生活。東城和西城差不多。前門——南門——左右却要好些；有許多民初的下野政客。記得在司法部街還見過一位御廚，這一位御廚是給西太后專做銀魚豆腐而出名的；銀魚豆腐是一鍋冷水，當中放一大塊豆腐，四週有幾條活銀魚來去的游弋，這時加火，水漸漸熱了，銀魚拚命的鑽到豆腐裏，然後拿出來冰凍切塊。就是西太后口口稱贊

的名菜。這位御廚當他提到這件傑作的時候，眞是眉飛色舞，不可一世。尤其現在的境遇已經不是當年了，可是他們仍然口口老佛爺長，老佛爺短的叫喚着。他那種「貧賤不可移」的架子，就是用力咬着舌尖，也壓抑不住你的大笑的。雖然他的話太玄了，但是他總像不爲亂事涉及，「一切無所謂」的樣子，使你覺得生活上無半點紛忙。如果只以爲打腫臉充胖子，是不會體驗出他那樣生活的。

故都的早晨適於養生。不像別的地方只是忙碌的開始，在這裏却提示你多愛些自然的撫摩。故都的白天是和平的，使你生活在溫和的氣氛裏。假如養生是北平早晨的特色，白天在平和裏，那麼晚上却是詩意的。我愛這裏的早晨和白天，尤其喜歡這裏的夜晚。

王府井近代式的大街，霓虹燭刺目不索多提吧！前門夜市四五里長的古董攤，終歸是紛亂場所。我所要提的却是沉寂的小胡同；在冬天，寒冷封鎖了人們。胡同裏只有落葉和冷風。賣夜食的小販提着燈籠，邁着沉重的脚步，孤獨的踏破黑暗。如果沒有睡覺的人：「蘿蔔，賽梨喲！」的聲音，叩響你思想之門。你想到他，也遠念你自己的前程。打更的，梆子的聲音告訴你時間在前進。也許你大門虛掩，他會提醒你；小心盜賊。溫暖喲！靜靜的黑夜裏，你的心房也多了些安慰。如果你餓了，賣羊頭肉的來了。他放下燈籠，熟練的擺開切肉板！這一塊肉是裏層，那一塊肉是外層。飛薄的肉片灑着五香料。「您吃吧！保您可口」。他說完了話，背上肉箱子，提起燈籠，走向他多年所走的道路。你拿着肉不願意立刻逃避寒冷，目送他——的黑中的呼聲——轉過胡同又聽見一聲：「噢！羊頭肉！」你靜想！他那種持久又艱苦的人生。

到過北平的人多半有着懷古的感覺。是的，這裏多少過去的史實，不能不引起你的沉醉。八百年建都，許多的興勳，起源在這裏，發生在這裏。這裏輕輕的幾句話，就是三十幾年前，中國大衆震耳的雷聲。目前鬼子的黑影搖曳在這裏，想到「雕欄玉砌仍猶在，只是朱顏改」。回憶着古城長着綠苔的城磚，也會想到遙遠的遙遠啊！

北平城四方方有前門與後門的和平門除外。東直、朝陽、哈德、宣武、順治、西直、得勝、安定八個城門，按東南西北兩個。紫金城在正當中，前面正對前門——正陽門——是天安門，後面是地安門，左面是東華門，右面是西華門。名字對稱，按四面八方配合着。這十足的表示了中國排比的藝術。

到故宮去，先得經過玉帶河，玉帶河漢白玉石欄石橋，秀氣得很，過去是禁衛軍的最後一道防線。現在只剩下幾尺長的鯉魚遊來遊去。有人說這些魚到受封成精了。這當然是無稽之談，不過它在水裏得自的活着，既不怕人又沒有什麼干擾，只可說它是養尊處優的餘孽之一個。

天安門五個大門洞，十幾丈高，夏天是很好的乘涼地。給你的印象是極偉大開闊。只若是活在詩裏，一定要想起滿抬起了頭。尤其七八尺立方整塊的石頭路，在那個時代究竟怎樣鋪成的呢？

如果進東華門或者西華門，過去上早朝的時候，皇上八

五四—三四六

馬車轎擁擠的可觀，據說朝霧迷濛，大官擠小官，玉帶河裏常常淹死人呢。你聽見這樣的故事，再看見：「官員人等，至此下馬」滿漢全文的石碑，無論是什麼心情，也要嚴肅起來吧。

「推出午門斬首」這是戲劇的台詞。可是當你到了午門，回想到過去，這裏是多麼嚴重的場合。有多少偉大的政治家在這裏飲恨吞聲。

游故宮越往裏走越要引人入勝。七十二角的角樓，赤金錚亮的金頂，象徵着最壯麗最偉大，進太和門就是三大殿的第一殿—太和殿。太和殿是三大殿中最大的一殿。非有重大節日和事情，是不在這裏上朝的。裏面當中是寶座，左右有龍徽，黃縵幔，滿殿的金匾，所寫的詞句多半是比廟裏「大千世界」的額匾，還要偉大得多。

太和殿給我的印象並不太好，我只覺除了過去的史實令你回想之外，這裏對稱的擺設，粗大的又不合實用的用具，都使你只有形式而無內容的感覺。從這點也說明了皇帝和老百姓的隔離。

中和殿在太和殿後面。跟第三殿—寶和殿一樣便朝的時候方才在這裏。不過中和殿陳列很多旗子，都是滿清八旗的標幟。

在三大殿前面有八口大缸，風曬銅包赤金。聲音淳厚。有許多龍紋。不過民初警察守夜，把金子都刮光了，現在只隱隱的還有幾絲金子的留痕。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交泰殿。這裏過去專藏玉璽。這一殿小些，當然和其他的殿一樣冷森森的。殿當中是寶座，左邊有個小銅獅子，右邊是銀鳳柱。當然也有匾聯，橫匾是乾隆御筆兩個大字「無為」上聯寫「恆久咸和迓天休而滋至」。下聯是「關雎麟趾玄王化之始基」。殿前右邊有個大時鐘。左邊是銅漏是上早朝的時間表，很華麗的兩層起脊亭子。當中有三個銅斗，一個接着一個，下面是滴漏水的地方，有香爐佛像，這一件東西雖然不太科學，不過沒有太陽的時候，居然想出這個方法來，不可否認的這是一件了不起的發明。

三大殿後面，東路是文華殿：陳列極多的文房四寶，奏摺，古畫。畫是郎世寧的多些。此外有寶器，鐘錶等等。不過許多都剩下空槽兒，裏面的寶石都給警察（？）和看守的人偷光了！

西路是武英殿，正和文華殿的內容相反。竟多是兵具和武器，鎧甲長槍。不但叫不出名字來，有許多簡直不知怎麼樣的使用。文華殿和武英殿雖然是配殿的樣子。裏面的東西給游人的啓發最大，這裏也最令人留戀不願走去。

後宮就是三宮六院七十二偏妃的住處。僅是住處而已。拐灣抹角的一間又一間，長長的帳幔，粗厚的門簾，既不通空氣，又得不到光線，縱使香妃的[illegible]，自得[illegible]紛，這種病態美也是環境所造成的必然。

故宮據說有一萬間房子。在明朝住了十萬太監，九千宮女。一直到溥儀出宮，還有一百多宮女，五百多太監。這裏夠大的了。不但永遠地使游人神往。許多過去的太監宮女，有時是一步一跪的跪到太和門前，有時進後宮對過去住的地方放聲大哭一場。

萬壽山是祝賀西太后萬壽無疆而定名的。在北平的西郊

，有大馬路，黃包車只要兩毛錢。萬壽山的好處是地點好，久居城市裏的人到這裏逛一逛的滋味迥不同。

萬壽山的門前十分寬敞，並擺着四對銅獸。進門向南是文昌閣；文昌閣不算太大。據說裏面藏過一部四庫全書。銅牛在文昌閣南邊，身體的大小，和真牛差不多，斜臥扭着頭的對着昆明湖。原是鑄製的，用意是鎮壓昆明湖氾濫。可是牠祇顧睡覺，有一年昆明湖大水，差一差兒淹了北平。西太后大怒，聖旨斫去牛尾巴，果然牛醒，水也退了。這件事當然是姑妄聽之，不過到現在牛尾巴是沒配上，倒是事實。

十七孔橋沒有像片上的好。尤其北平的繡畫，把十七孔橋的倒影繡出來，配和着團月。只要你一想，這裏該多麼惹人哪！

龍王廟和銅牛的作用一樣：完全是鎮壓昆明湖。不過龍王是發號施令的上司，所以廟也輝煌。塑的像巨齒獠牙，金面藍頭。廟門平常不開，當你擠着門縫往裏一看，往往嚇得你打一個寒噤。

從龍王廟乘龍舟到對岸的萬壽山。先到石舫——一個巨大的石船，西太后把修海軍的錢修了萬壽山，這一個石船就變成了唯一的紀念品，雖然也是船，它只是文弱中國一個招牌；石船相當大，前後艄裏，游人俯視湖中的小鯽魚，多半是愉快和羨慕兩種思想的交流。

由石船上山，至最高處是排雲殿。從名字上也可以看出他的內容。不過也沒有什麼，只是一座銅亭子，飛脊雕樑，深黑綠色。看起來和一般的亭子一樣，實際上卻天衣無縫一塊整銅。

排雲殿是最高處。向西沒有什麼。向東有轉亭，還有兩箇六七丈長，三四寸厚的劍石，矗立在半山中。

沿着昆明湖萬壽山腳，臨湖，許多萬字形，福字，桃形，月形的窗戶，外面就是一百多間的長廊。長廊的每間都是紅漆和黑綠漆的，廊頂是繪着花草。每一間的花樣都相同，就像是一間一樣。有時數一數間數，往往數不清楚。但剛疲倦的坐在長廊的一頭向那一頭望去，越望越小。最後看不到了一個圓點。這一個縮影與靜寂，像一個哲學名言，你咀嚼吧，一定把你引向了無限的境界。它或痲痺或束縛着你，它也會被蕪俑同樣大的變化走了。何況面對着昆明湖，當綠波跳出水花的時候，你回想十幾年前，國學家王國維嘆人心變幻無常，他在這裏做了永久的安息。

這一帶名勝最多，再西向是玉泉山，一座白塔圍着浮雲。流出的泉水是昆明湖的發源。因為這一股水清澈，所以汽水的名字也拿玉泉山定名。

臥佛寺偏北，五丈長金佛，手支着頭躺在那裏。雖然永遠地躺着，可是康熙乾隆幾個皇帝都給他做了雙大鞋，到現在還擺在那裏。臥佛寺附近空地很多，可以團體在這兒露營。睡在山腰營裏別有風味，在深夜傳出臥佛寺的鐘聲：「鐺——」，那聲音給你由奏出一曲音樂，也滲透到你心房的曲徑。

香山有慈幼院，熊希齡氏創辦。最高處有一塊突出大石頭，名叫鬼見愁。許多遊人都爬上去俯視一下北平城。

八大處是八個名勝湊成的。寶珠洞有一個肉胎和尙，曾經給康熙治過病，受過皇封，面向東凝神正坐，好像太用心了，額上還起幾道青筋。這裏有白皮松，還有竹子，提到竹子太難得了，恐怕比南地裏看見一頭駱駝還珍奇。這裏有尺多長的金魚。這種金魚除了日本淺草公園有之外，別地還沒有見過。雖然日本也有，他們只是扔幾塊小面包喂喂而已，我們呢？低着頭，安靜地沉思。

大鐘寺在西直門外，每年正月初一到初五開放。裏面除了佛殿外，只有一口大鐘，八萬四千斤，上面滿刻一部金剛經，乾隆年製，八個大象拉來的。據說鐘聲迎風聽四十里。現在日本鬼不會拿去鍊鋼吧？恐怕要改成警報鐘了！

三海是中南海和北海。據說這是給香妃特別修的別墅。入民國之後才改爲公園。本來三海聯一起的，因爲範圍過大便分成兩部份。中南海和故宮平行，在故宮的西邊，裏面是一個小島，有萬字形的走廊平鋪海上。因爲和荷葉荷花相配合，所以景緻也別緻得很。瀛台是光緒被囚的地方，漢白玉的石臺石窗，合普通房子一間的大小，只有門並沒有窗子。當初不知道造這座房子的用意如何？恐怕和萬壽山的銅亭子一樣的性質，只是顯示着這所房子的材料和普通的房子不同而已。究竟爲什麽把光緒囚在這裏也是不可解的。不過不中彩，這所石室避炸彈是再好也沒有的了。

中南海划船的很少，冬天可以溜冰，總不如北海熱鬧。恐怕過去因懷仁堂是改治中心，有時間會禁止游泳。七七事變前日本鬼使幾十個白面犯到中南海的大門前，要求華北自治，都使中南海減了顏色。目前鬼子的要人們都跑到這裏來住，很好的亭子硬鋪着日本蓆子睡地鋪，不但毀壞了中國古蹟恐怕這裏已經不是中國人游息的地方了！

從中南海路過嚴嵩寫的金鰲玉棟橋，就到了北海。北海四季都是車水馬龍的。因爲游人太多了，停下的自行車和汽車，一列一列的擺成多少行。北海也是四週海水圍着一個小島。小島上面有一座小白塔，是北平最高的目標。有一座佛殿，裏面的千手千眼佛的塑工非常精細，小白塔向後面下山到了漪瀾堂，也是臨海半圓形的長廊，不過只是游人吃茶的地方，許多穿白服的茶房跑來跑去，雖然景緻很好，卻沒有萬壽山長廊安靜的耐人尋思。

漪瀾堂過海，對岸是五龍亭。五個大亭子也供人吃茶休息的。五龍亭向西不遠是『小西天』：人工造的雲彩，一層一層的堆起一座高高的山，因爲外面深浮着許多泥造的浮雲，所以從山下走到山頂，就像升了天一樣，不過年久失修，已經封鎖登天的大路，一塊一塊的彩雲仍然在四週漂浮。

北海是古色古香的建築，卻是新式的公園。冬天可以滑冰，夏天可以划船。划船麼？比東京上野公園不忍池要寬闊得多，因爲氣候可人，恐怕也沒有杭州西湖那樣的苦熱吧！

故都的名勝，故都的一切是說不盡的，雖然我沒有說出來，那更惹人的地方一定能夠健在，同時我也深信，她比一隻梅花還能夠支持，雖然在冷酷的氣氛裏。

旅途見聞雜識

藍士琳

客家人

廣東之舊廣州等府及潮州府人，稱其餘粵人為客家人，簡稱客人，謂其最後始來粵者也。按黃公度先生遵憲送女弟詩有云：「中原有舊族，遷徙名客人，過江入八閩，展轉來海濱，……」（人境廬詩草）。吉廚冰室云：「溫慕柳先生光緒嘉應州志方言跋尾曰：「嘉應州及所屬興寧，長樂，平遠，鎮平（士琳案：長樂今稱五華，鎮平今稱蕉嶺。）四縣，并潮州府屬之永安，龍川，河源，連平，長寧，和平，歸善，博羅一州七縣（士琳案：永安今稱紫金，長寧今稱新豐，歸善今稱惠陽。），其土音大致皆可相通。廣州之人，謂以上各州縣人為客家，謂其語為客話。大埔林達泉著客說，謂客家多中原衣冠之遺，其語言多合中土之音韻，其說皆有所據。余觀太平寰宇記載，梅州戶主一千二百一，客三百六十七。元豐九域志載，梅州戶主五千八百二十四，客六千五百四十八。主客之名，疑始於宋，故寰宇記九域志所載，皆分主客。而唐元和郡縣志載，開元元和之戶，皆無主客之分，元史所載，亦不分主客，疑其時已成無主之非客矣」。案，除溫先生所據外，客人尚隨處有之，北江之南韶連，其尤著者也」。士琳案，客人祖先，皆居中州，永嘉之亂，展轉南遷。迄今閩之西南，贛與潮之東北，粵之東北兩江及韓江上游，與欽廉，以及桂之柳州以南宜山以西各地皆有之。其在四川之榮昌，隆昌等縣及成都東郊者，則係由粵遷來。移殖南洋各島者，亦達數百萬。其人皆刻苦忍勞，清潔成性；婦女從不纏足。語言自成一系統，雖移殖遠方，亦不改變。研究史地有素者，多能道之。

昆明的山與水

——大學生徵文·評選第十六名——

國立東方語專 苑亭

一

西山是我來昆後所常惦記的一塊地方，久懷往遊的心思，可是，因為經濟條件的限制，直等這次團體旅行方得一償夙願，亦算是幸事了。

那天下午二時，我們一行五十八人，三三兩兩的，披着綺麗的斜陽，零亂的踏上了遊山公路。公路的兩邊，修竹遍野，松柏相間的當中，挺立着勁強的油加哩樹，織就蒼鬱的密林，雅靜的幽谷，眞如行韶光道中，衣襟皆綠，而心身為之一爽了。

在山腰的綠蔭裏，遊伴們為着採摘奇花，收集異草，常驚起山鳥，摸簌的搖落了綠中滲黃的秋葉，我拾起這秋的象徵，想把它製成書籤做為案頭的良伴。猝然間，我們聽到同學的震谷長嘯裏，混和着隱約的鐘聲，這悠揚的音調，好像來自山巔，又好像發自深谷，我們的心裏懷疑：「怕莫是弄錯了路線？」

但是，大家為了貪看眼前的風景，心裏雖是這樣的想，脚却依然不住的走着，幸好轉了兩個大彎，居然找到華亭寺的所在。寺門的左近，為聶耳的葬地，我們對着這一代藝人，民族的歌者，同致深摯的哀悼！

山門的內面，為一廣場，花木雜植，中鑿圓池，池裏菡萏，有如老去的紅顏，衣敗裙破，憔悴地倒在碧澄的水面；繞過荷池，便是天王殿，殿外有兩個面目猙獰的守門大漢，殿的兩側，塑有四大天王，正面坐一笑面羅漢，我們稱他為快樂神仙，在快樂神仙的後背，則為韋馱神像，兩眼如生，雄姿神俊，雕刻技術頗還不惡；過此為禪院，院中有盆花，有吊蘭，長綠的千年松，月開的四季紅，以其本性的優美，又加上人工的修剪，或似雷峯層上，或如圓拱佛門，洵屬美觀；渡過月橋，復登三級，至第二進的大雄寶殿，香煙繚繞，肅靜無聲；藏經樓是本寺的後廳，樓下設一壇，聞為沙僧受戒之所，兩邊庭院繁多，有名觀音樓，有曰雨花台，惜為時間所限，未及略事留連，眞是憾事了。

太陽落入了山窩，我們忽忽離華亭寺，橫越山谷，出叢林，入竹徑七彎八轉的，轉到了我們尋求的太華寺，寺址比華亭寺較高，而同是坐西朝東的古代建築，其門口有明征南將軍黔國公沐璘舊題一聯云：

梵唱數聲煙寺曉；
漁歌一曲海天秋。

切景切情，詞意清雅的是好對聯。寺內雖粉堊剝蝕，瓦破欄拆，而石路雅潔，徐步其中，正如置身蓬萊洞府，亦色皆空，塵俗畢淨；正殿橫額，有新題「如如不動」四字，供如來佛三尊，繞殿左出，地勢陡高，拾級而上，豁然開敞，得一樓，題曰縹緲樓。空無人居，塵封盈寸，惟落葉片片，輕敲曲欄，登樓東望，敵騎縱橫，家殘國破，勵久歷心底的往事。

自右而下，經過秋草密鋪的曲徑，高高低低的石級，小的樹，圓的亭，迂迴的走廊，殘缺的花廳，至大悲閣，轉望月台，是處可以俯瞰滇池的一角，燈光隱紅的昆明。這時黑幕已迷漫了樓脚，我們走馬

香花似的，又不得不帶着依戀的情懷，離開這昆明池上的古招提；一出寺門，雖夜色漸濃，而我們的遊興未盡，每個人都滿心滿意的，祇想攀登龍門，一探天下的奇觀！

體力孺健的同學，都鼓起勇氣，疾趨上前，祇有我們幾人，因是力不佳，仍然緩步而行，由廣闊的大道，漸次轉入於茅塞初開的猿徑，此時既沒有燈光，也沒有亮，惟彼此驚惕，當心滾下無底的山谷，而將荒野裏的頑石，每疑是蹲伏的猛獸，躺在道中的枯枝，誤認作夜出的毒蛇，有時脚踢樹樁，便駭一大跳！，在我們背後，好似老跟着飄忽的幽靈，沒有人敢回頭一看的，尤其是那遠處似微的鬼調，引起了絕大的恐怖，這時誰也不記得脚痛了，幾人屏住氣息，竄過去，竄過來，終于竄到了羅漢宮，這纔鬆了一口氣，放下心來。

團長幾位同學，復行攀索而上，徑三折，止於一廟，曰「張仙殿」，前爲峭壁，黑夜中，以爲無路通，及旁近求之，見豁然一洞，再用火柴照之，左壁石上，刊得「別有洞天」一語，下有路可走，乃魚貫而入，過石拱，至一平台似的地方，背依石壁，外繞喬木，復循小徑，又一洞，洞壁光潤，出洞徑，則有一形似半月，寬約三丈見方的石盤，坎山入，透一石室，內復就石鑿二佛，其岩柱上，刊一聯，聯云：

仰望宛離天尺五；
憑臨恰在水中央。

再前行，纔到了龍門石室，我們搜集廢紙，點着去照照上面，題爲「南天鏡海」，其兩邊石柱，正面有一聯，其詞爲

作孝作忠今古聖神常在；
允文允武山川風氣全開。

柱背面的對聯，爲四句通用的成語所集成的，雖說是成語，用在這裏，卻也雅趣橫生，別俱風味，今錄於此：

高山仰止疑無路；
曲徑通幽別有天。
柱之內側爲趙鶴淸所題；
躍步臨危，要把脚根立穩；
置身霄漢，更宜心境放平。

室中鑿有神像三尊，門外右壁，刊龍一，龜一，左邊則爲於驚濤駭浪的當中，出現一尙奮飛躍，紅鱗燦爛的赤鯉，合意射景，莫不嘆爲妙絕！

一會兒，面對着我們的東山，湧現一輪淸亮的明月，織那黯淡的淡素輝，活躍的倩影，輕盈的投到滇池的中央，粼粼的水波，跳躍着閃動的光芒，明滅的漁火，點綴着煙霧低迷的海空，夜風迴處，迷糊了海底的月，海底的星，帶來了故鄉深秋的涼意。

夜更深了，我們利用清淡的月色，踏着稀疏的樹影，同登此山最高峯的老君殿，站在這千仞的高崗，俯瞰碧玄，仰觀闊靜的海天，我們的心境，也隨着夜色深沈，而愈益淸虛愈益深沈了。

然後一個一個的，前搭後，後尾前，遵循磴徑，緩緩的，曲曲的，依着山勢東轉西折，小心地沿壁而下，同到羅漢宮，大家決計，再不走原來那條怕人的鬼路了，改從羅漢宮前面出脚，全爲松林裏面，寬闊的石級，同學們穿着樸素的衣衫，都洒上點點月影，踏着矯健的徐步於波光揺綠，松濤微鳴的中道，共賞這夜半的良景時，不知是誰的歌聲，悽涼惆悵，突破四野沈靜，掀動了遊子鄉思！

計由老君殿，經過一千三百零七磴的石級，達於山麓，完成全部行程，夜遊西山的計劃，憩息於廣漠空闊的海濱草地。

二

遊過了山，接着就想玩水。

這幾爲我心靈上一致的意欲，早餐畢，我們租了兩隻小船，猶充畫舫，輕泛滇池，趁湖風初起，舟子將二舟並肩繫住，升上白帆，不用槳，也不用棹，隨它輕接水面，劃破鱗浪，滌減漣漪，徐徐地航行

五四—三五二

於水天一色的湖心，稱情快意，舒暢極了。

湖面島嶼羅佈，東一個汀，西一個洲，經自然巧妙的排列，演成縱橫的港汊，一彎柳堤，慵懶的伸入湖心，直走龍門的山脚，將碧靜的滇池，分成類似兩個橢圓形的，那便是海埂，它正如洞庭的新堤一樣，金堤覆陰，在白楊蕭瑟，柳影扶疏的裏面一幢，半幢小巧精緻的別墅，伴立其間，份外地現出它的清雅，它的可愛，宛若一幅富有詩意的秋海圖。

我們大夥兒談，任情的笑，有的在洗他底手，有的在濯他底足，海底蓬鬆浮動的水波，青黃悅目，我隨手牽摘白蘋，採集苣蘭，編成花圈，織就錦筏，投入水裏，逗着過往的遊魚，陡鬧：「雲兒飄在海空，魚兒藏在水中。……」移宮換羽，歌喉婉轉，哀怨欲絕。我們仰首眺望，迎面來了一葉輕舟，清脆的盪出一浪一浪起伏而熟練的和諧音調，我們都情不自禁的同聲應和，隨着洋溢的歌聲，雙方的船身漸次接近，彼此注視，却原來是同樣乘興放舟的人兒。

繼餘韻漸杳而起的旋律，爲橫掠碧空的飛鴻，所投下裊然嘹亮的長鳴，還絕望似的尤音，激起了我似水般的心境，記得也是這樣的季節，爲了不願做敵人的順民，我們頓開奴隸的鎖枷，橫渡煙波浩渺的洞庭，在最後一天的航程裏，仰望着南飛的征鴻，低聲的說：「弟亭，珍惜你自己吧！不用惆悵我們今日的分離，到桂以後，我將請這些過往的使者，帶給你……。」五年了，當中經過星沙的烈焰，八桂的血戰，不知她是已埋骨黃沙，抑還浪跡人間？現在鴻雁又南飛了！我竚立船頭，目送點點的去鴻，浸淫於深深的回憶裏，有頃，舟已入於狹窄的汊道，大觀樓的景色，已楚楚在望了。

五百里滇池，它具有兩面的景色，半個似靜美的西子，半個似渀瀚的洞庭，在這雄偉的高原裏，確不失爲情人愛侶海誓山盟的聖地，雅士騷人的寵兒。

三

艄工繫舟下碇，我們棄舟登陸，入大觀樓，此地爲昆明名勝之一，裏面兼設科學館、圖書館及動物園等，樓台亭閣錯立水面，地位絕佳，可惜一切自然的美景都毀於近代的文明，現已汚俗不堪了。

過此便達昆明，同學晃夜回校，余往聯大，得會曾王二君。舊友重逢，暢談終宵，一傾別後的經歷，還顆麻醉已久的心，因受山水的滋潤，友情的灌溉，又得到了復活的生命力，乃歸而記之。

旅途見聞雜識

藍士琳

華表

墓前雙石柱曰華表，亦稱望柱。柱方而首圓，高而不刻字；其短而刻字者，謂之闕。四柱平立，上有橫石者，謂之坊。此古制也。吾鄉墓前石柱，有方形而刻字者，有形圓而短，但不刻字者，俗皆謂之華表，殊非古法　坊豎於通衢，墓前殊罕見。

桂遊散記（三）

張　明

五四—三五四

十一　平樂一瞥

平樂在清時爲府治，地瀕灕江之中，居桂林梧州之間，夏季水爲可通小火輪，故商業亦尚發達，但街道似欠整理。旅社以龍潭旅社最好。地方出產，以米蔴爲較多，沙田柚亦多出產，六七元可買一個，當地人喜吃油茶，爲一特別習慣。縣城附近可遊之處不多，一爲中山公園，一爲昭山，分述如次：

一　中山公園——公園倚鳳凰山而築，規模粗具，惜欠整理，內有圖書館一所，入門處多青樹排列甚整齊，并有動物鐵絲欄多具，但不見其他動物，僅有兔數對而已。內有一亭，建于池上，可以休憩，但橋欄等物漸見傾圮，亟宜修理。出中山公園不遠，入中正公園，此園面積不廣，規模甚小，但亦有其巧小玲瓏之處，據聞此係前清某衙署，近始改爲公園，可供市民遊息，受益不淺。

二　昭山——昭山略爲方形，因其狀似印，故又名印山。地當荼桂二江合流處，面積甚小。其旁另有一山，山麓有廟，曰令公廟，現已被軍隊佔用，這些地方，雖被列爲當地風景之一，可是據我們看來，似乎沒有什麼值得游賞的地方。

三　朱將軍墓——據說清軍南下時明末鎮西大將軍朱昱如奉命守平樂，不幸縣城被敵攻陷，乃殺其妻妾後，持刀自刎，經人葬之於北門外矮月西岡，現墓址尚在，可供憑吊，雖說此種行爲，愚忠可憐，然這一種責任感這一種武士道的精神，是值得後人們效法的。

十二　鍾山見聞瑣記

鍾山于民國六年始改爲縣，按縣治原爲富川之一鎮，經地方人請求，以距縣過遠，治理不易，始由富川昭平二縣各劃出一部而爲縣，縣城房屋尚不爲少，但商業不振，全市無一較大之商店，亦無一旅館，僅有客棧數家而已，我住于汽車站附近之楊粹然客棧，房費每日二十元，全係伙鋪情形，設備僅有一床一帳而已，此間縣政府，房屋建築不久，但是有一個特別的地方，縣府前門，額書「鍾山縣政府」五字，下款署「公僕〇〇〇」書，據云，此公即前任縣長也，公僕之名，雖常聽到說過，但是公然筆之于書而懸之縣府門前爲第一次。由此可見廣西的民治精神，確有較別省比較進步的地方。

在此晤縣府職員莫君，莫君爲富川人，距此不遠，我問他富川龍鬚草席的情形，（富川以產龍鬚草席著名）他說：「此種草席之製造，在縣城附近十餘里之某鄉村中，約有十餘家可製此席，草出自山中，其技術甚祕密，不肯授人，故製造不多，產量甚少。」由此使我想到長沙湘繡力生產的神麵製法，只傳媳婦，不傳女兒的情形相同。無怪乎中國科學之所以不能發達，一切技術之所以流傳不廣！可嘆！可嘆！

十三　八步與賀縣

八步——八步爲廣西四大鎮市之一（一爲融縣之長安，一爲賓陽之蘆墟，一爲南丹之六寨。），市面頗繁榮，有現代都市風味，旅館以五洲酒店東方旅社爲最好，設備清潔，不亞于桂林之大旅社，每日房費較好者四五十元，次焉者三十元，餐費每餐十四元，即可一飽，尚不爲貴，（三十二年下半年情形）尤以此地電燈異常光明，遠較桂

柳塔地爲好，沙田柚子特別價廉，五六元即可購得一個，如過鄉下人自挑上市者則即三四元亦可購得一個，較桂林市上約便宜二倍以上。無怪乎此地之人大批購買藏貯，隨時食用，這也此地人的一種特別享受！在此處各餐館門前，都用鐵絲籠裝有大蛇穿山甲等物，以供嗜者購食，「龍虎門」的味兒，在此可以嘗到。

在此得晤李專員新俊，李先生少年英俊健談好客，確爲難得的人物，他同我談到八步礦業的盛衰情形，談到他的建設計劃，談到開闢河道的計劃，他最是一個有猷有爲的新人物。他打算開闢一條運河連接八步經鐘山以通桂江，工程不及十里，可以使八步與桂林的貨物運輸，縮短一個月以上的時間，他說：桂林目前正鬧着煤荒，而八步西灣之煤，却堆積了二萬多噸，無法運出，以致礦局資金大感週轉不靈之苦，假如他的開闢運河的計劃實現，這一個矛盾，就可以完全解決了。

據云：八步礦產，主要者爲錫，其次爲煤，極盛時期，機採公司達三十九家，（今僅三家）年產錫約三千六百噸，近因官定收購價格過低，公司十九已歇業，產量年僅四五百噸而已，資本主多爲粵人，而礦工則多爲湘人，本地之礦地所有人，則僅收總產額收入百分之二三利益而已，現在礦業公司倒閉者達百分之九十，工人失業者達三萬餘人，機器無人收買，則改作廢鐵出賣，此項機器，將來如再向外國購買運輸時間，亦至少在半年以上，殊屬可惜！此間錫之品質甚優，在世界市場上亦頗具聲譽，名之爲「賀錫」，惟礦砂中所含純錫成分，不及雲南箇舊之所產，箇舊爲百分之三十，八步所產爲百分之七。

十月二十四日，偕專員公署莫科長平桂礦局莫處長乘汽車至觀音岩參觀電力廠，全部機器均在岩洞之內，爲此間最大之動力廠，以前供給八步電燈用外，主要即爲供給採礦公司之動力，近因採礦公司大多歇業（以前爲三十九家今僅有三家在勉力維持中，各虧折公司，大多將機器打碎，作廢鐵變賣，實屬可惜），電力過剩，此電力機器，在廣西最好，在國內亦居第二位。嗣至西灣參觀煤礦，據云：礦井深達一百公尺（約三百市尺），工人與煤上下均用升降機，據云現每日產額約二百噸（一噸＝二十担），近因運輸困難，存煤已達二萬噸，無法運出，以致資金週轉不靈。此間煤價每噸三百元（以前爲一百五十元），而桂林煤價，幾達三千元，因由此地運至桂林運費即需三千元左右，故不致起運，貨不暢其流，亦屬可惜。

嗣至煉錫廠，廠已停火，據云：以前每月可煉精錫四百噸，今則僅月可煉七八十噸之譜。

八步馬峯岩——此岩亦係平地突起，岩洞甚多，左旁有十七亭，沿山麓而行有麗澤岩、馬峯二岩、馬峯大岩，此洞內容寬敞，可容約數百人，有上下二層，均有蝕極長機，予以身體未能得入，予有徐霞客之興趣，而無徐霞客之勇氣，實爲恨事。再行爲璚環岩、樂此岩、華蓋岩、忘機岩、通理岩，環山岩洞大約不下七八處之多，如能加以點綴，自爲勝地，附近地帶，即闢爲中山公園，二三年後，當另有一番新氣象也。嗣至八步撫養院，自外觀之，房屋雅靜，內爲適當療養之所，據門前標誌此院爲八步各界捐資修建者，廣西人之急公好義精神頗爲難得。

賀縣——賀縣縣城，距八步僅二十公里，乘車往返甚爲便利，城內甚荒涼，商業極冷淡，但民房不少，祠堂甚多，一個不折不扣的古老城市，城內亦有中山公園，規模尚不惡，惜欠整理，漸見荒蕪，內有漢鐘塔，掛銅鐘一，據云係南漢時古物，擊之，聲音洪亮，臨江有大觀亭，此外尚有船亭、中山紀念亭等處，惜均漸見傾圮，夜閱賀縣志，知明時賀縣曾出一皇后，係明孝帝之生母，邊徼小縣，有此光榮，這也是一件值得驚訝的事情！

十四　全縣靈川與永福

一　全縣——全縣清時本屬湖南省管轄，後以道縣與湖南交換而改屬廣西，地方一切習俗，大致與湖南相似，而與廣西迥異，例如

五四—三五六

廣西女人平時均赤脚，穿草鞋，下田操作，挑水擔柴（桂林女人亦如是），而全縣女人則不然，據縣府職員譚君說：「桂省女人均能勞苦操作，自立生活，不仰賴男人，桂南各縣女人，晨起卽以小兒置木盆中，旁置粥一碗，餓時供他自吃，她自己則出外工作，或下田耕田，或出外貿易，或爲人挑物，終年胼手胝足，絕不坐食以待男人之扶養者。」，這是桂省婦女的一大特點，我想假如全國婦女都能像廣西婦女一樣操作的話，整個國家的生產，一定大爲增進。

全縣的特異宴客風習——我到全縣後，承縣黨部及參議會諸君邀宴，在這兒我看到一種特別的宴席習慣，此地宴客，不用高椅高櫈，而用矮櫈圍坐，中置火盆，盛以火鍋，所有生鮮菜肴，均用盤碟盛置，于火盆之周圍，隨吃隨下，其味特別新鮮，這種吃法，旣實在，又新鮮，但亦有特別風味，我走遍東南西北各省，看到還種味兒，却還是第一次，又據云興安靈川一帶的宴客，大致均如此辦法。

湘山公園——全縣縣城附近，可以遊覽的地方，似乎只有一個湘山公園。湘山公園，原爲湘山寺，在城西約一里許，俗稱壽佛寺，其大雄寶殿中，有十八羅漢，塑像逼眞，各人表情，各不相同，又就地上各種岩石，雕成各種禽獸魚介之形狀，極肖眞物，又有和尙臥像一具，頗精緻，殿後有寶塔一座，高七層，頗雄壯，據云爲寂照大師圓寂之處，其山頂有飛來石，因時晚未能去遊。

豐富的錳鑛——全縣爲廣西一等縣，地方富庶，物產頗多，如米麥棉花百合等物，均爲該縣大宗出產，而蘊藏的錳鑛，尤其特別豐富。據說縣城附近山上遍地皆是，鄉民僅用鋤一具卽可前往挖掘，不問其他手續，亦不花成本，惜近日價格過低，以致貨棄于地，無人過問，殊爲可惜！

二 靈川——靈川爲桂省小縣，縣城距桂林市約六十華里，由桂林乘火車至靈川，約一小時可到，由靈川車站至縣城約三華里，縣城內眞是滿目荒涼，遍地都是碎瓦頹垣，全城無一完整之屋，據云二十九年敵機在此狂炸一次，迄今尙未復原等語，我初到此地以覓旅社不得，僅得一破敗之客棧，破屋一間，漏洞甚多，僅能避雨而不能蔽風，但亦日索房租三十元，此地平時無商業交易，只有逢到墟期，才有人到縣城買賣，在此我看到一個鄉下女人用白布包飯一包，中午就在飯館火盆上烤熱就吃，用此果腹，鄉民生活之簡單，眞使吾人有意想不到之處！

靈川距桂林很近，有錢的人，大都住在桂林市區之內，所以市面冷落得極爲可憐，此地的人吃飯，也是用矮櫈圍火鍋而坐，與全縣習慣相同，永福也是而此。

永福——永福也是桂林附近的一個小縣，人口約五萬左右，縣城內僅有一條街道，除三日一墟外，平時也很少有商業交易，據唐縣長云：該縣縣稅征收處主任某與財政科長串通舞弊，案情重大，如大頭小尾，私出空白收據，並私印稅票。據查出私印稅票一部份，卽達二十萬元之上，此案財政科長已經縣政府判處死刑，征收處主任則判十二年徒刑，近來稅收已較前增加一倍以上等語，在這個年頭，貪污案件，到處可以聽到，眞令人浩歎！

據該縣科長蔡君云：該縣人民教育程度，極爲落後，全縣十個鄉長，僅有一個人曾受中等教育，全縣二百四十多個小學教師，僅有八人合格，文化水準之低落如此，這眞也是一個値得令人注意的嚴重問題！

在這裏，我還見矮嶺鄉的蔡鄉長，他同我談到公耕的事，他謂鄉公所，今年向私人租佃田地八十畝，每甲負責公耕二畝，每戶一年僅出三工，卽可辦妥全部耕耘收穫的過程，今年可收淨谷約一百二十石，這也是充實鄉財政的一個辦法，貴州的吳主席在他的花谿閒話上曾經說過：「多用民力，少用民財。」我想這個辦法，與吳主席的原則相符，總是値得模仿的一個好辦法！

十五　遷江與賓陽

一　遷江——遷江距柳州一二三公里，本來由柳去遷江，有二條路

綫：一是沿公路乘汽車達遷江，一是乘火車至來賓，再轉乘合山煤鑛公司之輕便鐵道至白鶴隘（合山煤鑛公司所在地），再步行十八里，即抵遷江縣城。前一路線（公路線）車費較大，後一路線（鐵路線）車費較省，故行人多趨此一路線，以資節省。我此次係採後一路線，由來賓水落站至白鶴隘站，約三小時可達，當卽雇一挑夫（女人）挑行李至遷江縣城，寓新雄興旅社，此旅社係新近建築，被帳均極清潔，頗為難得，在此處，我遇到了一位安徽的段女士，她能操普通話及廣西話，她同我談到幾件故事，她說：她是戰後至柳州的，曾在柳州法院工作，但是因為物價高漲，薪津收入不足維持生活，乃棄官經商，據她說：，由遷江運紅瓜子至柳州，每月約可賺一萬元左右，比公務員收入三倍不止等語，她又說：安徽女人因桂軍駐皖甚久，多有嫁桂人而隨之入桂者，但後因家有前妻，詬誶之事常見，且因其前妻多用呪水，使其丈夫服後，其丈夫郎于無意識狀態下痛打其後妻，（安徽人）據云其後妻因此而自殺者，常有發生，究竟此項呪水如何構成？效力如何？還是值得研究的一件事情。

遷江位紅水河之南，縣城市面，僅有街道一條，頗為冷淡。地方出產以合山之煤鑛為最有名，現有合山煤鑛公司，係資源委員會中國銀行，與廣西省政府合辦，所產之煤，為黔桂鐵路燃料之重要來源。

該縣稅捐征收處對于三十元一餐之客飯，亦征筵席稅，似不免有涉及苛雜之處，還是不合中央法令應當改良的地方。

二　賓陽——賓陽離遷江四十七公里，汽車約二小時可達，我寓新市場賓陽大旅社，新市場離城約二里許，為公路修通後之新興市場，附近有中山公園，範圍甚寬廣，內有小山一座，山上有小亭五間，據云均係前任各縣長建築，以作紀念者，惜欠人工培植，無可欣賞之處。

賓陽以出產瓷器出名，廣西企業公司曾于賓陽之蘆墟設有瓷器廠一處，製造各式瓷器，惜因當地無水道，運輸困難，貨物運出，全賴人力車運，故出產不能太多。

蘆墟為廣西四大市鎮之一，房屋頗多，市面亦相當繁榮，據云此地手工業極為發達，如製傘業、捲菸業、製針業、瓷器業，等均極一時之盛，善于模彷，技術亦巧，因之銷路遍于全省，而尤以賓陽傘為最出名。

旅途見聞雜識

藍士琳

方丈

僧寺內有書方丈二字者，蓋主持所居處也，按方丈謂一丈正方之面積。唐太宗時，王玄使西域，有維摩居士石室，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故云方丈（潛確類書）。俗亦稱主持僧曰方丈，猶儒師之稱函丈也。惟今之主持僧，多不能守其教義，甚有從事政治活動者，而其所居處，則往往棟宇宏開，陳設華麗，人非維摩，室逾方丈，名不符實，殊可怪耳。

五四—三五八

台灣經濟資源

陳純仁

一

台灣的經濟資源，向以農業爲主體，就是到現在，工礦業還是處於附從的地位，但這一切完全是我漢人移殖開墾經營與努力的結果，這一段歷史，確是一段艱難的歷史，現在說來，台灣可算是我們中國的老淪陷區啊！

遠在三國時候，我漢人就已浮海東來，其後經隋唐的經營，元明的設治，人口漸多，荒蕪漸闢，雖然在世界殖民角逐時代，葡萄牙的商船，羨慕過台灣的美麗，西班牙的艦隊，蹂躪過台灣的「雞籠」，荷蘭竊據台灣，且達三十七年之久，但是殖民競逐的最後勝利，還是屬於我們中國。在鄭氏二十三年的開闢草萊，宵旰治理，台灣才有聚邑，才有稻田，才自蠻荒之野，漸成文化之邦，燦然爲文明人類的鄉里；更經劉銘傳劃界分治，慘淡經營，又才有今日的台灣，台灣是完全由中國開發出來的！雖然日寇佔領台灣：也有五十幾年，但今天台灣又毫無疑義地要重還故主。我們展望着未來光明的前途，對於台灣，更寄以無窮的希望。

可是我們今後對於台灣的建設大計，那又眞是經緯萬端，究竟如何除舊佈新，如何因應損益，又如何融爲一體，力求進步，並謀而對於世界和平，有所貢獻，這在現在確是一個重要的課題。本篇爰就台灣的經濟資源方面，略加敘述，以供國人參考，亦未始不有一點補益。

二

台灣在經濟上的發展，所受自然環境的支配，至爲重要，一是地形的限制，一是氣候的影響，其實地形與氣候，也就是構成一地自然環境的兩大因素。

台灣正如海南島一樣，島之中部是一濃林密佈的山嶺區域，劃全島爲東西兩部：台東山脈且迫近海岸，陡峭平直，也少天然港灣；西部則完全與東部相反，因爲有河流的沖積，形成廣闊的平原地帶，田疇相望，溝渠縱橫，面積約佔全島五分之二，是經濟最稱發達，富源所在的地方，不過東部山地區域裏，也間有沿海的狹窄平原與河谷平原，因爲密邇高山，面臨深海，面積極爲狹小。

台灣眞正的位置是在東經一一九度十八分，至一二二度六分北緯二十一度四十五分，至二十五度三十八分之間，北迴歸線適橫穿於全島的中部，所以中部地方，與廣州相當，南部尖端，則與廣東南界等高，而北部的基隆，則平行於曲江或桂林，就整個全島說，是它位置於亞熱帶及熱帶之緯度上，南部屬於熱帶氣候，北部屬於亞熱帶氣候，「諸羅雜識」

裏有云：……「氣候與薛泉相似，熱多於寒，故花則經歲常開，葉則歷年不落，春煖獨先，夏熱倍酷，秋多烈日，冬鮮淒風，四五月之交，梅雨連旬，多雷電，山溪水漲，秋及春，則有風而無雨，多露少霧，田禾播種以後，亦喜露而畏雨，至月早昇，地常震，風發不時，此一郡之大概……」從此，更可以有進一步的了解了。

還有台灣是位於東亞季候風區範圍之內，冬季裏，亞洲北部的寒風，吹越太平洋，台灣便利着東北風，但已經越了漫長的海面，對於台灣氣溫，很少有冷流侵襲的影響，夏季裏，東南季風帶來了大量的雨水，對於台灣氣溫，又多調節的作用，加之台島附近，又有黑潮熱流，由南北流，因此雨量實極豐足，「卡司好約」一地，年雨量達七、三四〇、六公厘，是世界雨量最多地之一。

正因為有這種種自然環境的支配，台灣的經濟資源，還是以農業為主，林業漁業為副，雖然在日本統治台灣的幾十年中，為了要使台灣作南進的基地，積極發展工礦事業，並以本國若干輕重工業，移植台灣，但台灣農業生產的價值，仍佔全部生產價值的四分之三，直接從事於農業生產的人口，亦超過人口的半數以上，加之日人在台的工業建設，又皆以其本國利益為前提，對於台民生活以及國防經濟的發展，那是毫無足道的。

三

這裏我們就該說到台灣的經濟資源了；為着易於明瞭起見，姑且分為食物資源與飲料資源，建築資源，金屬資源以及動力資源，在這四項中，自然以食物與飲料資源，要佔着首要的地位。

一．食物與飲料資源方面　台灣最著名的產物，有米、甜薯，甘蔗、香蕉、波蘿蜜、落花生、小麥、玉蜀黍、茶葉等，另外還有魚類，茲一一分述如下：

米　在台灣所有的耕地中，有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是用以產米的。米在台灣，確佔居農產的主體，其產區幾遍及於全島之平原地方，尤以西部平原的台中台南兩州為最盛地帶。在平原中者，皆為水稻，沿山麓一帶及山區谷地，全恃山區細小河流灌溉，亦分布有旱稻，更因為氣候關係，每年可收穫二次，第一次在十二月播種，次年二三月插秧，六七月收割，台人都稱之為早米，第二次在五六月播種，七八月插秧，到十月左右收割，台人稱之為晚米；以一般而論，北部早米收成較佳，南部晚稻收成較佳，米質都很精良，遠非中國米所能及，過去對中國輸出數量亦復不少，但台米不合日本人的胃口，曾經有一個時期，停止輸日，後來經過農業試驗所的種種試驗，採取台米與日米的合種，產生一種新米—蓬萊米，才為日本人歡迎，大量輸出，變成了日本糧食補充的倉庫。據一九三八年統計：約產米九、八一七、〇〇〇石，其中半數供給本島食用，其餘半數，多輸至日與中國淪陷區一帶。

甜薯　甜薯是台灣人主要的食品，除一部份直接作食料外，還可充作製澱粉的原料與提鍊酒精。大多種植於沿河冲積的沙區，及山坡地帶，分佈之廣，僅次於稻，但是主要產地還是在台南一帶，約佔總產額百分之四十五。全島產

量，據一九三六年調查：計有二、八六八、九六五、六〇七斤，其中有一萬萬餘斤輸至日本。

甘蔗　台灣因土地與氣候關係，宜於種植甘蔗除澎湖羣島以外，差不多各地都有種植，蔗田面積，共佔全部耕地面積百分之十，其中尤以台灣一帶爲最發達，據一九三八年統計：全島共產一、七〇七、六五六、三〇〇斤，也是重要的經濟作物之一。甘蔗製成糖與砂糖，過去都用土法製糖，自經日人新渡戶氏改良以後，產量大增，現計有新式糖廠，約五十餘所，所出糖類，自用很少，大多輸到日本要總輸出量百分之五十，居出口貨之第一位，所以「台糖」是名聞於世，在世界上僅次於印度古巴爪哇，而居第四位置，其輸出港口，是高雄，一部份直接去南洋，一部份經基隆往日本。

香蕉與菠蘿　香焦產於台中高雄兩州，及東部沿海一帶，味鮮美，是果類中最珍貴的食品，據一九三六年統計：共產三二九、五〇八、〇〇〇斤，大多輸往日本，菠蘿產於台南一帶，據一九三六年統計：共產一一〇、一五六、〇〇〇斤，大半製成罐頭，亦輸往日本。

柑類　台灣柑類果品，種類很多，且味極鮮美，和我國粵閩所產的一樣，有雪柑、文旦、柚等，大多產於台南一帶。

鳳梨與龍眼　鳳梨與龍眼，都可算是台島的良產，台南台北，均有出產，尤以龍眼，我國稱爲桂圓，是一種富於滋養的果品，每年九十月是收獲時期，市衞小販，業此者甚多，據一九三六年統計，約產一千九百多萬斤，是年鳳梨，亦產有四十五萬斤。

麥類　台灣大小麥，產量甚少，每年僅有數萬石，多在台中一帶。

玉蜀黍與落花生　玉蜀黍多栽植於山腰，產量不豐每年僅有數萬石，尙不足食用，惟落花生則較普遍，全島各地，皆有出產，可作食料，亦可製油，據一九三四年統計：共產五六六、一八三石，輸出甚少。

茶　茶是台灣唯一的飲料資源，也是台灣對外貿易輸出品的大宗。其產地在新竹台北兩州，自台中以北，沿山麓丘陵區之斜區地帶，多能種植，每年可採十二次之多，據一九三六年統計，粗製茶產量爲一八、〇八一、四二六斤，價值七、四二一、五九九元，精製茶產量爲一七、四八五、七八三斤，値一一四八六、〇〇九元，其種類有烏龍茶，包種茶、黑茶、綠茶、粉茶等，尤以烏龍茶包種茶爲最佳，前者過去輸到美國，後者輸到南洋，現大半輸日。

魚　台灣四面環海，魚族豐富，尤以東岸一帶，因亦適應流關係，更爲豐富，北部海面盛產鰹、鮪、連子鯛、旗魚等，東部海面，盛產旗魚，鮪、花魚、鯉等，西部海面，盛產鰡、鯽、鯧等，南部海面，盛產貴花魚、鮪、鯉、鯛等，其中以鰹、鮪、旗魚及連子魚爲上乘，此外各種海產均富，基隆海面還有珊瑚。據一九三六年漁產統計：共爲七七、〇〇〇公担，但台灣每年還由日本輸入乾魚及鹹魚甚多，這不是台灣的漁產，不能自足自給，而是台灣的水產製造業，不發達，不能製成罐頭，長期保存，輸往外洋，而日本乃以價格低廉之漁產，傾銷於台灣，使台灣漁業，居於附庸地位。

二・台灣的建築資源　換一句話說，也就是台灣的森林

五四—三六〇

，台灣多山，加之氣候濕潤，林地的面積，極爲廣大，共有二百五十萬公頃，要佔台島的全面積三分之二，所有森林，根據地勢的高低，可以分爲四類：在平地上的屬熱帶林，稱爲榕樹帶，自五百公尺至一千八百公尺的低坡，屬副熱帶林，以常綠闊葉樹屬之，自一千八百公尺至三千公尺爲溫帶林，面積不廣，自三千公尺以上的林區，稱寒帶林，盛產針葉樹類：總計林木種類，約有五百多種，以樟樹，紅檜，扁柏，榕樹，椰子，檳榔，竹，松杉，等較爲普遍。

樟樹　樟樹產於熱帶上部，至副熱帶山地，是台灣森林中，最有價值的樹，高自十餘丈，以至數十丈，葉子像卵的樣子，經冬不枯，終年常青花小淡黃果黑色大如豌木材的肌理很細，有香味，可煎製成樟腦，所製的樟腦，在世界上居第一位，佔世界總產量之七成，據一九三五年統計：樟腦輸出值八百萬日元，三分之二是輸到外國，三分之一是輸往日本所以台灣的樟樹，全係拿來製煉樟腦，而不作建築材料用了。

紅檜與扁柏　紅檜與扁柏，也是台灣比較珍貴的森林，屬溫帶林，尤以扁柏樹大，其直徑有達二十餘尺者，且含有多量脂膏，氣味香郁，又能經久不爛，這是他處所沒有的木材。

檳榔與椰子　檳榔與椰子，都是屬於熱帶林，生長在山麓旁邊，所結果實，却不甚肥碩，惟台人多喜食之。

竹林　竹林分佈於平原地帶，極爲普遍，可謂到處皆有，數十竿爲一叢，遠望若柳，既無蕭疏之致，却有經濟價值，可製竹器與編造房屋，部份造紙。

松與杉　松杉多分佈於山區之上部，屬寒帶林，面積與數量，皆稱最大，可用以製作普通傢具，及作燃料，尚不算優良之木材。

至於台灣全島的現有林區，那要以阿里山，八仙山，及太平山三處，最爲著名，採伐亦極興盛。阿里山是台灣最古的林場，有熱帶林，也有溫帶林，蓄積木材極多，林區面積一，共達一一，〇〇八公頃並設有登山鐵道，專門運輸木材，至爲便利。八仙山在台中州，多■針葉樹與闊葉樹之混合林，林區面積，計共有一六〇五七公頃，較阿里山爲尤廣袤，但不及阿里山之濃密。太平山在台北宜蘭平野，及濁水溪上流一帶，森林里林桐很好，儲材亦頗多，林區面積，計有六三，一七七公頃，比上述兩區總數且大一倍，其針葉樹的蓄積，共達三八四，四八八一五九公石，闊葉樹的蓄積，達五一、二三八、一七四公石，前途發展，大有希望。

三．金屬資源　在台灣所有的資源中，比較不重要，這固然是因爲台灣的礦藏，不甚豐富，而且金屬的開採，又遠在日本占領該島之前，礦藏既早經被開採，其產量自然逐漸減少，直到最近，還依然沒有增加的趨勢，依照一九三六年的統計：台灣所有礦產總值，有二八、七二七、〇〇〇元，在全部生產事業中的總值，只占到百分之一可是日本本身，就是個先天不足的國家，尤其是礦藏格外缺乏，於是對於台灣的這點點的產值，也就分外看重了，礦產中比較出名的，有金，銅，硫黃等數種。

金　台灣金礦，多在北部，有牡丹坑，瑞芳，及金瓜石金礦合稱台灣三金山，開掘最早的爲牡丹坑金礦，後因辦理

不善，產量甚少，就和後起的金瓜石金礦合併，現在僅存有瑞芳與金瓜石兩大礦區，由台陽礦業公司開採，並都用新式機器開採，而且礦區設備，亦極完美，兩礦坑夫均有一千二百餘人，据一九三七年統計：共產三千五百公斤。

銅　台灣銅礦蘊藏量也不少，現在開採地方，還是在金瓜石，附屬在金瓜石礦區內，這裏還含有硫砒銅礦；據一九三七年統計：共產二千六百公噸，其他地方，像台北州的富太銅山，花蓮港廳的銅文蘭，也藏有銅礦，經過試掘以後，因為產量不多，大半均已停止。

硫黃　台灣最早出現的礦產，就是硫黃，在西班牙據台的一個很短的時期中，就已經大量採取了，再加之現用新式的開採方法，產量大增，大半均產於台北大屯火山彙，宜蘭附近，也有出產，其硫礦含硫質約百分之三十四至百分之八十，有純黃色及暗灰色兩種，據一九三五年統計：共產一、〇七一噸。

銀　台灣銀的產量甚少，在花蓮港與秀姑巒山附近，每年產量尚不足十公噸。

水銀與磷　台灣水銀，出產在三金山，磷產在澎佳嶼棉花嶼與澎湖羣島一帶，產量極微。

四．動力資源　就是使機械活動的一種原動力的資源，這種資源，在台灣全島，只有煤，與石油，水電，三種。

煤　台灣煤田多在台北，尤以極北的基隆一帶為主，這是台灣煤礦的中心區，其產量占全島產額百分之九十，近年來新竹州台南州，亦有採掘，產量逐漸增加，據一九三七年統計：共產一、八五〇、〇〇〇噸，其中以輸到日本為多，不過近年來因為日本在台新興許多軍需工業，對於煤的需要數量，突然增加，也就很少外運，不過台島煤礦蘊藏量，據估計有四萬萬噸，我們假定每年開採二百萬噸，那就可供二百年的開採，這確是一個可觀的數字。又台島煤質有柴煤與油煤兩種，柴煤的黏結力很強，可作一般機械的燃料，油煤可製造瓦斯，及焦炭，惜因開採方法，未能盡善，所以煤質脆弱，常成粉末。

石油　台灣石油，分布甚廣，全島發現油田，有三百餘處，不過現在開掘的僅有新竹州之出礦坑及後龍溪兩岸，據一九三五年統計，共產汽油六千噸，煤油二千噸，械油四千噸，為量殊微。

水電　台灣水電的環境極佳，深山大谷，水流湍急加之雨量又盛，故易於利用流水發電，其最早經營者，是在台北，利用南勢溪的急湍，設置六百六十四馬力的發電場其後相繼設立小粗坑，（基隆））竹仔門，（台南）后里莊，（台中）日月潭（台中）諸水電。以備南北中部各大都市之用，其中以日月潭之水力發電，能達十餘萬匹馬力，不僅在台灣是首屈一指，亦舉世所知名。

四

日本統治台灣，已經五十年了，在這悠久的年代中，其對於台灣的政治，文化，教育各方面的設施，我們姑且撇開不談，單就經濟方面而言，那只是榨取榨取，最後還是榨取，榨取者自然是大和民族，被榨取者是台灣同胞，經過了五十年的榨取，台灣是成為真正的殖民地化了，具體說來，這

種經濟榨取，可以分爲下列三個時期：

一　原始性的佔有時期　從一八九五年日本佔領台灣後開始，一直到一九一八年爲止，因爲日本本身資本單薄，技術幼稚，無力開發台灣富源，經營企業，就採野蠻手段，任意剝削，諸如沒收森林，强佔土地，實施鴉片，食鹽，樟腦等，專賣，遂使台灣總督府的財政支出，不僅能自足自給，而且還能援助東京政府的財政。

二　殖民地的剝削時期　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一年爲止，因爲日本經過世界大戰以後，資本澎脹，產業技術，也有了相當的進步，加之台灣原始的經濟資源，也被日本沒收乾淨，再也不能掠奪了，要加强經濟剝削，只有投資興辦產業，從勞力與市場上着想了，三井三菱藤山等財閥，都帶來了大量的資本，前來投資，諸如製糖，製茶，採礦，製菓，製材築港等，公司，都一一設立起來了。

三　帝國的管理時期　從一九三一年起，到這次大戰爆發時期爲止，因爲日本資本主義，已發達到最尖銳的階段，全世界各資本主義的國家間的經濟鬥爭，亦愈演愈烈，日本爲了滿足其侵略的慾望，就開始建設軍事工業的台灣，作爲南進的資本，舉凡一切有關軍事工業的建設，都全由國家管理，諸如燃料工業，飛機工業，化學工業等，都紛紛新起，於是台灣人也就不能經營自己所願意的事業了。在日本人說，這是把台人由同化主義，進展去「皇民化運動」，可是台灣人披上「皇民」的襟衣，其生存的困苦，亦日益深陷在泥沼裏了。

然而現在却是敵人總崩潰的時候了，我們收復台灣，那也是眼前的事情；戰後台灣經濟的復興，這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我們除了要在台灣開墾荒地，培植森林，發展一切生產事業，以外，還要整理台灣金融，加强中台間的經濟關係，必須使台灣的經濟組織，能夠現代化使台灣的生產事業，完全工業化，以消滅日本的台灣殖民地化的詭計，而達到建設台灣改善台民生活的目的，這不僅對於中台，都有利益，就是對於世界和平，也有莫大的貢獻。

旅途見聞雜識

藍士琳

巡捕

抗戰前，上海租界之警察，俗稱巡捕；警察所則曰巡捕房，簡稱捕房。按清代各省督撫衙門，外設巡捕，門印，簽押三處。巡捕分文武兩種，分掌宣傳護衛之事，與警察職務不同。北京設巡捕營，猶各國之警察總監部也。清末嘗置巡警部，後廢，改設巡警總廳，各省則設巡警道，世遂稱其人役曰巡警。上海租界之巡捕，與督撫衙門之巡捕異，乃巡警之誤耳。

生活在永興

——大學生徵文・評選第十四名——

國立浙江大學農學院 鄧恢煌

永興概況

永興從前是黔北湄潭縣的一個小村落，明萬曆二年方建爲場，因爲它扼湘黔交通的要道，爲黔北的門戶，故商務尚繁盛。雖然，在這裏找不到華麗的酒樓與笙歌喧天的歌舞場，但小酒店與茶館却處處皆是。

永興的紡織業甚盛，每戶都有紡織機，每人都是紡織的工匠，就是十二三歲的小孩子都有着純熟的紡織技術。天剛破曉，紡織的機聲就從家家戶戶傳出來，這沉寂的城市甦醒了。

五天趕場一次，市民熙熙攘攘摩肩擦背，十分熱鬧。交易的貨物布匹爲主，當然也還有油米木炭松柴瓷器雞鴨及蛋等等。

居民多爲貴州土人，除去隨浙大一道搬來的幾家廣東酒店，再找不出外籍的店舖。土人生活儉樸，頭纏白巾，身穿藍布長衫，相傳白巾包頭是替諸葛孔明帶孝而長衫是孝服，所以無論挑水的也好，小販子也好，都一律穿着那不便工作的長袍子。還有的頭上盤髮結，下巴留幾根長得似繪圖演義上的人物以及那身穿破布編成的破襤如蓑衣的「便服」的老太婆，這裏都習見到。

永興風光

一 熱鬧與寧靜

永興，這一個羣山環抱的小鎮，我對它發生一種特別親切的喜愛。因爲它是鎮，它有市街的熱鬧與繁華，又因爲它在山野間，它有着農村的風光與寧靜。

它的四周是碧綠的田畝，田畝的外圍聳立着屏風似的山崗以及尚待開墾的荒山與丘陵。遠遠的微崗上疏疏的點綴着幾家茅舍，隱藏在烟樹間，各自成村。

偉大的黔靈山啊！你像是劃開世界的巨人，在你寧靜的懷裏透不進外面火藥的氣息，恐怖、殘殺、血腥……。

天剛破曉的時候，原野上張開如輕紗似的白霧裏就浮動曚朧的人影了——天天迎接曙光的農夫。太陽出來了，金色的光輝從山口灑下來，於是原野上的山、樹、田畝、村落、以及靖動在山崗上的牛羊……披上玫瑰色的外衣。牧童騎在牛背上吹着笛，唱起牧歌，用自然的旋律，表達出他內心眞摯的歡欣的情感。

永興是優美的寧靜的村莊！

逢「二」「七」的日子，永興有一種交易的聚會——趕場，農夫農婦背着竹筐，挑着木柴雞蛋……數十里的趕來，像是數萬條人流匯合在街心的人海裏，喧嘩的市聲潮汐似地澎湃着，永興熱鬧了。但是次日清晨，農夫們又隨着人流先後返里了，永興又從熱鬧變成了沉寂寧靜。

我愛永興，我愛還熱鬧而又寧靜，繁華而又純樸的市鎮。它的熱鬧可以滿足人的觀覩，它的寧靜與純樸足以陶冶人心。

二 雨霧

風怕破壞黔靈山的寧靜，總不吹到永興來，常伴永興在一起的只有雨及霧。

雨的到來顯出各色姿態：有時霏霏如雪花，幽靜而美麗；有時盡射如奔馬，雄壯而偉大；有時像一張簾子，黃昏從西山背後拉過來，頑皮地罩住整個大地。

細雨中泛起一層輕薄的霧，混合着裊裊的炊煙縹緲在山腰，烟上端的山峯便像層層的雲堆積在天邊。烟霧在山腰流動，山峯便在天邊飄蕩。

最美麗的情景倒是雨中看月，月並不因雨的到來而含羞躲避，它仍在山頭隔着雨簾和你微笑，顯得格外雅潔格外溫存。雲朵時時飄過月前，清淡的月光時暗時明，在朦朧的夜色中分辨不出是雲在動還是月在動，山在前還是月在前，更講不出有我自已的存在還是有月亮的存在，心中有悠然出塵之感。

霧，是一件大的潔白的披紗，當晨曦還未來到的時候，便靜悄悄的披在黔靈山頭了。

我愛濃霧的日子，登上山峯去欣賞那白茫茫的霧海。看不見山、河、森林及田野，也看不見自已伸出的手掌，好像天地與我就是這樣一團混濁的氣。

慢慢地上層的霧稀薄了，山峯一個個從霧中鑽出來，黔靈山、眞武山、黃菊山、森林、村落、橋梁……好像大地是往上浮也好像霧在往下沈。終於，霧成了一張白的地毯平鋪在原野上，永興便像是雲霧上的「虛無縹渺」的城市，這確是一幅絕妙的圖畫。

永興假若比作一個出嫁的女郎，那雨便是替她梳洗的侍女，月是她的一面梳洗鏡，霧是她一件美麗的披紗。

三、三叉河清瑩秀澈地圍繞着永興鎭，它像是一條嫵媚的神龍，蜿蜒在這亂山田野間。

河水是異常的平靜，映照着不貼天幕的白雲；映照着天邊鮮紅的晚霞；映照着臨空高飛的孤鶩；也映照着小橋上來來往往的人影。沒有船隻穿梭，沒有漁歌縈繞，更沒有船家的邪惡嫌臨陰險……一切是自然的寧靜的優美的。

正是殘冬，大地飄着雪花，山崗、森林都埋葬在這潔白的雪幕裏。但是，三叉河啊！雪花掩沒不了你的身軀，寒冷凍結不了你的活力，你還是照樣的流着，流過小橋底堤，在石縫邊高唱勝利驕傲的歌曲。

我想像着當夏天還未消逝的時候，沐浴在這小河裏是多麼暢快的！沈下水底，揀選河床上給清流洗得非常美麗的鵝卵石；或者仰臥碧波上，看着藍天，任浪花飄洗我的頭髮，把我送過小橋去，又任那橋頭樹梢間透下來的溫暖陽光灑在我的全身，像是清涼的春風掠過心頭，還是何等輕鬆！何等舒暢！

三叉河啊！你是多麼令人愛戀！你是多麼令人讚頌！在你清澈的灌溉下，土地上長滿稻麥棉花與雜糧，在你沖激的工作裏，水碾機奏着象徵新興工業的歌曲。人們都把希望與生命交給你！願你永遠把活力帶來人間，把人間的邪惡帶去東海！

四　黃菊山

假若說浙大是黔北的最高學府，那黃菊山便是黔北第一名山。

它不像桂林獨秀峯的嫵媚，也不像南嶽的崔巍，它是一個秀麗而又奇特莊嚴而又可愛的小孩，是一位常着時裝百看不厭的摩登女郎。

山上長滿着茂密的樹木，密葉成蓋，高枝拂雲，太陽光很少能透過那綠色的葉幕投射到地上。森林的盡頭隱隱約約的露出一角紅牆，似乎要告訴你深林中隱藏着一座古廟。

秋天來了，黃菊山穿上鮮豔的大紅袍，像是一顆眞珠，發出奪目的光輝，與四周青山相輝映，美麗異常。我們一羣愛好自然的學生在一個小陽天的下午對這閨閣中的女郎作第一次拜訪。

繞過幾個山頭，看見一座小小的紅葉山，山前的牌坊上寫着「林森中正紀念林」七個字，這便是有名的黃菊山了。

山中是異常的幽靜，沒有人也沒有風，只是偶而聽見幾聲鳥語，樹葉靜悄悄地掉下枝頭，掉到古廟的屋頂上，掉到我們的身上。

我們便走進了寧靜的太虛。

登上曲折的石階，便走進黃菊山寺。寺是古老了，退色的紅牆上佈滿着蒼苔蘚蘿斑斑的痕跡。沒有和尙，蛛網掛在屋角，鳥跡印在神龕，古寺確是荒涼了。

但是，它具有神祕的魔力，我似乎聽見它對我傾吐着無窮的言語：告訴它繁華的過去，告訴出家的淸高，告訴這世界上堆滿着邪毒、自私、殘殺、血腥……。佛家的思想掠過我的心頭。

我不愛峨嵋山，我不愛蓬萊島，我只願永遠居住在這優美的黃菊山，坐在石級上，點數這安慰痛苦心靈的落葉。

浙大概況

一座雅潔的殿閣高高聳起在永興城中，清晨，太陽第一道曙光便照耀着那輝煌的閣頂，顯出那高閣偉大的雄姿——這富有古風的湘黔二會館，便是浙大永興分部的戰時校舍。

浙大永興分部是一年級，不論那一院那一系，剛踏進浙大大門的新生都來永興讀書，明年再依院系分送至遵義與湄潭去，好像永興分部是一座熔爐，它將投入的碎鐵熔融，再將融液傾入遵義湄潭的各色模型中去鑄成器皿。

但是一年級的功課是最繁重的，淘汰是最嚴厲的，也正像熔爐的火力比模型強，提出來的廢鐵也更多一個樣，每年因為達不到水準而摒出校門的達十分之一之多。

今年新生共三百餘人，分文、工、理、農及師範五學院，各院的人的性格和風度頗不相同。大概工學院的實事求是，伏案終日；文學院和理學院的平靜和睦，是學者風度；農學院的優游自在，置身田間；師範學院的莊嚴肅穆，以淸高自勉。不過，大家有一個相同點就是忙於工作。那淸晨的讀書聲及深夜的燈火便是給你一個坦白的告訴了。

生活有他嚴肅的一面，也有他活潑的一面：晴天的下午，操場舞着女生拍球的英姿；課後尤其是自修前的數十分鐘，走廊上及寢室裏唱着古典的京調及新穎的洋歌；有的也常聽三叉河的流水看黃菊山的落葉。

我們的生活是淸苦的，全校找不出一套西裝，也找不出一杯牛乳。自黔南戰後，物價的波動使得我們的膳食又受到大的打擊。現在我們每餐只能吃兩碗白飯及幾根豆芽了。但是，這淸苦的生活不能摧毀我們的求學意志與精神，我們的心像三叉河的流水是不斷的向前奔騰的。

旅途見聞雜識

藍士琳

方伯

吾鄉有學校，名曰方伯，人以為怪。按禮記載：「千里之外設方伯。」古以方伯為一州之表率，東漢以後，多稱刺史為方伯，唐稱採訪使觀察使為方伯，明清則稱布政使為方伯。布政使，俗稱藩台，隸於巡撫，掌民財之政，猶今各省政府之廳長也。此校為其族人所設，以先世嘗為布政使，故以為名。

靈岩學術旅行見聞記

本文係作者偕華西大學姜蘊剛教授應灌縣靈岩書院李源澄教授前往作學術講演時就聞見所及之記敍文中所述均係作者個人見解　編者謹識

郭祝崧

兩個死的同一個活的！

水利局方面公告從四月廿四日起開始放筏，但因水小，直到三十日早晨七時半才有幾張筏子從白沙峽放下來。看放筏子在灌縣可算一件盛事，不但外地來的遊客要看，就是本地人也莫有不設法抽空爬上城頭，橋上，河邊同山巔去看一看，而且都是百看不厭。

筏子是用方尺許長約八九尺的木料紮成，這些木料是由松理茂汶各大山中採伐而來，其中有楠木，松木，杉木等，就中以杉木佔大多數。因為川西各大山多爲杉類繁殖之區，青城山方面尚不能看出此種特別現象，在峨嵋山卻很容易見得到證明，峨山嶺以下樹木多爲熱杉，雲杉，間有紅杉，洗象池附近及更朝上就是冷杉的世界。這些木材從林中劈倒，經過整理鋸成筆直的長立方形，然後投入河中，讓它自由順水冲下。一直冲到距都江堰工程以北二三十里的白沙地方，才把它們聚集攏來，用十來根木材紮成一個筏子。筏子的樣式，很像一床草蓆。每根木材與它隣近的木材，相互用竹牽籐及粗蔴繩緊牢若干根木料上還紮有許多環狀粗蔴繩，是防備一旦筏子被漩渦吸入水時，筏上人可緊緊的抓住，然後再隨着筏子浮上水面，否則便會永沉水底。筏子的兩端各立有一個舵架，此舵不僅作操縱方向用，而且也是作槳用的；每架舵由三個人到五個人去操縱。

放筏子的水程不過二十里或三十里，從白沙峽起經灌縣入內江寶瓶口過魚嘴就算完結；這一段路正是都江堰主要工程的所在地，沿流灌渠縱橫，隨處有主要堤堰。若在這一江水面仍任木材自由漂行，則有兩大嚴重事件隨時可以發生：第一是江堰工程有被擊毀的可能，工程毀壞可以在整個都江堰水利地區或其中之一部地點造成乾旱或大水災，農作物方面之損失定不可以數計。第二在都江堰內外江上游水異常湍急，船隻不能通行，石橋也不能建立，河流兩岸之交通全靠木橋聯絡，橋基全係直徑尺許之木樁，此種木樁經常受河水流速所生出之巨力所推排，時時在擺動，若再加以從上游冲下之木材不斷的碰擊，必有坍塌之虞，若橋梁斷絕，則兩岸交通須待新橋重建後始能恢復，在急流中建橋又非一年半載

不可。除此之外又以此段河身分支甚多，無人駕駛，則木材必東河西河，內江外江，隨它們去亂漂，無從得達目的地或木廠所在，散失尙其餘事。

筏子在河中漂流又有甚麼好看呢？我可以告訴你，它是與古羅馬的鬥獅，西班牙的鬥牛毫無二致的可以給人們以興奮；筏工們與鬥獅俘虜鬥牛勇士一樣的以生命來與死神奮鬥，看客們就從這奮鬥中獲得快感。三者之間有一共同點就是三者都是可憐的被動者，所不同的是鬥獅的是受敵人的厭迫，鬥牛的是受榮譽的厭迫，放筏的是受饑餓的厭迫。前二者是需要出錢購買門票才能入場參觀，後者則完全公開表演，任人自由閱覽。

筏子所經過的水程是相當的短，最快，可以只要五分鐘就能通過全程，看上去是相當容易；但事實上却不是那樣簡單。這一路河水不深，最深不過七八尺，淺者僅只二三尺；河底巨石出沒，波濤洶湧，兩岸又有崖角峭壁，河身又狹窄，加上想像之流速，於是筏子便時有撞毀及磨折之危險。此等危險幾乎全程與時間雖然是那麽的短，却整個途程都是在生死之間掙扎。筏子水程中最危險的一段——也是一般召客所最欣賞的一段是下寶瓶口，寶瓶口就是離堆象鼻石所在的那段水道。從索橋下來這水經過幾個排水壩，已經很淺，但水流却加速，猛力的衝下，在象鼻石向左右一分；左一股水驚天動地的入寶瓶口過太平磴；右一股水安安靜靜在伏龍觀下深潭內打轉，時時轉成很大很深的漩渦，一些水從很深的地方經類似導虹管的道排水溝排入外江，一些水却伏潭內轉上千百旋再合入入寶瓶口的那一股水。筏子的正路——也可說是生路就是入寶瓶口的那一股水，死路就是向右那股水。筏子從上流放來，必須緊緊的靠住左岸，沿岸邊而下；在急流中必須是最有經驗的人才能把握住筏子不向右邊漂，同時在這種情形下，龐大的膂力是無用處的。因此在筏子上必有一個最有經驗的人來主持行駛，他的名字叫「梢公」，但這位梢公並不掌舵，也不作其他的事，只站在筏子中央，注視着筏子向前的一端（這向前的一端是隨時被水流改變的），不若一般的船有一定的頭與一定的途，再判斷並指揮筏子上兩端的舵手應如何動作。筏子靠左岸衝下，在寶瓶口上面約一百碼處就要遭遇第一難關，那就是灌縣北門所在的山崖，崖下伸出一個尖角殺水勢；靠左岸下行的筏子，必定要在尖角上碰一下；這一碰生出三個結果來：一、筏子立刻崩塌，但此事少見，二、筏子被彈回右岸入伏龍觀下深潭，三、平安而順利的達到目的——沿左岸而下。這一難關過了就是象鼻石與適水潭難關——也就是全程主要的危險地帶，全程筏子的碰毀率假定爲百分之百，那嗎此處就佔去百分之九十：因爲筏子若直接碰上象鼻石，立刻就要瓦解；若放入深潭，又隨時可爲水漩向離堆崖壁，一碰又是瓦解。凡落水之筏工，通常只有千分之一二得死裏還生，原因亦甚多：一、水流甚速，人之體力不能支持所受流水之衝擊力，縱能支持，也不易自由操縱游泳方向或穩定既定方向；二、波濤洶湧之處，身軀不易浮起；三、身軀一與河床接觸便立刻支離破碎；四、上游時時有巨石沖下，有被壓成肉醬的可能；五、水的溫度甚低，雖在盛夏，亦同冰水，身體驟冷，可能發生痙攣；六、若落入深潭，又須與漩渦搏鬥，並須支持二三小時之磨

旋游泳；基於以上原因，皆非人力所能勝任：故筏子一旦瓦解，筏工有死無疑。

三十號那天早上留在灌縣旅舍未他往，頭一夜吹了一夜風，低森的雲霧已被吹散，一帶雪山早在趙公山背後顯出；我同蔣就跑上太平橋（俗呼南橋）憑欄北眺。一忽兒人越聚越多，問他們才知道來看筏子的。等了半點鐘光景，果然自寶瓶口冲下一隻筏子，筏上共是七個人；當筏子過處，兩岸的人，橋上的人都不斷的鼓掌；據說這就是今年第一張放下的筏子，如今平安下來，足以象徵今年的筏子必定會大多數都平平安安的下來。又過了十多分鐘，遠遠的又望見一張筏子，但冲到象鼻石附近就不見了，於是人們緊張起來；半分鐘後，仍不見影子，人們就狂喊起來；這一喊卻又把筏子喊出來了在寶瓶口旋了旋，又不見了，人們的心從緊張又「呵」的一聲鬆懈了許多；後來那筏子又現了一下；接着從寶瓶口冲下一根浮木來，人們又狂喊起來了；接着只見一個在浪花裏掙扎，人們又瘋狂的叫「快！快！快！」；後來那人在離堆公園的堤岸邊用鐵鈎鏈救起；半分鐘，被打爛的筏子從寶瓶口冲了下來。你看那筏子是怎樣，它的一端已碰裂，一端尚完好；完好的一端掌舵的三個人仍然在與水搏鬥，碰裂的一端，在裂縫中夾住兩個人：一個夾住腿部，上身在筏面，人是活的，面色白赤；一個夾住胸部，只有頸項以上的部份在筏面，面色慘白，人也是活的，破爛的筏子過橋時，橋上有一個十多歲的苦力小孩在喊他苟二哥，他還在微笑。這兩個不幸者的遭遇，在筏上的人與在岸上的人都無法解救他們，只有望着他們死。這隻破毀的筏子直到冲至魚嘴地方，那破裂的一端才解體，被夾住的那兩個——苟二哥同另一個不知名姓者就永沉水底，連現也不能再在水面上現一現。

第一天的三張筏子結果有兩張平安南下，一張上死了兩個人。第二天八張筏子中，我們在寶瓶口見到五張和一些浮木。第三天九張筏子有八張到達離堆，六張通過寶瓶口。第二三天中有五張筏子在潭內打了十多個旋，三張出了寶瓶口，兩張由岸上的人用鐵鈎與索籐救到岸邊；有一張幾乎在北門崖角碰毀；有一張在象鼻嘴上死上逃生；有四張大[illegible]不會見到它們和筏上的他們完整的在水面上通過寶瓶口。

當牠的居民告訴我，每年死去的筏工少則百五六十人，多則可至七八百人。這數目看來並不多，因爲每年以五百筏計算，每筏以七人計，則死亡率不過三百分之一至五十分之一；不過從另一方向看就覺得太不合理了。這那筏工犧牲生命的代價是很小的，每人每放一次筏子的工價是六百元，此數須除去工會的救濟公積金等，所得或有五百五十元；筏工死後，僱主方面有撫卹金，確數雖不知道，想來當不過一兩萬元。除去工價太低之外，尙有一件最不合理，也最値吾人置意之事，就是筏子上面並無筏工救生設備；關於此點，我願愼重的指出這完全是筏工工會的漠視筏工生命，毫未盡到保障筏工生命與權益的責任。

我們十三人中有過半數的人會爲此與當地人七十數位談到過此項問題，都總爲若有完善的救生設備，則落水的筏工由死裏得救，並非是不可能的事。救生器具用何者較妥，我們也有一個建議；在我們談論之初，多以爲用救生圈卽可，但是我們中有幾位用過那物事的以爲水浪太大，用救生圈不

安全，且易將人凖倒；最後認爲可用海軍用救生衣。於是我們便去請教盟軍，他們也以爲筏工應具備此種救生衣，並聲稱藉此種救生衣，至少可減低死亡率至最低度。衣製備的方式我們也想到一些，認爲此事應由水利局出面主持購買此類救生衣然後發交筏工工會備筏工應用；其購置款項由水利局及筏工工會先行墊出，然後再由筏工工價中提出若干成償還，並經常積聚，以作購買新衣之用。最後我希望我們的建議能得到有關方面的注意，並進而斟酌採用，或另外想出善法來！

刼匪！烟匪！

要上灌縣附近去玩，在春假時分還不算甚麼，若在平時，那嗎準有關心的朋友多方的勸你不要去；他們的理由是「那兒匪風甚熾」不錯，灌縣隨時都是「匪風甚熾」。這是灌縣當地人也承認的。據當地的人說匪人最多的地帶是河西；河西就是都江同內外江以西的地帶，青城山就在那地區以內。河西雖是匪人橫行之地，但並不是說所有河西的地域都有匪人的存在，事實上據所知，除去灌縣與他縣毗連之地不算，河西只有三個場鎮附近似乎有匪巢：那三個場鎮是玉堂場，聚源場同漩口西南的水磨溝。玉堂場爲一般去青城山的人所稱的「匪窩窩」，人數較少的遊客隊伍及胆怯者都不敢走取道玉堂場而風景最佳的小路上青城山。

我每年去灌縣或青城山的時候，總要遇到些或聽到些驚險的故事，只不過我並沒有被搶或被綁。現在就記憶所及敍述幾件事實如下，三十一年春假我同四位校友去青城（曾有遊記刊於旅行雜誌題名青城履險），從成都西站上車起直到抵灌下車止，都有人在警告我們說去青城的路上「不清靜」。於是我們不能不求有資格人士給我們以保護，並且由他們給我們僱了雞公車，走的是玉堂場小路，隨處都見到手提武器的壯漢，甚至發現推我們的雞車車夫都身懷利器。回程中，遇見數夥持長槍短銃的人數次叫我們站住，仔細的端詳一番後，再揮手叫我們走；問那鄉下人說是團防；回灌縣一問才知道是匪。同時在路上聽說，有一位從灌縣下鄉收租的地主，正當石青場的趕集期賣了幾十石米，攜款回灌，竟在衆目注視之下，被匪徒擊斃，款亦被搶。三十三年春假由青城返灌，道經玉堂場，見人們甚爲緊張，一路有三五成羣自持武器的人在巡邏徘徊；後來知道那些地方發生了一件嚴重的事故：一天，該場鄉長與十數人端坐在茶館內吃茶，突來暴徒一人，向彼開槍數響，揚長而去；自然鄉長先生早已魂消魄散，一命嗚呼。鄉長是當地哥老會的「龍頭」，少不了他的「兄弟伙」要出來與他報仇；結果又演一場慘劇：仇家的首腦被縛於場口碉堡內燒斃。仇家也是「龍頭」，他的「兄弟伙」也要報仇：因此就引起械鬥；我們看見的就是械鬥前的情景。返蓉不到兩月，又聽說政府的保安團隊與地方上的武力主要力量是哥老會發生衝突，數千有武器的鄉民圍城若干時候。今年關於這方面的見聞也不少。一天在鎮龍橋見到幾個濫兵與便衣者，捺住一人慢慢的用石塊擊碎其頭，以致鮮血直噴，腦漿四濺。城內時時斷絕交通，檢查行人；到晚來城門很早就鎖了，連鎮龍橋與太平橋都用數道柵門鎖斷。郊外橋頭鎮口都駐有重兵並檢查行人。一日夜八時半由青城

山返灌，老張從××旅館經理處聽說水磨溝的匪今天夜裏要開來園城；水磨溝集中三千多匪人的傳說，我們抵灌那天就聽到了結果那夜倖未出事。次日聽當地人說水磨溝集中的匪人並沒三千，只有一千多，不過有五，十挺輕重機槍却值得注意；後來又有人說那些匪徒並非眞匪徒，乃是種鴉片烟的鄉民，他們集合一處，虛張聲勢，堵塞要路，以抗剷烟者。同行姜蘊剛教授亦謂在靈岩中兩度見到匪徒。

由上面那些事實，至少我們可以得到幾個問題：一，灌縣何以多匪？匪患如何才能消弭？二、政府對地方力量——哥老會應取什麼對策？三、烟匪要怎樣才能消除？

第一個問題很簡單，也最容易解答。灌縣多匪的原因是地方荒瘠，人民謀生不易；接近邊區，養成民風強悍。消弭匪患的方法自然不外武力撲滅，努力與求致人民生計困苦之解決方策；此兩者在現今之灌縣皆未見設施，尤以根絕匪源之後者爲然。

第二第三兩項嚴重問題不僅在灌縣產生，乃是如今四川普遍存在的一項重要待決的問題。

關於哥老會的應否存在的問題，二十年就有人在不斷的討論，尤以民國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這五六年中談起此事的文字最多；絕對多數的意見是主張取締；政府方面也是三令五申的禁止哥老會活動。近年新交許多外省朋友初見面不久總以哥老問題爲詢，並提出他們的意見：也是主早取締。但我對這項問題在前些年辰認爲政府應當強迫解散哥老會，在近七八年來却持相反的意見；這反覆不同的意見，全是鑒於時勢而加以修正的。我不甚明悉哥老會的內容，我也難得與哥老們接觸交往；但我先從劉師亮氏的漢留史及其他幾種書書內獲悉其個中梗概，又於去年華大同學鄧良驥君的畢業論文中得知哥老會現下的內容，再從傳聞的事實中，我得出我對此一問題的答案：就是說目前要消滅哥老組織已不可能，而是要設法使哥老會充分顯出它善面的作用，永遠根絕惡一面的作用。哥老會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與所看到的是一種流痞匪徒劣紳汚吏的集團，它的本義乃是忠義之士的一種聯盟，以進行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壯舉。我不願再高調昔日民族革命中哥老會的功業，我只略略提一提近三十年來四川各地哥老的好處；在許多縣市村鎮的哥老會經在內戰與匪患中盡過保境安民的重任，他們領導民衆抵拒過×軍土匪與軍閥——這些都是殺戮與剝削人民的惡勢力。後來軍閥們與附庸於他們的人，感到哥老——這一巨大的社會潛勢力，頗可加以利用擴張自身的力量或作爲自身的後盾，於是他就與哥老聯絡，並大量的容納哥老中惡劣的一派到他們的陣營去，這惡劣一派，就是大家用以抹殺哥老本義的流痞匪徒。有許多流痞匪徒加入到軍閥的陣營中去，其中有小部份尚知上進，也曾作過些值得稱讚的事；可是大部份却公然作威作福，專損人利己的事。既然可由哥老而做官而公然壓倒他人，野心家們就羣起成立哥老，利用哥老。在他一方面被哥老壓迫的人們深知要抵抗此種壓迫勢力也只有加入哥老，或者聯合同受壓迫者另組哥老以對抗之。哥老一多，相互間酬酢往來所費甚大，他們的經濟來源有加以擴展；除開「混水袍哥」以搶刼手段來完成這目的與乎同軍閥相依爲命而從導閥處領取經費的「清水袍哥」之外，其他的「清水袍哥」就只有想

地方上「紳糧」地主的主意：因此就有所謂「一步登天的大爺」出現；這種大爺就是哥老會送給願意與他交好的地主的榮銜；他們之間有一交換條件，即是該具有上述榮銜的地主有供給哥老會錢財的義務，而後者也有保護前者身家財富的義務。

因為地方軍閥庇翼之下，哥老會日趨於惡劣之途，一旦軍閥勢力崩潰，少不了取締哥老會的論調就四處蠭起，高唱入雲。當取締哥老的呼籲一出，政府又未能也似乎不願把握此時機，以遂行必要的取締哥老的工作。他方面哥老會卻覺得自身也有加以檢討與反省之必要：他們深覺不良份子應當取締（但此點他們改革未徹底，或者另有不良份子的興起）；再者又鑒於一般論調對他們不利，必須趕快作量的增加，並且與其他地方結合或合作，以保障自身的生存。因此我深感自民國二十三年至三十二年，政府屢次的空喊取締哥老而又無毅力去作，不但於取締哥老這事無補，反而更加多更加重其不可能的成分！

基於上項情狀——哥老量的加多與其他地方勢力的結合，所以我認為取締哥老會已到不可能的地步；同時我再將我所知道的哥老會的現在情況約略加以述說。現今四川五千萬人口中屬於哥老會的最低數恐怕不下十五千萬人，與哥老會有直接關係者——如哥老之家屬恐怕也不下五百萬人，若說到與哥老有間接關係的那就該是四千萬這個數目；若要取締哥老，此四千萬人中至少有一千萬人不能加以應用，然後再由四千萬人對五百萬人鬥爭；這鬥爭無疑是嚴重的犧牲。哥老會人員現把握住四川從最高到最低的，民政與軍事行力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經濟與教育方面也有相當力量，在社會方面的影響更大到難以想像；只要他們一動，就可以控制全局。此中應當特別指出的是全川從高級的軍官起到最低級的士兵伙伕止一千個人中就有九百九十九個是「哥老」，甚至在若干軍隊的集合與潰散就維繫在哥老間的「信義」上；若是要用武力取締哥老，則此等武力不能應用，且可能為反動力量。近年以來哥老會有變質的事態發生；它已成為各種商業若干同業人員的小組集合，成為一種類似工會的組織，甚作為有與像「托辣斯」；它也代替政日前關交，但又不是哥老所謂的「舵把」；此中的關係很微妙，筆者對此頗感知識不足。一般民眾，除開大城市及一部份小城市的居民外，大都歡迎——至少亦不卑視哥老會的存在，因為他們有時也有借重哥老勢力的地方。在盜匪橫行與拉壯丁之風盛熾的時候，哥老卻盡到他們固有的保民的美德；此外還有許多事務——如像興辦地方公益，調解民間糾紛，膺懲貪官污吏，抱打不平等等，都足以引起民眾的好感。總之一句話，我認為在許多場合，哥老會代替政府盡了政府應負而未曾負起的職責。我堅決主張哥老會在目前已無加以取締禁止的可能，而是怎樣去發揮它的優點，使它成為協助政府引導民眾的一種公正的社會勢力；由潛在而把它表面化。至於應如何去作，我雖然也有意見，但自覺非哥老或政府中人，不能確知雙方的基本點，不如讓它們雙方的有識之士去探討去研究；另一方面我深覺得在初期還是不公開討論的好，以免再引起不良的刺激。

說到烟民的武裝抗剿，我雖鄙視他們的行動；但卻同情

五四—三七二

他們的精神：在目前有人武裝販烟，武裝銷售，武裝強迫良民吸食，那嗎為甚烟民們不可以武裝抗剿呢！至今四川尚有人種烟，我想其過錯也不在人民，而在那些以重利去引誘他們的人與縱容他們的人。在這裏我用縱容兩字無非是要想加重口稱禁絕而實未採取或完成有效政策的人們的罪過。論理在四川的烟患是早已排除罄盡；最近十數年不是曾經幾次實行×年禁絕計劃，並且聲稱早已禁絕了嗎，何以還有武裝抗剿的民衆一千多在水澗溝一帶聚集呢？我不能也不願在這裏對此一「早已禁絕」的禁烟問題加以闡述與批判，那樣將遭某方面的仇視並牽惹許多的煩惱，甚至於可從若干方面減弱我對國政的樂觀情緒。我沉痛的呼籲種毒，販毒與吸毒的人們，趕快悔悟，拿出你們的良心來！我沉痛的要求政府還是保持一點威信吧！

軍人第一！

五月二日晚間，R．M．勞倫斯與我們同在黃金酒家喝毛梨酒他把他今天收到的七封家信給我們看，都是他太太給他寫的，內容都是報告一些國內有趣的故事與傳說，其中有一件事據她說來是非常的可靠，她說她們學校裏一位教師四月七日那天在喬治亞州溫泉城小兒麻痺病療養院一個朋友口中得悉：羅斯福總統身體甚為不適，精神很差；信是四月十一日寫的，較偉大的羅斯福總統的去世早兩天；這信顯然與美政府宣稱羅斯福總統在逝世之前身體異常健康一節大有出入。但這尚不能使我感覺很大的注意：因為另一件事更使我非常注意。勞倫斯他對着我們坦白的表示他不滿意他們軍中的郵務人員，他認這絕無理由可以諒解他們的[illegible]。他說：他太太既然每天與他寫一封信，他就應該每天收到一封；但是在新津的時候，他總是要兩三天收到兩三封，而這些信竟自走上十天才到他手裏；如今更不成話了，四月十六日的信今天才收到，而且更弄到七封一齊來。我當時只安慰他，我說他們美國軍人與中國軍人比起來還算幸福得多，我告訴他：我的父親在東戰場作戰，自去年湖南戰役起後，已有十個月不通一封家信。於是他又反過來安慰我，他說：若是這樣的事，發生在他們美國軍隊中，簡直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

我願把這件「不可想像」的事再重述一下：自從去年夏季敵寇在岳陽蠢動向長沙進攻的時候起，我就[illegible]不能再接到父親從東戰場的來信；去年最後收到的一封信是他在四月中旬寫的，距現在又是一年多了。信件不能互通之後，就只能以簡單電報會問；但是電報亦不能確實投到，所以每次對一件事情發電報，必定在三五日之後將該電重發一通；至於復電則須二月後才能收到。直到上月初旬就連發電報也不可了，因為電局宣稱對該區域的電報亦不通了，予以拒絕收發。我們收到的最近日期的一封電報也是三月以前拍發出來的。也許有人要誤會我們前面所說東戰場是在淪陷區之內，所以電報局有理由宣稱「該區域已不通報」；但我所說的東戰場並非淪陷區，而是贛東皖南浙西以及福建那一大片地區。

一位高級將領要與家庭通音問都不可能，自然那些從校官以下至於士兵們更無可能；你想百十萬軍人犧牲一切以保衛國家，如今連通家音的權利都未能獲有，他們該是多麼的懸念！我不能誇張也不能想像軍人對家音的盼望是多麼急切

與重視；我却可以舉出兩件事來加以形容：一件就是的勞君的恨怒；一件是前年××守將劉將軍奉調赴東戰場時，我的父親來電購幾斤茶葉交劉氏與他帶來，本來家父的轄區就包括有中國著名產茶地區在內，那地方的茶比四川茶好若干倍，但是家父的電報中說需要一點已離開六年的家鄉的土產時時在他的身旁；如今六年已是八年了。所以不容置疑的家音對軍人的心理是有重大影響的！

關於上述事件，我要求政府當局能夠予以注意，並予以合理解決。同時我貢獻一個建議：我們知道其他盟國對軍人的函件是用飛機運至該部隊所在的軍郵局，然後再由汽車與人力分送到收信軍人的手中；就在報上見到第一架在硫磺島着陸的美機，就是一架滿載軍人信件的運輸機。法子是早有想出來了，而且也不斷的在表演給我們看；爲甚麼我們不照樣來一下呢？我的意思是說我們軍事當局也應該用特種飛機來投遞軍人家音，至少在被敵人切斷的東戰場應該這樣子來做一做。爲了不要太加重軍事當局人力物力的負擔起見，我提議這種運軍人信件的飛機每月或每兩月往返一次。在郵局特印就一種標識如「航空標識」一樣名爲「軍郵」；軍人家屬於寄信時可索貼此項標識；凡貼標識之信皆施以檢查，以免有假借而使用此項寄遞利益者。這樣一來，當可彌補目前此一大缺憾；同時越快越好！

敗壞了的大學生！

我們一行中有七個人打算在五月二日就回學校，三日起就可以照常辦公，免致破壞學校假期規定；恰好張靜波他們三十日在上清宮見到一個佈告，是「××旅行團」出的，內容是說他們包有專車回成都直開華西壩，決定五月二十日十二時正在灌縣離堆公園上車，票是由上清宮道士代售，每張一千二百元（比公路局車票價少二十二元九角）；張他們四人就決定搭該專車返蓉，當即購買四票。一日黃昏，我與蔣邱二人在天師洞碰見該旅行團的馮王二君，彼等乃我與蔣邱多年就認識之友人，故彼等當對吾等提及專車的事，我們當下也決定搭該車回華西壩；遂於二日晨七時向該旅行團直接購票。到了十一時半，我們與姜教授他們那一組告別，齊赴公園門前候車，是時馮王二君已早在。

從十一點半到十二點，這半點鐘是慢慢的過去的；十二點半，一點，兩點，三點，這些鐘點却像飛似的逝去。三個半鐘頭的時間是去了，但車子還沒有來！在兩點以前，除開馮王二君之外，××旅行團其他團員的影子都沒有。我們一起坐車的搭客是時已集有十六七人，大家都覺得有些詫異爲了二萬多元的車費，這數目在一般人看本來很小，可是在公教人員同窮道士的眼裏，少不了仍是黑簇簇的一個大數目，決定推派幾個人分頭去找。兩點半鐘，××旅行團的團員們都到了既定地點；據他們說是上車時間是二時正：依舊時間二時是三時，還要等半小時，依夏季時間則已過半小時，好，就算舊時間，再等半小時吧！

三時到了，還是不聞車聲，不見車影。馮王二君是我們推派去車站探詢的，他們回來了。王君說：他們前面不遠碰着一位負責的團員，「纔」去向車站交涉並詢問包的車子；王君爲之怒不可遏，當面予以指斥，曾有「身爲受高等教育

五四—三七四

的大學生，竟連一點小事都辦不好」之語。

四點半了！那位前去探詢車子的負責人（此人姓蒲）氣急敗壞的跑回來；他說：「好了！好了！車子已到安德舖了，五點準定可以開車。」大家心裏如釋重負，非常歡喜。事後一想，覺得有點不對，至少有三點弊竇：一，那位負責人回來報告消息時，神色有點茫然，毫無歡欣之狀；二，他立卽與幾位團員耳語；三，若車子眞到安德舖，要五點多才能到灌，至早也要五時半才能動身，八時半或九時才能抵華西壩，若是車子在路上拋錨，那更麻煩，因爲車女多於男，兼之道路不靖。我與蔣邱決定退票，次日乘公路車，張他們以假期已滿，回校心切，願意再等一等。

我與蔣邱三人的票是蔣洽購的，自然退票也由他去辦；好在那位由車站回來的負責人曾說過「若五時無車，決定退票」的，我們決定退票的時候恰正五時。蔣於是很客氣說：我們二人爲特別原因願意在灌多留一夜，要求退票。當時不知有什麼事使那位負責人不如意，他開始就直截了當的拒絕蔣的要求。蔣仍很客氣的說明我們從十一時半等到了五點，實在不敢再等了；於是値得我們鄙棄的那位負責人他振振有詞的說明車子不來是公路局的錯，要我們再耐心的等，（其實中國人的有名的耐心，我們已充分的表現過了！）若是車子不來，而團員大衆又不願我們退票的話，他私人可以拿錢與我們！讀者諸君與可敬愛的××旅行團員們，你們看這最後一句話在他是多麼的自傲與多麼的漂亮，另一面在我們却是多麼的賤視與侮辱！就爲這句話，我在這裏寫一段「敗壞了的大學生」！

「我可以拿錢與你們」這句話，並沒有使蔣發怒，後來據他說：他爲了華西壩上各同學的名譽與他自己的人格，他並未發怒，他只指出那位的失言。可是它使邱同我按捺不住，走上前去；那位負責人似乎已知自己理屈，存宣稱須待他們負責人商議後，才能退錢之下，退了票。呵，錢！錢倒是退了，可是仍然是我們早上交去的，而不是那位「先生」私人拿與我們的！

結果張他們白等到午後七時；該負責人立卽宣稱改於明晨五時開車，並拒絕退票。

次晨我同邱蔣八時去公園坐勞倫斯之車，見他們十多人在白等，亦未見××團員整。我們經過車站時順便問一問，站長與邱去年爲乘車打過交道，所以很容易的就得到答復，說是他們並沒有天馬的包車，只從昨天一個借電話的人口中知道天馬包的是商車，但是又尙未能找到車包。我們遂請勞蔣車開轉，告訴張等，叫他們立卽退票向公路局購票。以下是得自張他們口中的話：退票先無結果，仍叫他們等，說是決定去截住公路局第一次車全體搭乘同蓉；這自然不能成功，眼見毫無希望，那位負責人只能應允退張他們的票，但公路局車又只有兩個空位，張曾搭乘，余王只得再等一天，未退票；午后三時至四時間，天馬旅行團僥倖擋着一輛空軍車，幾經交涉，估搭回蓉。

總之一句話：賣了票，並無包車！

由此一句話生出三種說法：一是那兩位道士說的是騙術，但事實證明非騙術；二是與我們逆行的幾位朋友——他們大都是當過大學教授來的，說是賣票錢才包車，這是事；三

是王君罵的「無能力」，凡此三說，我都不重視；我認為值得注意的倒是那位負責人的不誠實與在自己無理由的狀態下隨便給人以侮辱！我認為這是人類劣根性的高度表現。或許也是西方功利主義的一種誤解；他們認為他的衣袋中的錢是多於別人時，他就該給人以侮辱與損害，如像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小說所說的；可是他卻不知道事實上別人衣袋中的錢都多上於他十倍百倍以至於千萬倍！

大學教育是教人求真理：無論是文學、哲學、工程學、農學、理學、醫學的學生們，都是在企求獲得本科的高深學理；除此之外，還要求作人的道理。這最後一件，在課程表上雖然只排上倫理學一項，但是在一位真正寫得好而且也真是好的老師，他會諄諄的告誡你，這才是最重要的學問。這真理才更值得去爭取，有了它，你也就容易得到其他一切學科中的真理。不幸現在高等學府中，竟有這樣的人存在，不能不算憾事。從另一些見到的與聽到的事實，知道這種人的存在卻並不只一個或是極少數。如今有許多人的團體中，就有一個，準此而例，每兩千個學生中，豈不有一百五十八以上存在，全國大學中，豈不有兩千這樣子的人。這兩千敗壞了的大學生，一旦得了權勢，那麼被他們侮辱與損害的人其數目豈不可觀。

這種人的習性的養成，除開家庭教育的缺乏與不良友朋的影響外，必然也表示出倫理教育的失敗；而倫理教育在現在的教育制度與教育界人士的眼光中都未被重視——也可以說是漠視。從初小到高中，學校並無倫理學的課程，只有在國文與國語中有一點些微的暗示——我之所謂暗示，是說那些寶貴的材料，未經教師加以指點。此外就只有在成績單上有操行一項，那上面的等第在多數學校都是不真實的，其理由有二：一是將等第加高，以顯示學校當局管教甚收實效；一是根本平日未曾注意學生言行，臨時由訓導人員隨意寫給甲乙。至於有些注意學生操行的學校，通常皆為學生立一言行範圍，不待論述，於是學生被範圍成功一套無自由思想與刻板生活之呆子。能夠遵守那規範的學生被列為「好的」，就在其他學科成績上加分；否則就列為壞的，就被開除；舍此獎懲而外，並不指示那裏是人生正道，我們應該怎樣的踏上去，保持住不離開它以免另上歧途。那些訓導人員只作到旁觀的功夫，學生走上了，他們就齊聲讚揚；走錯了——每走錯了一次，就打他們（學生），或是把他們攆開。這長長的十年，是要知識與經驗都淺薄的學生們自己去暗中摸索。到了大學，操行也就不講了，代之而起的乃是一年級不計學分的必修課倫理學每週一至二小時。一般的學校大抵定為每週一小時；此一小時之功課，事實上表示教師與學生兩者之乏味：在教師認為三十多點鐘怎能教好一個人；在學生則認為無學分的課，何必費心；何況十年影響成的好學生，如何能由三十多鐘點增進他的操行，十年影響成的壞學生，又如何能由三十多鐘點使他變好。教會學校的倫理常常是聖經或耶穌傳，這樣非基督教徒的學生們便對倫理學不發生興趣，更進一步把它的意義誤解，而加以鄙視。

在我看來，若是再不注重倫理教育，恐怕將來必造成一種不可收拾的局面，如像屠格涅夫所說：虛偽成了時代精神。

除開家庭中的倫理教育不談，因爲現在中國家庭中，有百分之七十是注重家庭教育的，此等家庭大都是小城鎮及農村居民家庭，保守性強，改革不易，另有百分之三十是不注重家庭教育的，大都是大城市居民，此等家庭中之家主多數本身就未受良好家庭教育，也從不知有此名詞，更談不到要他們接受施行倫理教育了。我主張現在首先加強學校的倫理教育，其理由有三：一，近若干年來，人民智識普遍低落，文盲之多，實是駭人聽聞，我們既側身於現代強國之林，就必得努力推行各級教育；二，將來担任工作之人員，就是現在之學生，要了解眞理正途的教師才能領導學生不上歧路；學校爲入仕途必經的路徑，過去由學校出任的學生中，差不多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都不能算是忠於職守的，如今大的貪污案主犯有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大學畢業生或是留學生，注重學校倫理教育也就是防患未然；三，入學校之學生三分之二都是大都市的孩童少年以及青年，十四年的學校倫理教育可補他們的缺憾，另三分之一的鄉村學生也可以改正他們所受的保守的家庭教育。

學校的倫理敎育見認爲可分三大綱要：對國家民族要忠孝；待人以誠義；自己則建立一個完美的人生觀，終身信守不渝。其施行計劃則留待教育當局去計劃去施行吧！

旅途見聞雜識

藍士琳

下江人

川人謂夔門以下之人爲下江人，亦謂脚底下人。下而曰脚底，乃形容之詞，初無輕蔑之意也。按漢書王莽傳有言：「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綠林，號下江兵」。是南郡以下皆可云下江也。又李密與王處書云：「上江米船，皆被抄截」。通鑑載隋煬帝之詩曰：「朕方欲歸，直爲上江米路未通」。是武昌以上皆可云上江，而武昌以下則謂之下江也（淸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簡言之，向者所謂上下江者，猶今所謂長江上下游。然川人通稱外省人爲下江人，甚至籍隸陝甘兩粵等省者，亦皆呼爲下江人，此則失其義矣。

五四—三七八

歸途

——色許寺回康定——

梅幼雲

離開色許的時候，寺中角號長鳴。胡茄悲聲，動人心魄！天涯遊子，雖已習慣別離滋味，對此不免心傷，回首望着這寄足三十餘日的色許喇嘛寺，不覺黯然！

「老梅！許久沒跟你賽馬了。來！跑快點！」老孫給我騎的馬一鞭子，四蹄飛騰，纔喚回我黯然的遐思。

歸途中的路，總像是比來程要近些。很早就到了石渠，俄巴引我們進了帳蓬。旁邊幾個帳蓬頂上，飄搖着一面當中繡着「曾」字的小黃旗，這是曾司令的臨時帳蓬，很有點古軍營的風味，他是康區保安司令，負着保障康區的責任。然而；他的作風却與向來蠻區的漢軍將領不同，他篤信佛教，常時集合部屬講經唸佛，有菩薩之稱，據某呼圖克圖說他是大喇嘛轉世。

夜晚睡在帳蓬裏，我睡左邊，老孫跟寶貝士兵任清睡在右邊抵頭而眠，湯役（派來當勤務的蠻子）睡在灶前地上。

老孫是不可一夜無丫頭的，於大雪紛飛中，強迫任清給他找了一個丫頭，約定夜深人靜，悄然來臨，我則點亮酥油燈，睡在床上，翻看二十六年亡友岳微編的世界日報明珠副刊，心頭漾漾着無限愁緒。

老孫的丫頭未來之前，他問任清：

「任清！你給我找的丫頭漂不漂亮？」

「雅莫雅莫，頂頂漂亮！」

「有病沒有？」

「沒有」！

「有病我就找你」！

「好！我有打藥」！任清本來是賣打藥的蠻子，藥袋向不離身。這時；以為生意來了，趕忙獻寶。

老孫的丫頭來了，進門就叫：

「你良心老實不好囉！你丫頭多多找囉」！

這天外飛醋，不知從何吃起。老孫竭力聲明，今夜確實是在為她守節，決未轉移目標，可是她一把就從灶前提起一個赤身的丫頭來，我們三人事先都未注意到這個丫頭是什麼時候進來的，因為燈光被我手中的報遮住，帳蓬裏很黑。

「我的婆娘她一個是囉」。原來是湯役的女人。半夜裏，任清祇向湯役說好話。他要湯役把丫頭借給他用用。湯役答應任清明天照借。

第二天，寶貝任清來說：

「孫先生！我你丫頭頂好的一個找囉！女學生是的囉」！

「對！我洋錢多多給囉」！

「她洋錢不要囉！她要衣服你做囉」！

老孫跟任精出去踏雪訪美，外面大雪一層層的鋪下來，蠻子都鑽進帳蓬烤牛糞火去了，祇有那些長着尺多長的黑毛的犛牛，似乎沒有感覺到冷。我睡在鋪上「毒娃通」（吃紙烟），並不是怕冷不出去，而是缺乏興緻。

進來了一位青海軍的軍官，很有禮貌的向我行了個禮，他說的是青海漢話，很不易懂。說了半天，才知是向我要求借我們隔壁那駝子的帳蓬洗個澡。他們的體格的確強壯，雪風中敢洗澡！

青海軍全係徵兵。辦得很好，他們可以整個軍隊放假，假滿時不少一人。軍風紀除了強姦蠻女外，沒有一點可以疵議之處。青海軍的馬司令，最近也注意到了這層，正在雷厲風行的整肅。

這一帶的蠻俗更怪，他如同你交情深厚時，一定要將他的妻子讓給你睡幾天；你如果拒絕的話，他便認為你不夠朋友，嫌他太太不漂亮，而會不滿意你。

蠻子有幾次跳舞會。在會場裏，你可以將你喜悅的蠻丫頭的帽子摘下來，她家裏的人晚上就會把丫頭給你送來，便算是嫁給你。

在石渠因公耽擱了兩天，「九一八」這沉痛的紀念日也是在石渠渡過的。小學生唱着蠻腔川調的「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給予我一種莫名的興奮。抗戰八年，我們沒用到的人力財力還多着呢！

十九號的上午，由石渠動身，歸家心切，我們預備鞭馬急馳，一天要跑三天的路。

× × ×

一出石渠，跑完了十幾里路的平壩，便要翻那崎嶇陡冷的雅子山。我們爲趕路起見，行李全用馬馱，走了兩站路，第三站還沒有到時，天已黑盡　風吹得毛骨悚然，我們就沒停留，呼呼的風聲在馬蹄聲中吹着。冷！餓！也祇有努力支持！更不容你有顧慮到恐怖的時候。到台站時，已是半夜，俄巴在睡眼惺忪中，來接我們這幾位少有的大胆希布（漢官）。

第三天上，便趕到了竹箐。望着山後的帳蓬，不知霞孟在做什麼？急急的找好住處，便騎着原馬向霞孟處跑去。將近帳蓬。霞孟的母親正坐在地上扯羊毛，一匹黑馬在近處吃草。霞孟的馬却沒看見，她母親趕忙丟下手中的羊毛，跑來牽住我的馬，讓我進帳坐地。

這裏，景物依舊，人面已非！

「餓馬通」（吃牛奶）後，才知霞孟已於週前進廟當「覺母」（尼姑）去了。她母親說，無論如何要我等一天，她將連夜派人去接她回來。因爲是她囑之至再的。

「一襲憐儂，不教飄零這芳塵」，而今，她竟能以慧劍斬卻無數煩惱絲。我爲她慶幸！願菩薩賜她以大智慧，早登淨土！

回來時。老孫正忙着殺羊煮酒，請我消寒。

「……勸君今夜須沉醉，罇前莫話明朝事……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幾何？……」

酒！十年流浪，天涯飄零的好友！

× × ×

夜來，發醉夢中，恍似重回金陵，與素同遊棲霞，楓葉

一如昔年。十年往事，重映夢中，甜蜜的夢！

醒後。「不知魂已斷。空有夢相隨」！

仰臥床上，昏沉在夢境中，心頭說不出的難受！忽然一滴熱淚滴在我的手上，霞孟不知甚時來的。正伏在床前，兩顆淚珠還在她眼眶裏轉着。

她穿着紅袈裟，滿頭秀髮，已是剃除乾淨，戴着頂紅色僧帽，手中拿着一本木殼的經文。

斜揹長鎗，急馳駿馬的麗影，一變而爲幽嫻靜穆，超絕凡俗的佛子！

她要我並轡緩行，走到初次晤面的河邊，又回到她帳篷裏。下馬後同坐在帳外草地上，她輪着手指數「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指一指她，指一指我，又指一指天。

她舀了碗淨水，靜坐誦經，要我亦陪她唸「唵嘛呢叭咪吽」，她低眉閉目靜誦，用手指彈些水珠在我頭上，又將碗中的水雙手捧起來喝乾。

在山邊，水邊，盤盤徘徊了一天。

月上山頭，才騎馬回寺，我送她進了那座靜偉的覺母寺獨自踏着月色回到竹箐。

× × ×

玉隆到竹箐，來時走了兩天，這次由竹箐回玉隆，黎明上馬，午後二時，便回玉隆。本想託玉隆站代僱快馬趕到松都台站的，沒想到玉隆站已奉令撤消。祇得在玉隆耽擱半天，等候換馬。

玉隆喇嘛寺已將完工。幾只岩鷹盤旋空際。這是專吃人肉的大鵰。蠻子死後，由喇嘛誦經，將屍首劈成小塊，呼鵰食之，謂之天葬。

寺外幾個喇嘛正在吃糌巴，他們的碗是人頂骨所製，光滑如玉。是信教的人，自願死後以天靈蓋供養喇嘛作爲食器的。

第二天，由玉隆趕到絨壩岔，又見到了暌違兩月的莊稼。蠻房比比，老少婦女都正在忙着收穫青稞。平坦的屋頂上，處處響着打麥聲，和打麥者的蠻歌聲。

怕碰見那位叫我「不通」一個當的蠻丫頭，當夜趕夜路宿林葱。

趕到甘孜。正是中秋。

× × ×

隊上居然大過中秋，殺猪一條，義務廚司是老薛跟老吳，麵食歸老陳做，老李開庫叫士兵開了一罈麵酒，大家圍坐暢飲，全路職工，有死於病的，有被馬踢傷割腰或爲殘疾的！有被謀殺的，本隊工作最苦，危險最多，却幸而均慶無恙。

街上也較往日熱鬧。關帝廟裏還有川戲。

夜間，明月當空，皓氣照人，隨便什麼地方的中秋明月，總是這樣使人眷戀的。

次日，到縣府去看謀殺段長的顧工程師跟楊四妹。顧很後悔。他祇希望着能將此案移送法院，楊則無所感感，關在監裏仍不時的唱唱小調，如無事人一般。這個監並不似內地的監所。顧說住在裏面，睡的是自己的行軍床，吃的是段上送來的飯，要想吃什麼，可以叫縣府裏的士兵去買，祇要手中有錢，就在裏面坐個十年八年也沒什麼痛苦。

五四—三八〇

然而，並沒象他想的那麼美滿，上面的公事批下來了，殺人者死，就地鎗決。而楊四妹則意外地得了個「徒刑十二年」的判決。顧被處決後。楊並無甚悲痛。好像對她這位為她而死的愛人毫無關切似地，旁人去看她時，她還在欣然的述說：

「小顧死了！這一大塊酥油是昨天他才買的，還該我一個人吃了；糌巴沒有酥油眞不好吃，所以說糌巴離不了酥油，喇嘛離不了丫頭啊！」依然談笑風生，媚態迷人。

× × ×

甘孜縣監木柵門上還有斧印，這便是前年來倭喇嘛劫監的遺痕。因為來倭某寺掌教喇嘛犯罪被禁監內，手下喇嘛有二十人向寺中具結，以二十人鎗枝劫掌教喇嘛回寺，否則二十人決不生還。來倭距甘孜九十里，二十喇嘛飛馬而來，直入縣府，斧劈監門，救出掌教喇嘛而去，駐軍聞訊時已去遠了，結果，喇嘛派人來縣，承認罰款，如定要人，則祇有以五百喇嘛及所有寺轄人民全體犧牲，願求一戰。最後賠償了事。

一天下午，剛從河邊散步回來，突然萬人空巷的擁擠不通，幾面破鑼破鼓在前引道，一個喇嘛被反綁着手，頭上戴了頂白紙糊的高尖帽子，身上披着件破蠻衫，被成隊的喇嘛押解着，遊到街市盡頭，解了繩子，將他驅逐出境。這是犯了色戒的喇嘛，而和這喇嘛通姦的蠻丫頭則被活佛給了她一個「割鼻子」的刑罰。

離甘的前幾天，甘孜大喇嘛寺舉行跳神會，跳神後，說是神佛見示，人心太壞，將降大地震，望各自準備，夜間最好在空地上睡帳篷，大家都認為是笑談。不相信在將離之前，會死在地震裏。沒想到，黃昏時，陡然地震，房屋刷刷作響，人為之怔。較被炸之情景，尤為劇烈。三日之內，地震數次，喇嘛眞有點怪。

試車團的十部大卡車，開到了甘孜。蠻子漫山遍野的趕來，瞪起蠻眼，驚奇地來看這龐大的十個怪物。關帝廟成了試車人員的招待所，紛鬧異常。

各部門也都在忙着雇烏拉，預備回康定。

隨隊返康，望着這些蠻風蠻景，却有些依依之情。過道孚，達泰寧。來時是走的北路，這次改由南路回去。經過積雪終年的折多山，十二月間安抵康定。

別了八個月的康定，依然聳立在狂風怒吼中，我們這些關外歸來的遊子，穿着奇特的服裝，臉上都是黑黝黝的。踏進康定南街時，心中却蕩漾着重回故土似的歡欣。——雖然仍是在這離鄉萬里的康定。

本誌自二十卷起在滬出版・印刷精美・歡迎續訂

五四—三八二

黃河北岸（中）

周[illegible]西

六 受訓一月記

到了重慶以後，第一件是辦報到手續，辦完了又等候分發工作，等了半個月，工作才派定，整天坐辦公室，整天和「等因奉此」打交代，實在幹不下去，那時因為伙食不好，每天都需要到飯館去「補充」，補充完了就坐茶館，整天就是這樣的過去。一直這樣幹了半年，就在這期間我却認識了許多女同事，同時而且追求其中的一位。她是湖南人，當時在一般女同事中，可以說是數一數二的，品貌學識，都在水準以上，更因我的主官，叫我到鄉間去受訓，正巧她的家就住在那個鄉下，給了我一個很好的機會，交通很方便，每星期六，她必由城裏以回家為名，到鄉下去看我，星期日的早上，我倆就進城來玩，平常日子，每天都有尺素往還，這時她的父母還都不知道，我倆可是已談到嫁娶問題了。這一個月受訓期間，課是聽了，課堂却沒有什麼收獲。到結業那天，我倆由鄉下回城的途中，就決定了我倆的問題。受訓一月，可以說是給我製造了一個機會。我們回城之後，本來想立時宣佈訂婚的，她也徵得了她父母的同意，可是回城還沒有三天，我的上級就下令叫我到豫北去參加戰地工作。問題來了，大前題是不能放棄工作，其次，剛剛追求成功的女人，也不能放棄，這眞使我為難。某一天，我倆由上清寺三六九吃了點心出來，談到這個問題，我是毫無辦法，她却問我：

「我跟你一道走，行不行？」

其實沒有關係，我的工作，不是作戰，帶家眷也不算犯法，只是那處去籌措旅費，而且還需要結婚以後再走，這都是能力所不及的事。最後決定，我去預支三個月的薪俸，她去向她父親商量，宣佈和我訂婚，一道去洛陽補行結婚禮，事情很順利的解決了，問題又來了，她也是一個公務員，上面又沒有派她，她怎能隨便離開呢，結果是把她的工作犧牲了，她上了一個請長假的條子，主官給了一個「照准」，她可以自由行動了，我們就準備動身了。

七 又跑到洛陽

萍──我的妻，沒有坐過這樣長途的汽車，到內江的時候已感覺不舒服，第二到了成都她就病倒了，一病七天，一面候車，一面治病，車子開的那天她還帶着病，上了敞蓬汽車。所幸車子走的很好，由成都開出去，很準確的五天就到了寶鷄。

我又回到北方了，在寶鷄停了一晚，次晨搭車去西安，那時，敵人還在潼關對河風陵渡隔河砲擊客車，所以車子由西安開出，仍然是東泉店停下車，換乘架子車到關底再搭去洛陽的車。可憐她生在湖南南部，根本沒有見過北方這樣大的風沙，潼關附近，黃沙三尺，她坐在架子車上，竟被飛起塵沙蓋起，分不清楚人與行李。

由西安開車後，不久就傳說有警報，車子停在曠野，車的目標那大，也無處藏避，只好跑下車，倒臥在麥田裏，直到敵機由頭上飛過去炸西安，又飛回來，也許是沒有發現我們這一列車，我們竟得平安渡過。

到關底時，太陽已落山了，我們就在一家小店裏，次日才繼續着西行，路上，又連着遇了兩次警報，都是把車子停在山洞裏，我們很放心大胆的，就在車上睡起來，等到睡醒時，車子已開近金谷園了，

我們在洛陽西站上了車，進城住在北大街的亞西旅社，第二天才在東和巷租了房子。

我又跑回洛陽了，第一次到洛陽的時候，身上只有七角錢，還不到一年，我又回來了，還多帶一個人來，啊！洛陽，我又跑來了。

在洛陽等候渡河的機關，最初說是隨四十軍的子彈走，後來他們又不走了，由六月一直等到七月底，還沒有渡河的消息，我倆就商量乘這機會把我們的結婚大典禮行了，我和幾個朋友商量了，他們都很贊同，我和他們約定，典禮要合法的舉行，我請大家吃酒，但不許任何人送禮，他們也同意了，我就請出了我們河北省那時候的「父母官」民政廳廳長慈稀生兄給我們證婚，這幕大典在三十年八月四日下午四時舉行了，我倆都着夜裝，還是我所見到的婚禮裏面最特別的一次。

八 瞎了一隻眼

由於朋友的介紹，認識了第×戰區游擊司令李××，他也是準備過河，他是到洛陽來向長官部述職以後回防，他的司令部，設在太行山裏修武縣屬的岸上村；他為人很慷慨，是山東人，他的太太却和我是同鄉，我倆是七月初認識的，那時他的大公子在後方某學校讀書，為了某種嫌疑被捉進牢裏，他來和我商量，那主持這件案子的主官，正是我的同鄉，我就試發了一個電報詢問案情，我那同鄉的回電說：「沒有什麼問題，只要一個保證人，就可以釋放。」我拿電報給李司令看，他要求我作保，我就又給我那同鄉打了一個電報，把人保釋出來，我和李司令，因此交情又進了一層，所以他叫我和他一起走。

他雇好了一條大木船，由洛陽南關，直放汜水，臨行許多朋友送我們上船，船本定八月二十三開行臨時因事又停了一天，我們都回到城內去住，就在這天晚上，接到我的上級電令，派我作××省的××主任，名義決定了，以後辦事也方便了許多，本來想在洛陽等候正式的公文，可是錯過了李司令這個機會，又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只好走了。二十四清早開船，當天住在黑石關，我就覺得右眼有些痛，幸而隨身帶有眼藥，點上了一些，在臨的時候，就覺得有些看不清，而且左眼也痛起來了，第二天中午到了汜水，可是人已經看不見下船，勉強的走進城，住在旅館裏，眼還是痛，到一個醫生家去看，他又說不出什麼名，檢了一劑草藥吃下去，也沒有多大效力。第二天早上，李司令就率隊出發，到寨樹涌河口，待機渡河，我也只得隨着走。汜水距寨樹涌四十五里，我們大家都雇驢子代步；我是騎過的了，萍却沒有聽說過驢子可以給人騎，初騎上去，總想抓驢子的耳朵，怕是摔下來，走出沒五里路，她也胆子大了，漸漸學着別人的騎法，——橫坐在驢背上，或是蹺起一條腿，我看她那樣子，也真替她得意：又走了十幾里路，她竟異想天開的和我賽快，我就陪着她跑了一陣，雖然互有勝負，她的騎驢興趣却提高起來；後來到了河北，在各村莊裏民伕的時候，她總想要一匹驢子騎，就是在汜水寨樹涌還四十五里路上練習出來的。下午五點到寨樹涌，住在早已準備好的山洞裏。

我的眼可不行了，什麼也看不見，兩隻眼全看不見了，隨我來的程同志，到處跑着給我找眼藥，可憐，寨樹涌那個小山村，那裏去找醫生？那裏去買藥？李司令看不過，他是準備當天晚上就渡河的，我瞎着眼怎能走，何況渡河之後，還要步行七十里路，闖過敵人河口、公路、鐵路、山口四條封鎖線，結果決定我和萍帶着程同志暫時留下，等待下次渡河再過去，先回汜水或洛陽，給我治眼。

晚上，他們渡河了，我忍耐不住，不聽李司令和萍的勸告，也隨着他們上船，船行在河中心，突然北岸開起槍來，只好又退回南岸，次日派人過去探聽一下，再決定行止，我推測那樣子，在五天之內，絕不會過得去，我也就決定退回汜水治眼。

第二天早晨，我就由程同志和萍扶上了小車，由寨樹涌回向汜水，走在牛口峪的時候，停下來在一家飯館吃早飯，那飯館主人告訴我，在牛口峪，有一位有名的賈老太太，什麼病都會治，何妨找她去看

一看，程同志聽了立刻就要他帶去，我覺得我自己去比較好一些，等我們吃完了飯，萍扶着我，由飯館主人領路，就到了賈老太太的家，她家住在兩間窰洞裏，我向她說明我的來意之後，她問我是不是「隊伍上的」，當時我們都穿着軍服，只好告訴她是的，先我以爲她不許隊伍上的人去住，我這樣說了，她反到很歡迎，她見我帶着家眷，更是歡迎，叫我到她房裏去休息，叫他的大孫子隨着飯館主人去喚程同志，並搬我們的行李。在這個期間，她給我們收拾出一間屋子，叫和萍去住，另外叫程同志住在窰洞的後面，她對我說：「我們這裏時常住兵，把房子佔了，什麼東西都是他們的；像你們這些官長又帶着家眷，我們是願意招待的。他們，連吃飯都要我們供給。」有些軍隊的擾民，是不堪想象的。

當天夜裏，賈老太太開始給我治眼，經她老人家檢覗的結果，她說：「你這隻右眼是不行了。」我瞎了一隻眼！

九　秋夜渡黃河

我的眼病，經賈老太太的悉心調護診治，她每天早晚對着她那神龕燒香磕頭，而且叫萍也和她一起燒香磕頭，我和萍，都沒有幹過這傻人幹的事，爲了求我眼病的速效，也只好依照她老人家指示去作。過了半個月，我的眼病漸漸的好了，眞的只有左眼能看見事物，右眼根本不能用。在這半月期間，我給洛陽連發了三個電報，天天在盼着要他們派人來隨我渡河，又過了十多天，洛陽送我渡河的人來了，一共是三位，張敍楚、陳炎、崔甫，這三位都是渡河闖敵人封鎖線的老手陳同志還是被指定專送我到林縣的，他們由洛陽帶來了幾份報，萍不許我看，他坐在我的身旁給我讀大題，有一張是九月三日的洛陽民國日報，她讀到：「張季鸞先生逝世」七個字，我不禁嗚咽的哭起來了，她也不再讀下去，季鸞先生是我的恩師，我這一生還能拿起筆來寫使人看得懂的文字，完全是張先生給我的，記得在重慶，那是五月六日，我到李子壩同老人家辭行，他在我辭出來的時候，送我到樓梯口，只說了一句：「我不再見你了！」在當時，他是告訴我臨行可以不再去見他，誰知竟成了我們師生永別的讖語！

在張同志他們到牛口的第二天，我們就準備再去竊樹涌，待機渡河；臨行給賈老太太留下錢，她無論如何也不肯收，後來她才告訴我說：「你明年回來的時候，給我買件藍布褂子來好了。我不要你的錢。」我答應了她，辭別了她我們一行六人就向竊樹涌走去，後來我回洛陽的時候，雖然經過牛口，却沒有給她老帶這件藍布褂子，現在她老人家已是在鐵蹄下討生活，我永遠忘不了她老的恩情，萍也時常念着她。

到竊樹涌時，天已快黑了，先在崔同志一個朋友的窰洞裏休息了一下，我們一同到管理所去登記，很容易就領到了准渡證，據說是夜裏九點鐘開船，我們先吃了一頓飽飯，又買了一些饅頭大餅，就在窰洞的地下睡了起來——準備夜裏渡過河去闖過敵人七十里內的三條封鎖線。八點，我們把行李整理好，向河邊移動，河邊上駐紮很多隊伍，據說都是新五軍的，岸邊停着很多大木船，在黑夜之間，我的眼又壞了，看不清究竟有多少人，有幾隻船，萍和程同志把我扶上船，坐在艙裏，崔同志却跑來問我：

「李主任，帶着傢伙沒有？」他的意想是問我有槍沒有。

我說：「有的。有兩枝，一枝駁壳，一枝勃朗甯。」

他說：「够了，都裝好子彈，怎麼樣？太太會用槍麼？」

本來，兩枝槍，是我和萍每人帶一枝，萍聽見他這樣講，就由腰間把那枝馬牌的勃朗甯拿出來給他看，還說：「我就會玩這枝槍，別的槍沒有用過。」

崔同志看了看說：「很好，我們六個人有五枝槍，足夠用了，火力還都不壞呢。」

他是有渡河衝過敵區的經驗的，他這樣說了，我預感到今天晚上會有事情發生，就極力鎭靜的警戒着。這時渡河的人，已上滿了船，

五四—三八四

還裏面，有不惜以自己生命去冒危險去探索敵僞情況的情報工作人員，還有和一樣被派到前方工作的文武職官員，還有跑封鎖線發國難財的冒險商人，濟濟一船，舵一聲令下，全船息了燈火，離岸向激流中心開去，天色是漆黑，盲目的向北岸航行，秋風吹着水面起了洶湧的波濤，巨浪撞擊着船舷，雖然是三四丈長的大木船，也止不住的左右擺動，船夫們雖然在深秋的深夜，也都脫得赤條精光，還是滿身大汗，他們的力量，完全用在維持這條秘密交通線，掙扎着，十一點鐘的時候，平安的攏靠在北岸，水太淺，停船的地方，距離岸邊還有很遠，人們紛紛的脫了下衣跳下水。我們這一行六個人，張同志第一個跳下去，跟着崔同志、陳同志也脫了衣，由船尾溜下去，我就坐在船上脫衣服，崔同志在向下遞行李，萍却在喊：「啊得了嘍！」（湖南話怎麼辦呢？），最後是我也跳下水，叫萍伏在我的身上，我一步一步的試着向岸邊進，上了沙灘，却又不見了張同志，又不能喊，崔同志說：「大家走，一定會遇到。」，我們大家分揹着行李，順着人流向西北急進，走了還沒有半里路，張同志來了，還帶着一個老百姓推着單輪小車，我們如獲至寶，把行李都放在車上，有槍的人把槍都拿在手上，似乎是隨時準備着遭遇。

這時，一輪明月湧上天邊，我們向北走着，在很遠的地方發現一條白的帶子，橫在我們面前，崔同志說那就是馬河，月光映照水色，成了一匹白練，二十分鐘後，我們就到了馬河邊，既沒有橋也沒有渡船，河身大約有三十公尺寬，我正在爲難怎樣渡過去，張同志已第一個脫衣下水，我也只好脫了全身衣服，萍也脫了長褲，由我背負着她渡了過去，水深及臍，天氣又冷，上了岸以後，我們六個人幾乎全不願走動，拿出乾的手巾來，擦乾了全身的水，休息了一下，才繼續北進。借着月光走上了小道，又二十里，才走到沁河南堤，大家仍是脫衣下水，槍都拿在手上，正渡到河中心，突然正東方很清楚的一聲槍響，大家都以爲是敵人用「半渡而擊」的方法來襲擊我們，急着渡過河，來不及擦身上的水，就跑上北堤，過了北堤又跑了很遠，才在一個土堆藏起來，聽了很久，沒有動靜，才繼續北行，這時一輪明月，高掛天邊，辨識路徑，不太爲難，我們進行很快，天色微明，到了漳街，是一個小村子，叫開了一個小飯舖的門，叫他燒水給我們煮麵，吃完了麵，天已大明，由張同志出去，運用私人關係，雇了一輛牛車，我和萍都化裝了一下，補用青布包着頭，盤膝坐在車中間，我也換上了藍布衣褲，坐在車緣，崔同志他們四個人都步行在前後隨着，中午到達承恩鎭，住在崔同志家裏，準備夜晚闖過鐵路進入太行山。

十　縣長夫人

入夜，我們又走上征途，走這一段最危險的路徑，崔同志因工作的需要留在承恩鎭，由鎭上的僞自衛隊派了一輛牛車，送我們上山，張同志則送我們到山口爲止，陳同志一直送我到林縣。我們出發的時候，是夜裏九點多，僞自衛隊早已派了隊兵，以防守鐵路爲名在鐵路上給我們守候，隊上一位分隊長王聿寬親自把我們送過鐵路，（後來三十一年秋天，王聿寬竟以漢奸罪名被某軍斬首。）他一直看我們過了鐵路，他才帶着隊兵回鎭，那時我們又不能高聲談話，只有默默的互相握着手，他們都是中華兒女，爲了暫時掩護，寄身在漢奸圈內，他們不知救助了多少中央派去的工作人員，結果他們還是得不到諒解，終至身首異處。

進了太行山，一切都太平了，張同志在山口一個小村裏，替我們換了車，他也回了承恩，這山裏的路徑陳同志是比較熟悉，他在沿路招呼着，打着前站，四十里走起來頗不爲難，天色微明，我們距黑崖村已僅有五里了，經過修武縣政府常備第三中隊的檢查，我們平安的了黑崖村，先在一個飯館裏吃了飯，陳同志就問我：「修武縣政府就在這裏，是不是去拜會縣長？」

我想經過他的地處不去拜訪，顯得沒有禮貌，就託陳同志送了名片就回來繼續吃飯，我們本想吃過飯就向雙頭泉前進，早幾天趕到林縣，陳同志回來不久，就有個全付武裝的兵士來到飯館，問：「你們

道裏有姓李的吃飯麼？」我知道是找我的，就問他：「什麼事？」他說：「縣長叫他。」這些人就是這樣直率，不懂什麼叫客氣，當時我的飯已吃完，就決定叫萍和程同志、陳同志在飯館等候我，我自已到縣政府去，打開箱子換上了制服，隨着那個兵士向縣政府走去。縣政府設在山角下一棟大房子內，有一個大操場，場上有昇旗台、旗桿，我走到操場前遠遠的看見操場上坐了不少的人，那個兵士叫我先在一株大樹下等候，他到裏面去報告，其實坐在操場上的人，看見隨着他來了一個服裝整齊的軍官，早已都站了起來，一個身材高大，四十多歲年紀穿着綢衣褲的人就不睬他的報告，向我招手，我就走進操場對他敬了一個禮，他就說：

「你李主任嗎？我是劉銘德。」

「是的。」我回答他：「久仰縣長威名，今天路過貴治，所以專誠來拜你！」

「老弟」他很親熱的招呼，「我給你介紹，這是你的嫂子，還是楊隊長、傅專員、李區長、朱科長，咦！你太太呢？」

我眞不明白他怎知道我和太太一起來，又被他這熱烈而眞誠激動，不知怎樣回答法：「她在那邊飯館，還有兩位同志陪她。縣長怎會知道的？」

「去！」他指揮引我來那士兵：「去請李太太來，把行李都搬過來。」這時我和他給我介紹的那三人，一一的握着手，他所謂「你嫂了」那個女人，是個沒有曲線的胖女人，改組派的變足、剪髮，穿着藍綢長褲，白綢衫子，純粹是個鄉下老婆的樣子。那位李區長，却過來和我說話：「是和老崔一路過來的罷？」我說：「是的。」朱科長來着讓坐拿烟、敬茶，鬧得我忙不過來，劉縣長這時才告訴我：

「前些日子李司令回來的時候，就告訴我說你要來，還說你正在害眼，全好了麼？」

我這才明白，是李司令給我預爲佈置，我對他道了謝，他說：「李司令駐的離此不遠，可以去玩玩，等下打個電話給他。」

正在說着我的行李在先，萍和陳程兩人在後，也都走進了操場。

劉太太看見女人，甚感興趣，尤其是萍這樣的女人，因爲劉太太一向生在鄉下，沒有見過穿軍裝而燙髮的「苗條淑兵」，所以她很驚異，又愛好，立刻對萍發生了好感，我給她們介紹了之後，她就拉萍去坐在她一起，還不住的對劉縣長說：「電影明星一樣的啊！」惹得大家哈哈大笑。本想立刻向林縣走，不但劉太太不放走，李司令的電話也接通了，要我到他那裏去住幾天，只好在黑崖住下來。操場南面是一個小花園，花園旁邊有兩間小房子，劉太太就派人給我倆收拾這兩間小屋，她說：「過些日子，這個小花園就要改建成一個大客廳。」另叫陳程二人到軍需處去住。這天夜裏，我們知道了很多游擊區的故事。

劉太太確是個鄉間女人，可是自從劉縣長組織地方武力參合抗戰以來，她的思想行爲都進步了很多，平日本來是不出房門的，什麼國家民族，她一概不懂，進步了以後，不但抗戰建國的大道理，比縣長講的還要清楚，她還有時常帶着兩三個衛兵，自己騎着馬帶着槍，到附近鄉村裏去搜捉漢奸或是鬼子的落伍兵，被她捉到的已有三個漢奸，裏面有一個女的，另外一個敵人的翻譯官，兩個敵人鐵路工程人員，這都是她自己幹出來的。

我因爲和劉縣長初交，而且到達工作地點之心甚急，不便久住，李司令方面也情不可却，第二天早上，就請劉縣長備了四匹馬，派了民夫，把我們送到岸上村——李司令的司令部所在地，在岸上村又住了一星期，才轉道雙頭泉到陵川去林縣。

十一　我們在太行山上

這一些地方，完全在太行山裏，那眞是山高林密，伏在這裏面的堅强鬥士，也都是人强馬壯，由岸上出發以後，經過了雙頭泉、八讀嶺、六泉，就到了林縣城南三十里的合澗鎮，這些地方都屬於山西省，老百姓極爲貧苦，平日不知道油鹽是什麼東西，有一天走到八讀

嶺，住下吃晚飯，借了老百姓的鍋，想炒雞蛋，結果那老百姓說我們在他鍋裏用了油，使他的鍋不能再用；又一次借用老百姓的菜刀開罐頭沙丁魚，那老百姓也說我們弄髒了他的菜刀；山西民衆之苦，也於此可知。

我到合澗的第二天，就開始找房子，弄傢俱，準備開始工作，誰知道那時林縣的駐軍長官却對外揚言：「凡是在我這地區工作的中央工作人員，假如沒有　委員長親發給我的介紹信，我一律當漢奸辦。」這一來把我限制住了根本不能工作，徒擁一個主任虛名，接二連三的給中央打電報請示辦法，結果都被忌我的那個組長給壓下，使我的工作沒有法子開展。我和陳同志就天天商量這個問題，我也非常着急，但有什麼辦法呢？」

當時，既沒有工作，生活立刻就要發生問題，程同志本來是天津人，在這時他又想起了要回天津，我沒有辦法挽留他只有聽他回去，陳同志也因爲他的太太就要生產，需要回去——他是黑崖村附近的，所以我就允許他回去看一下，約定一個月以後他回合澗，我們再想辦法工作或是移動，同時我託他給鄭縣長、劉太太、李司令，寄去了致謝的信，並且說明我不久就要回去的話。

陳同志走了，我倆更是無聊，等候中央的回信，也沒有消息，所幸合澗有兩個黨務機關的工作人員，大都是同鄉承他們幫忙，一切還都不成問題。直到九月中旬，陳同志才由黑崖回來，這時我已得到重慶方面友人的通知，說關於我的工作，中央已另有決定；但是又不知道究竟是怎樣決定的，於是我自己就另作了一個決定，就是先回洛陽，再轉重慶。

陳同志回來休息了一些時候，這些日子我們是什麼工作也沒有做成精神財力都消耗很多，我是決定辭了這工作不幹，另作一些至少於自己有益的工作，國家民族就根本不敢談及，作了這個決心以後，陳同志也願意再回洛陽去設法受訓，或改謀其他工作，於是我們就辭別了合澗鎮，又向東南大道走下來。

這次沒有什麼急於到達的心，一路上遊山玩水，頗饒生趣，行程走了十天，我們是在太行山上。

旅途見聞雜識

貢生

藍士琳

民初，余肄業鐵民學校時，同級陳某者，學友皆呼爲貢生而不名。其年僅十三四耳。按貢生謂生員之學行優良，可舉以入仕者也。清制，鄉試取士，於正榜（正取）外，取副榜（備取，但不能補額）若干名，謂之副榜貢生，簡稱副貢。每十二年，各省提督學政（後稱提學使，俗稱學台），選拔在學各生中文藝優良者，貢諸京師，謂之拔貢，又每三年，學官就在學各生中選舉優行者，由提督學政考定保送，大省六人，中省四人，小省二人，謂之優貢。其生員食餼久者（即廩生），各省以其歲之額，貢於太學，名曰歲貢（俗稱廩生出貢）。遇有慶典特恩，准以是年貢歲作恩貢，次貢作歲貢。副貢也，拔貢也，優貢也，歲貢也，恩貢也，謂之五貢，皆稱貢生。拔貢優貢，均可應朝考，由禮部主試，拔貢朝考，一等者任七品小京官，二等任知縣、三等任教職（即教官）；更下者罷歸，謂之廢貢。優貢朝考後，一等任知縣，二等任教職，三等任訓導，更下者罷歸。陳君未嘗入泮，而納貲爲貢生，殊不足貴，呼爲貢生，乃所以諷之耳。

美國旅館業的煩惱

——潔服高冠，長裙拂地的紳士小姐裏面，也有小偷——

顧勝鍾

據統計美國[illegible]傢俱設備，因受[illegible]毀壞，旅客順手牽羊等影響，一年的損失，竟達到一千萬美元之巨。

爲防止上列各種損失；以及[illegible]支票等，美國旅館業者特爲設計了一種聞所未聞的「旅客簡史」卡。這一種卡片，實際上是一種旅客品行的記錄，像銀行[illegible]卡似地保存着。祇要你在某一旅館住過一次，這種記載作操行的卡片，便被分發至全國各旅館。在下一次你走進別家旅館要房間時，值班職員在問明你大名和住址後，便很迅速地翻一翻卡片櫃（這一動作當不爲你所發覺）假使卡片有不好的記錄時，那位職員便會很客氣地回答你說：「對不起，先生，這裏的房[illegible]全都住滿了！」

旅客[illegible]旅[illegible]帶走東西，其自覺的行爲並不是「偷」，實際上也並非備置不起才偷，有一次芝加哥市長在某大旅店大宴賓客一千二百八，[illegible]八[illegible]蓋以後，桌上的烟灰缸少了三百八十七只，原來是那只烟灰缸設計得實在逗人喜歡，愛不釋手，這自然[illegible]口[illegible]去了。又有一次一位高貴的女客，在離開旅館，走出大門時，發見門後的一塊銅牌寫着「你沒有遺留東西在旅館裏？」[illegible]止步想了一想，再回浴房去，竟把浴巾和毛巾，一古腦兒塞在皮箱裏揚長而去！

一九四三年，美國二十家大旅館，擁有客房一萬九千五百間，全年的損失數字如下：

二〇八，四二八條手巾面巾，每打一元五角，共二六，〇五三元

二六，四一二條床單，每打十元，共二二，〇一〇元

五八，二〇〇條浴巾，每打三元七角五分，共一八，一八七元

三四，三二〇只毯套，每打二元七角五分，共七，八六五元

一，二六〇條羊毛毯，每條五元五角，共六，九三〇元

一，二七二條床單，每條三元，共三，八一六元

七，六九二只浴室腳墊，每打五元五角，共三，五二五元

但是美國領有執照的旅館，共有一萬五千一百五十家，若把損失的總數加一塊，該成如何一個龐大的數字！

出於不經意的種種損失，譬如用毛巾擦皮鞋，香烟頭燒破桌布和地毯，用被單包着東西等，更不勝枚舉。每逢大慶，視成假期，旅客爲求狂歡，竟曾把被單枕套，窗簾等撕成片片，從高樓上丟出，看着牠們片片飛舞而下，拍手歡笑！

也有些人住大旅館，喜歡把繡着或印着旅館標幟的細軟拿走，這些是偷去向親友們眩耀的「喔！你住在××大旅館！」聽着人們驚嘆的呼聲，好像身價十倍，卻不想一想那些東西都是「偷偷」拿出來的！

在波士頓，一次一對老夫婦請一位客人吃飯，客人對桌上整套銀器讚嘆不止，飯後，客人不住要問這套銀器是由那裏買的，出乎意料之外，主婦面不改色地說：「是偷來的」！接着她解說道：「波斯頓××旅館以銀器精美聞名，我們每次休假總去住三四天，每去必在房中用餐，在侍者不經意的時候，偷偷留了一件器皿，歷久便成一套，你適才所見時，卻是我們十年來的心血結晶呢」！

……除了上文所說的「旅客簡歷」卡以外，旅館職員在每一張認爲有嫌疑的旅客登記卡上，註明「接觸房內用具，」換句話就是說「留心這個客人，他會偷東西！」

——節譯自美國「王帽」雜誌八月號

五四—三八八